白賁堂文稿

源義家論
題文氏鼓腹圖
存疑楼記
周亜夫論
送小野氏赴京序
送石川丈山居洛後
送伊藤氏赴京序
吹笛堂記
読李杞集
送渡文序
白賁堂記
送人倣之作序
送関谷良御序
送森子文序

秋田
ヨ-241
7

源義家論

源義家為鎮守將軍陸奥守、清原武衡兄弟作乱、公討平之、請朝下符賞勲、論功行賞、朝廷以貧私闘故不報、義家親有眾流於邊、及殊二子義忠義綱悔過於父、叔父義光等忌而殺之、委眾於其兄義綱、義綱憤其寃、擁甲賀山及朝議令義親子為義討之、義綱拒戦、六子皆死、義綱降、圖寫之於邊、既而復及誅、

角經基氏奉命討將門、滿仲賴光之鎮京、賴信之棄忠常、賴義義家之喪奥羽、世々相襲、国家後急一焉、

依、嚴然為皇朝干城、歷六世至為義有保元之亂、父子讎視、兄弟相戮、論者惜其不能絕亂、以墜世業、以歸咎於為義、吾以為源氏之衰弱不振、非生於為義也、蓋既兆於義家也、何以言之、其在鎮守府也、靖民兄弟称乱、舉國紛擾、時公任已滿、代亦至、恐貴猶擬為國家之累、盡力殲之、朝廷以為私鬪、不更下符論賞、夫事起艸卒、固非聲罪之師、雖然、使之以任滿而還、彼轉張皇奮躍、徇隣境、蔓延蚕食、擾其狂悍、當是之時、非固一國守之所得辞、舍公其孰能敵王慮者也、無功於國家也、然則雖事固係私

予於讀戰家為公言私身居文替、間不由其成法、循曲碁之雖為家不為、豈非朝廷亦為過甚、而積釁於文替哉者詳如国守官任交替之間多竊公廨钱交替違例

官家為、設法基厳、公之殄戮、不可言無功於國家也、然則雖事固係私

今寸不假是裏所以断無為私鬪論、論者不徇請察論其所著藉則必有論、不過諸於此

鬪、而更宜下符發兵、為之論功行賞以悦士心、然而祖宗以来、統兵馬之権、既数世、関東将士感荷貴私恩、又不知有皇家也、朝廷所以不断而行賞者無他殺之権也、是其衰弱不振、既兆於公、一也、公有子不知教以義方、使之致父及君義親之背逆、雖不足道、而要之以教之不豫、導之不正、使之負不義之名尓、不可使責之於義親也、是其衰弱不振、兆於公、二也、義忠之勇傑、殆勝於乃父、義家不能制其勇、令專其奸謀、自捲本根、恬然不知宗社之傾覆、是其衰弱不振、兆於公、三也、義光已斃其姪、吏嫁禍於其兄、父子

為戚、妻妾為虜、公上不敢挾意、如一不知其所為
者、受其衰弱不振、北於公、四也、既殺一弟二子、六姪
亡歿、今大大厦之所以不顛、於烈風者、以衆木倚搆
有廟廡之翼也、宗社之所以巍然不傾者、以有別支
之聯也、而倫者曰、源氏之所以衰弱不振、北於保
元、殊不知公有以啓之、是其衰弱不振、北於公、五也、
凡是數者、其過昭昭、公其不可得辭也、然而為人也、
仁而愛人、其在軍與士卒同甘苦、能得之死力、是以
前後奧羽之役、能以寡敵衆、以小勝大、其行軍法律
嚴肅、臨事能慎、又能察幾應變、決為不泰乃祖、惟

其結髮長軍、不學無術、不知宗族之可親可保、哉、蓋敖之不豫事既生、亡無如
之何、宗族之衰弱、其侍保元之乱、抑公為之兆也、
故至其子孫殺父殺兄、不敢為之怪、為其意謂吾祖
亡嘗為之、吾何為獨不然、公之仁恕有餘、而見義之
不明、以源氏盤石之宗、付之於一掷而不顧、可憾哉、
雖然、亦公之罪也、世敖之衰、使之然、由此觀之、責之
所歸、其將有在焉、

題克民鼓腹圖

民者、君之所憑以建國、而天之所籍以備禦也、歷世人君未嘗不以得民心為思、常汲汲為之興利除害、唯恐所置*背方、以素怨咨禍、是以能保天命而流福祚於子孫、今之為政者及之、用未惜識書、口未嘗言義、貢臨民以威刑為先、重斂橫稅以取足於已、困斃之弊、雖英傑之人、亦以為宜、抑不知其所以取民、則自禍也、士之觀此圖者、不可徒仰羨於鼓腹之樂、而不用意於民於政也、

周亞夫論

古之君子、苟其道之行、舍生為之、死孟其所不避也、豈以爰絲為累、龍逢烹矣、商紂為虐、比干剖矣、此二人者、豈不知其君累戾、而強諫以取禍者也哉、以大臣與國同休戚、於君之非義不可不格也、不可託吾君累戾、而緘默*不言也、在易艮下坎上為蹇、六二之象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傳曰、王臣蹇蹇、終先尤也、竜逢比干殺身不顧者、豈為躬哉、諫不聽而甘伏鼎鑊、其義何尤也、此君子之所厭為者、其何悔之為、條侯之死、論者動曰、守節不遜、遂取窮困、景帝之暴、

雖有以致之、而与廢之剛愎自取、鳴乎、是何言之悖也、夫太子國之儲嗣、不可無故而廢之、封廢重事、不可輕行之、況於不義之降屬乎、高帝盟書藏在宗廟、廢苦諫不措、其說是也、帝之疑廢、蓋其私心尔、昔者呂后欲立諸呂為王、亞相王陵奏高帝之約、陳平不可直言不挫、以沮其議、後者猶美陳絳之阿諛、而及非陵之守節、亟矣以廢為不可、安之亦至倫也、今人作亂逆比干、為守節不誣、忠愎以為非愚則狂也、使之抗直守正、侃々廷爭、務誘貢君於善、其忠蓋之切、何減于亂逆比干、嗚呼、世俗失好惡之正、一至于斯古人、於文章如論禮則必於古賢行事、繫德義摘其一事及復論究若使九原起其人對我応對予、若以其頗尚席執箸對獄不言、為不誣、則似矣、然而其美則必悅而喜之甚惡則必此亦有辨、天子名大臣賜食大祭不設箸、此何礼也、貢頗尚席執箸、固非不誣也、其對獄不言者、帝猜疑之深、非口舌之可辨且苟於吾心無恥、又何以巧言敝非之為、是以閉口不言耳、非不誣也、所惜者於其議不聽之時、為不還相印、還避田畝、優游以終歲、還罷帝之毒手、豈不悲哉、夫文帝則為真將軍、在景帝則為快々著、豈一人之身而終始不一、有如此者也哉、並他在人主之能容與不能容而已矣、

鄙文三篇伏乞
誠鑒

炼山鳴鶴

可為緊也然而余有所感焉為黃岩民表之歸余嘗而在家不園之游於是乎在學今者民表之行余嘗而在家不園之游於是乎竟不可浅焉且也聞之戚都下火延及於太園時雨小樂之亭百菓擯賸之園傾之皆為烏有矣缺則從使余與民表俱東西不能踐黃游之約加旃先旗捐館斯園遂廢矣民表其有感于此所賴者林公端然統學群博士相與維持輔翼而四方從游之士不絡繹不絶為民表共朝夕周旋其間侻焉不倦日夜孜孜其果能就其學我如余則衆之資性滯鈍學無進益又不能有再游之舉雖事出於不得已如與

撫民表之銳意有為今於此行聊道其小自歎焉

○

訴貞觀政要

涓涓之流滴滴之水苟有源焉沙燗石磵不能涸焉必不已以達于海滔滔之流湯湯之水苟無源焉雨收水涸道路乾燥殊無一點之濕君子之德弼中而彷外終始如一而不渝不缺則否太宗貞觀之政名壓前人功蓋四海三代以来未嘗有也所惜乎晉陽逼火敖之及玄武閱牆骨肉相戮惟其明睿知衆欲大有為以藏過於是乎省己制欲求疾苦納直言六時黜致刑措之美雖賴魏徵諸賢之諫諍而又非

不由太宗之自治也雖然彼於天倫既薄矣如之何
望其尊于民況其僭施令出於矯揉之力乎是
以治功之成抗世自以為開國濟民功光于千古不
肯滅當意焉於是仆碑之失君羨之誅高麗西域之
師飛山翠微之作層巒而趙群臣苦諫不能回之於
未行前家累惠內以分衆民不聊生者數百年矣太宗
奮而全一洩不見于史冊而文武群盜以解生民于倒懸吾不得不以仁與之
功而興之

黑潭無源之水雨則為潭天旱則涸
之雖然水有源命名極其似而業亦盡絕矣

無源之水雨則為潭天旱則涸之水雖無源一注無盡而一覽而盡
之地

庾山觀梅記

余性偏凡事去繁而就易舍大而取小惡衆多而好
寡少厭喧擾而愛閑靜是以其在世多牴牾吶鰲稠
人廣坐不免形滓雖已知其嗜而未能痛克治之
此是數者固偏矣猶有時乎亨通取快以故因仍
自怨至今猶依然於舊余之無志亦可見矣頃閱度
山梅花方開余未于此土既四年其遊亦數矣然未
及花候也今也閒之勃然神飛然宿癖激動茹恐士
女雜還或伴遊衆多以歡來其鋤而不發者數日會
館直果堂感憑之欲興篋山俱曰不須同遊之衆吾

鉏字安慶

單三人而已矣余欲約以月之念一既望山有故
不果行惟與果堂詰朝天氣和朗化出乎郊忽聞琴
聲之清遠四面競起余單宛如孤軍猶進隔重圍中然業已在
遙遙不可復已夫菜而進北風颯颯萬竅和之不絕韓
人語問耳則喑對者則聾每入林藪村落始覺其聲
之大相須哄然過深谷部歷野代度山稍近忽然前
聞煙雲香靄四塞則度山梅花也就而觀之竹裡水
邊樹如老幹幡根比之鞏嫩尤有致雖花漸向零猶
十存六七扵是相與傍徨躑躅樂而忘歸丈此行也
惟以其閑靜寔與是余花浙向零加之以風外於余單而未有一人之遊耳
是好是以傍徨躑躅樂而忘歸所感耳不在其山俱
其歸也記以示焉意蓋欲使其山衆願耳此篇也又
自嘆若此遊尒所謂偏處耳通取快耳此余偏之所
以終于不治也文政庚寅二月

秋山鳴拜稿

批文三篇伏乞覧改

南菫清書

叔先教清

天保第二之春
歸省生慶田園未成
沼倒妄言山童水禮
多把杏由題詩以呈
高再
民表曰也芹清玉

順次韻詩
隆

送角谷良卿序

東北海產鰿魚、秋冬之交、群聚風起、中觸乱礁、祖而剌之、海賈候時、爭先交易而罷、腾暗沙衝、霞浸飢腸、不啻矣、是以霞浸相枕、而不知憊也、然其幸達島人之求利貴人之常、何足異也、無能冒險凌危、投死而不顧則不能、若此魚者也、吉人求學之成、下之事也、多端未有如讀書之旁、有籍南黃銀雞、有鐙桃也、有帳墨也、倶趙氏、

命意之在于此

曰跋不嚮其哉不也其堂善堂謂方今学
有限敏着不勉至氐鈍者勉而後至氐士自是限
之幽人孟子所耳吾儕苟安於此平當蹶破入
其士智幾激励以善人為期也昔者孔門之徒傳道
者北子貢之敏而在曾子二禀敏者固不可恃而嗜
言之学者不可輕也其惰敏者亦淪周遍鈍之功
各自其臧修貢人之於利士人之於学
学敏優游以收其功則成何不為貢人所臨也良衛
遁敏而不勉焉夫貢人之於利同陥抵死而不顧士之
不知学敏而不為貢人所臨也良衛
一旦奮然康学于斯

下大又

郷用力於此也

郷帰郷服闋将復東臨別為是言無善

此篇以貢人求利冒陥没死而不顧士之不知学敏而不為貢人所臨也良衛

第其雜郷和後能其心養於於況良衛資於

未免於人蒙學之日厚德

加憲矣雖惟無不相觀貼

通能之功

送森子文序

子文將再游于昌平、未告別曰、去昌平六年、分毋得
漠東子知吾欵耶、然游学有期、僅周暮、学問則廣莫
非歲月可就、以有限之期為無限之学、則勞而無功、
汎而不切、吾故於經史詩文、將欲主於一而專力焉、
雖以不逮之資、庶乎有少可觀者矣、子之意將如
何、余曰、大学士不学経、則無以脩身、不学史、則無以
處変、言志莫如詩、達意莫如文、凡是数者、雖有先後
緩急之殊、然不兼而有之、則不可雖然人各有所長矣、
有所短矣、就其長而教之則不勞而進、就其短而責

之則終身矻矻不能得故學之方當量力而為之審
所長而就之古昔聖人之教人賢士之受教亦然故
治絲成寸成匹奚然可觀也向使教者舍其長學者
就其短則其傷人也多矣文章在吾人所不可
缺者彼陋儒則將曰學止于四子六經何必以傳傳
雕琢為其知四子六經文章而已固非
聖邦之言也其既非我之言則不能親為之則
不惟文義間滯可笑微言奥緯或不能發之明其誤後
學因以迭相傳授而廢之惟其廢經
而漫溺于此則又可笑也地方毋亮不相儀昔舟在昌

平治得周旋尔後西耒時載酒論文審乎眷所長焉
文辭乎子亟用周歲之力以從事於文苟得於文矣
其於微言奥辭或免困滞之訓矣子文曰善若文辭
雖不審其所長為否吠亦宿志所在焉勉強以從事
焉請子序其說以為贈也於是乎書以別

通人之論文雜

書後三年合戟画巻後
戴山君嗜古画猶博徒之於博酒徒之於酒也未浮
朝夕展観以為娯甚矣其嗜也
也寤寐存之既浮也朝
一日君袖巻軸以示余曰是為後三年画巻原本為
某氏之蔵吾之有是欲於茲三十年今一旦落於吾
手於是使巧画者謄写装潢既成愛玩之至大抵展
観日三四親書詩於其後又将徴於儕友子亦為吾
題一言余亦夙有是好喜君之此挙也忙遽潘之則
衆人数閲異於余所閲矣問之則曰拙写之余恨猶
未全退而以謂人之於斯巻不浮則已既浮矣乃亟

謄写不遂、況萬卷如君手、而謄写何独止于此不得
解乎、数月既而以為、世人於丽者、欲偏観併取必得
而後已、雖然、如古画為秘本、不為得也、今君抱写得
其方、蓋有見于此也、余嘗閲古画可徴者、春日験記
二十巻、一工人所画為天下絶品、石山傳記七巻、殘
欠不全、近時石山寺主僧補寫有棟、始復其旧保元
平治語、源画散佚、狩野氏旁求偏採、今唯欠一巻、近
阿山田祠官藏、後三年画巻、世間所互有、余偏不
備、唯因藩之物為全備、其他諸丸年一谷蒙古襲来
法然像起等、凡若干巻、與藏于我
公庫暗為秘本

雖然、君之萬好衆之所悉、異時東行之面、縦満得免
無後、亦偏観抄写、皆如斯巻、則寡い之多、不求而浩
瀚、君方是之時中心躍如、将喜而不寐、不止展観日
三四也、然則斯巻、特其嚆矢耳、又何嫌其寡、遂為
改庚寅冬十一月秋山鳴識

叙先哲叢談是文特詳
今右江户叙芙蓉峯人之為峰世一夫人社評又為
文則佳矣但改改貴簡潔若此冗則反累之
主水伊賜命写

是編無好

存愛樓記

凡物未有不得其養而能全其真者今夫草木之枚
春茁壯茂生物莫能禦之方是之時人不異於其秋
成卒然之頃牛羊牧之刀鎌芟之生生不育何至其
成須(也)臾(下刑為可)禁牧芟然後長焉成焉心能全其真人之生本
具慈愛惻怛之理故其接人交物(是)心油然發露自
不容已然猶有時乎失養則雖有是心亦真狀而已
悍然而已是以古昔先王設庶以豫養之法將使以
全其真而無真狀悍然之虞方其娠孕之時目不視
惡色耳不聽淫声口不出敖言胎教如此生子焉得

不明養其既生也飢食即教以右手飢食即教以左之疾及其七年則養其剛及其八年則豫廉耻十年出而就師小習幼儀二十冠而学礼博行孝弟三十始有室四十始服仕大由飢食飢言之教以至四十始仕之年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皆真非所以養其心而全之天成之資自然之性以涵泳六藝誘然孝悌之行及父兄秩然仁恵之恩及家人及挙而措之於政也在一邑則一邑之人被其澤在一郡則一郡之人被其澤推而至天下之廣莫不皆被其澤雖委任不同然於小於大爲尽才而無遺憾也此

先王所以豫養之法如彼其備而太平之盛無古人失其所如此之書盡於乎盛哉後世教学不明其於挽挙之時專恣驕怏何所不至其既生也飢食即食甘脆飢言即恪驕悍男女無別出入無礼学無師博学萬志又何所問也其於先王之法舍而不問所謂慈愛惻怛之心消磨蕩尽真然而已悍然而已以是養進服仕爺士宦則瞞曰吾才可経國濟民安能拘々于小官錢穀財賃薄書期会賤有司之事耳吾豈屑焉哉及一旦浮志也執柄幸彌縫薄惰覇殊無意於培養国家之元氣救済生民之艱苦是以其

一邑則一邑之人被其毒、一郡則一郡之人被其毒、推而至天下之廣、莫不皆被其毒者、雖痛疥不拘、蚊於小、於大、皆羅其刑而不悟、此先王所以豫養之法、如此、後之廢而天下之廣無一林藪其災如此之慘、嗚呼哀哉、今縱使不能如古所謂庶而在幼時、示以毋狎其稍長、教以孝弟廉恥、就学随師、使慈愛惻怛之心惺然明覚、優而後服仕、庶幾乎其於人必為人好読書、其所摘發、皆以存愛、蓋取于裡中也言

也、余之於其未嵗納交、是以不能悉其為人、其職在計簿、終日燈下出入于銭穀財貨簿書期会之間、蚊睫浪列、其有暇読書、朗吟不倦也、世人職在閑散勉強読書、而有之及其就繁劇舎而不頑其之為職、可謂矣、蚊逕窓自浮、如此、浩謂是一車既鴈可称、今又名楼以存愛其豈為無意也哉、安可漫称也為其事亟在閑時養是心於読書、挙而措於銭穀財貨簿書期會之上、豈住於人必能有所済哉、其於国家為稗益不尠君子楽成人之美、於常之事及其請託吾安得不楽而言之

前漢數百書能知
大澤鄉而此也不
知中庭不掃為不
本身當掃心有未
盡且為掃世
雖其
民心在愛歸於源

題石川丈山書後

介冑馳馬寧旗斬將其勇冠三軍幅巾深衣論經論
詩其名理文壇其勇出于忠誠其学由于自強然於
彼去而不處於此處而不去翁之意蓋樂昇平之化
歸休自潟清尻吟月以終其身逸民爾如書札為餘
事歌在當時天子處九重之尊人皆欲一意其在士大
夫狂奔惟恐不得之其在後世幸得之玉匣瑯函不
惟拱璧也誦其詩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書札乎其
高風清節百世之下孰不想像而興起乎或曰翁性
躁其葬幕府公墓皆厭之既隱于駿下帷談書虐閑

好一晴、太阿復屬澤山候、戴侑功而蓉于津陵文之義
當慮使然、傳翁和而亡以故雍敏邂于洛北鳴呼何
古稱徒証以是言可謂無恩憚之甚矣蓋猶在駿河
君信友何謂性急人厥之退隠無戚戈之後何謂初
隠于駿時狄仕幕府何嘗厲沢山茨既退隠何嘗
容于津其生筑以養母也其邂于洛北以遂宿志也大
翁駒處不失義執能問之自古婿嫉之徒於正人君
子性、証以瑕纇譬之蓮生淤泥不足以是累其真
翁之事跡昭、乎史藉何待余喙唯其不知者或以
為信笹并以書札為不足尚此不可不辯也

晩翠堂記

駒濱載名其堂、曰晩翠、請余文以為記時適值余辞
昌平而西来俗事鞿集話而未能遡我但之数矣余
曰請徐之、将待閑而為之、又未果既而余閒牧無事
丽事於讀書作文乎於是記再三捗思而不得其説
遡載諒余懶且無識絶口不復及記文之事余窃喜
其附促之後、不肯復捗思及乎是文因仍既度四年、
一旦自省責曰、不能則亟辞之、其恰也既諾矣、孰及
之堂可耶、乃思而以為近我身、回士之於学、有夙而
成者焉、所謂成者、心成之謂也、其夙成

若或安于小成而無意於自强則亦終于此而已其
晚成者或不安于小成而果於自强則必能有所至
矣要之惟其所志于學風與晚皆能以成其德今也
春秋而其學最夙成欤而加之以勉强不倦宜無迭憾也
之條夫學夙成欤而加之以勉强不倦宜無迭憾也
今之為其堂云爾哉其有所羨於晚成欤松樹之為
物立于疾風勁雨之中根柢屈盤枝幹堅確雖老蘗
邪百鍛千鍊其猶吹毛斷之而且逢氷雪霜烈之酷
巍然不撓挺然不撓蒼顏之色依然存焉學之晚成

無工夫及于此
夫不有工夫及于此

但如本文恐有

然宜當屬上句但無也
字故下若不了若屬
若不則似當刪何也
字刪何也

徑世故多嘗艱險不少欤猶不安于小成者鍛斧鍊
以期其大以是發而用何大事不可斷何重任不勝
任所謂大器晚欤艱險不多何嘗天淵宜矣懋載之不特夙成而汲
汲孤孤待于晚成可謂有志哉余之鴛怯年既過回壯
不有工夫一及于此及其屬記及覆再思徑歲月之
悠而後始得其說又恐其以為得之也不知果合于
斯載寓意之指乎否姑其或外於是而求所謂晚翠
則一(不)(有)(工)(夫)(一)(及)(于)(此)吾不能終不知能之

先以客相映出

讀李花集

國家傾覆之際、朋非人力之所能挽固也蒙古之南侵、非無宋之臣子不尽力、然而厓山一敗、無復有餘燼、若文氏捍一臂之力、嬰區土壤、欲存趙氏一塊、周旋其間、所經歷山河艱險、風霜氷雪、輒柯無聊一發於吟咏、拮南之録、与天壤并存、使後人歎歔不禁、本邦 皇統一本、綿々延々極矣不渝、非若西土蕃弒見君位、而為驛舎之比也、中葉以降、皇綱解紐、戎権納下、頼祀是有、播遷之禍、流亂之諸王、泄々見載、稍因仍至建武而極矣可脉

頃哉帝蓋不世英王左右輔弼先後鄭倫雲合霧集
詩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此之謂也
詔使徃使復人
安按劍遣詔徃使復人有餘心當是之時諸王之多
賢兵部之雄偉中書之激烈倫東走慷慨徇西之勇
銳其心少倫哉大諸王心遠宮軟貿一旦奮起躡臨
軍陳死殉國忠孝兩全猶徃東阿關通橫風沐
雨倫豈艱阻當国勢脆盛四方誰心之日興倫興逢
相聯援國家倣以為重地之諸王其事尤難而其勢
最鉅然徃而滿賴于菊池彼地廣兵隅事猶可為至
則不然而賴于井伊香阪是助待野之徃地狹兵弱
車既不可為而為之不屈其節經歷山澗艱險風
霜冰雪輒輟無聊一發心存大事土異域然忠誠之
萬尚繼使人歎歔不堪況吾王聖王生平吟吼名曰
鴻常喜讀是集至其激勵特士之咏盡然不知淚之
流落嗚呼王揭佃常於已墜振人心於已傾吾儕不
特當時依以為重天下後世依以為重而為王室吐
氣云
是篇深得法加之議論人情矣兔之佳妙也

漫文序

学頭之職、其所掌自子弟教育、公城侍講、学職持
免、以至管轄官書、凡学中之事、無大小無不統攸
又有教授統学政、(教授統攸学政、)然無其人則闕而統之於学頭、其
為職可不慎重乎、余少誤承之漫其後、才之拙学之
荒、愧其職也多矣、今学頭四員、其上学曰二人、伯不
有公事、則未嘗有四人相會也、惟其三伏之候、曝官
書也一旬餘、當是時四人始會於一堂、有暇相與談
論經史、品評詩文、倦則射字漫文、非不樂也、然驕陽
赫流金爍石、海波沸火雲升、無漫有微涼、適足氣

令二十四ノ一

國是公事如割一伝字

令二十四ノ二

倦体疲心神恍焉於豈各自就凉卣便惟苦枕學之
期不至今茲庚寅仍回曝書而人漫爺拠一堂談論
往史品評詩文射字漫處惟其所好既而謂為之漫
然徒空日時而無益於我不如採拾古文中以學其
用字法乃採昌黎文抽出其中一兩句或一段半段
而復之文通一日之所漫較之贏輸無誤与為甲其
次為乙而人乃相競訣出其右者心焦慮拔(抜)而後快
有脉負雖流汗為疑決猜馮几環坐為之而不知倦
豈惟不知倦并其放學之期而送之太主伏枕苦
於昔而樂於今吾豈其炎威不酷於昔爭乃知所樂

奉之也今人血深豁凌絶峽貂狼之所嘷狐狸之所
棲注ㇾ露眠野處淅不辛苦病死也亦有探勝概悦
耳目之情以奪之也雖壯是事之小者丹士之於學
志樵一而不他求則外物不得擾之而必能有所至
矣學者其不可不勉焉今集錄其旧所復更為一言
以序其卷首

星巖

以僕観之覺下語生硬藤葛猶多矣痛改前非鍛錬心五節入
道之次耳請加再思而可也

尊卑二字換以貴賤何如

白賁堂記

膏梁之滋、文繡之靡、象之所同欲也、而尊士獨得享之、而卑者不與矣、蓋先王之制然、先王豈不欲使天下衆人皆得其願歟、意不能周也、其不周得士歡喜不得者恣睢、不奪不厭、先王於是萬不獲已、豫限之公、立之制、使天下無上、尚能去膏梁與文繡而不御焉、恭俟朴素、以先于天下、一介之士、豈可以口体之奉不如人為心乎、我照祖之興、恭儉愛人、朴素心先于天下、海內凡厥戡戈以降昇平二百年、西方無犬吠之警、於是恭儉

朴素之風漸漓奢僭慣成俗、高梁之族、文繡不特止於人享之、葬禮失制、其得之也、宜乎、我
先公之執政、有見于此、痛懲奢僭、專尚儉素、与天下更始人限分守制、莫敢過越其心志者、可謂出于數千載之大功我、然都下之俗浮華少実、雖當時五十年奢侈之風、今猶不絶矣、嗚之学於昌平、師儆戒勿染其習俗、師嘗尤尊信周易、每歳冬至輒揲蓍以是充一歳之韋弦、嗚先哲至而得外、鎌曰、元亨

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持以示師、喜曰、大人之見、南征之吉、孰大焉、明年嗚玉昌平、師亦在藩邸、日南至揲蓍於講業堂、遇賁之漸、鎌曰、白賁无咎、師復丁寧戒飭、夫白大而礼楽刑政、以至小而一言一行、非文不行也、然聖人於象曰、小利有攸往、又於上九曰、白賁无咎、何也、憨世人動擬舎本而趨末、流漫不知還、而喜上九處卦之上、安于自狀之文、以復於無色也、嗚悝(在当世人情是為非雅矣)朴素(古飾)高梁之族(為文)、師瞧有可憐之言、今又見之蓍龜、其斯之謂歟、嗚呼、師之蓍龜、其斯為然、則白賁之咸豈惟止歳

老草伐、即從身之草伐、累日吾得志、乃將小園補之
地、名以白賁之堂、當時既存是心、未久年余、風
夜不心、本之幸得以無大過、公佛已捐舍、鳥乐曲
邊、而猶未及卜居、日月逾邁、或恐失墜前言、以遺洧、
乃述其所以而為之記、并心為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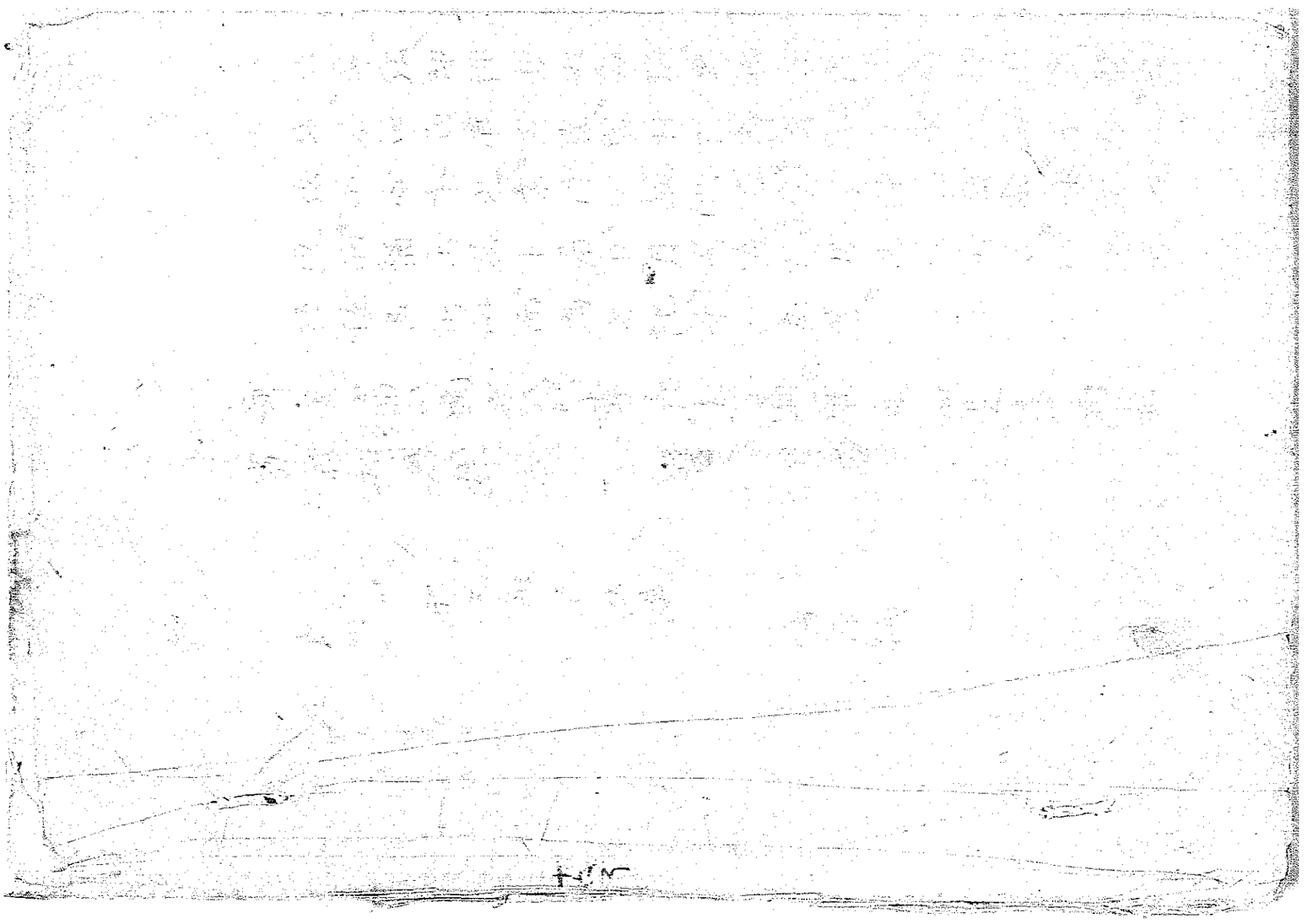
鄙見窃以為讀李義山集篇為雁卷而是篇為最
劣不知果然否

三冬課文地篇伏冀
覧改

鳴非鵠

見哦之篤不能哦心一二愚見請公評
劣良三眾回所不止

聲木 梁運評



白賁堂文稿

○送李道序
送駒井巨山沁城峙序
送子恕松岡老旦白峙序
讀李後傳
○書水府公告志稿後
○恭亭記
恭亭公子親信紀忠氏白菊合液
合傳疑小史後
說誠敎奉別恭亭公子
跋蕾齋先生所授古圖
題雞人刖猴圖
水亭暑遊記
題南庵三顧圖
讀律弁
○凡喻
赤穗遺臣畫像記
贈小野氏表序
哉菊記
○平夫人論
江都偉略序
○鎌倉相公論
○書先考畫像掛幅後
○題楓山畫像
○識人

秋田文庫
3-241
7

送弟季道序

家君嗜武白首不衰诸兄
尚羸弱善疾独不能继业而不堕声余也不
不能大成其业唯少解读书然又碌碌
业俱不為诸兄所齒今也弟季道亦與余同病又同
昌平余曰有是哉弟之茲辛卯冬一旦发愤将游于
弟者勉强学問以期乎果也庶乎不忝所生所望於
者之弊厥為而喜新舍常而尚異獨吾藩学一於正
而無是弊外之雖学如昌平然学者高譚虚空畔溺
功利其於正学皆陽尚之而陰排之誘習之隙駸々乎

使人不覚酔毒弟之此行不可不慎焉弟之與余稟
性同而異一言不合悖、見面臨事優游不斷此其
所同也余喜整斎而弟不拘小事余尚倹嗇而弟喜
豊潔此其所異也悖、之怒非慮以接物也優游不
斷非勇以趨義也不拘小事其弊或至放従喜豊潔
其弊或至徇外弟其痛戒焉弟之在郷豈未嘗越封
域今一入于都門豈唯学人厖俗語言習尚皆與
郷國殊観於是乎喜新尚異之心油然發動與夫不
拘小事喜豊潔之情更為之助一決滔、不能回焉
方是時非無自省之心也而優游不断以禍之非無
方是時字不類
上下文情實係

責善之友也而悖、之怒以害之允性之偏並起而
攻之牽故常而殄滅之此余之所大恐也然卞和之
璞不琢則無光輝明月之珠成于他山之石弟不亟
無此行也弟在今則見無不正果能主先入擇友而
輔仁務實嗜欲無溺空理無念近效理既明知行従
而盡矣向之禍我者一朝変為成就我之具而其学
之成無復稟性之偏矣弟観乎余之言或悖、見面
乎抑優游不断也雖然弟既果於此行又何可不果
於余言於乎余之不肖雖知猶不能行矣弟其勇決
慎勿苟焉

蒲実情実語足以動豪人

送駒井巨山浴城崎序

松信偕譯

駒井巨山有腹心之疾將浴但之城崎来告別其色欣然若有悦者矣余謂佗人有疥癬之疾猶憂形於言面況有腹心之疾今將離親有遠行焉而欣然如此者何也疥癬之疾而憂之者以體之不通也腹心之疾而不憂者但以其憂有大焉耳巨山吾畏友也嘗欲東游益廣其業屢請於親而不聽於是絶意於遠游鋭意刻苦益務進修然瞽者之不忘視跛者之不忘起每有朋儕遠游輒不豫形於言面昨歳得腹心之疾在林廖廢読書者数旬至今氣力未復是以

請而見聽以有此行也昔之不聽也以親老今之見聽也以身疾則宜憂形於言面而巨山則以為学之未進業之未廣是可憂也腹心之疾不為憂矣但之為洲在山陰之鄙遠由京都徑大坂而後至焉京都輦轂之下大坂一大都會皆天下人士之所輻湊而世所謂碩士鴻儒皆在焉文物之盛天下莫尚焉巨山徑溫之日執謁親炙數年失志於東歸一朝取償於西學之未進業之未廣或將無足憂者唯其造次徑溫之際余恐不足償數年之失矣雖然古人教人必隨其所請而告之故立談之頃片言之說猶能有所長矣不知今之所謂碩士鴻儒尓能之乎否疾已在腹心治之而未瘥摂養亦不可忽也乃若此行則一舉而兩得安得不欣然耶

伏乞
麟正

秋山鳴拝草

曰菱田治平曰松岡子恕曰廣胖以名曰佐羔子名曰小菱故伽曰山脈伯友

送子恕松岡君帰柏崎序

余之東後以文(但文字)周旋朝夕者六人。治平崇学恕(余)亦其中。諸子年富才俊。勉強読書。頭角日嶄然。余視後有期。恨不及見其成耳。今茲初夏。治平欲益勉其業。決然入昌横。頃者子恕又来(訪余)従容語曰。余去郷既五易裘葛。雖楽従事於学。而定省曠焉。我心非悪。今将帰侍親。余強為對曰。承歓膝下。人子之職。子其勉之。退而憮然久之。治平之入昌横。六人欠其一。然昌横(時相見)猶得相見。以是強割愛焉。今子恕之帰。欠一之申又欠一。況一別参商。各在天一涯。無由於懲

見。又非若昌黎之咫尺時淂相見之比也。矧年不可再慢矣。安淂不強對憮然。世之遠游就孝者。離親欠定省。當勉励以成其業。而游情自恣。更墜其業者比比。抑亦何心與。夫孝者讀書何為也。將欲以明彼孝忠而不爾於所事也。刁然雖讀破万卷。而書蠹耳。何益於事。今也子恕之為子恕。夫人為某君之喜讀書。兼善武技。特以材幹連擢。今見為計司。在越之柏崎。嘗以公事来江户。乃携子恕及帰。留学于藩邸。子恕為人質魁言語恂恂。勉励日夜。学有進益。今之帰郷。挙其所知而承歓膝下。則父母樂之。郷里荣之。其為孝。豈有極哉。所望於子恕者。不肯以是自局。行餘用力於読書。異日再游都下。更大其業。以顕父母。憧其君之意。尓當如此。余請留以竢之。於年期年之役。余固期欵洽未央而与諸子別。舎有滞淹之恨。遷延至今。不図別治平。又別子恕。其豈無感乎。治平之入昌横。有詞寓勧学之意。子恕之帰。其安可無言。於是乎荣其帰侍養。并勉其前途。序以送之。而余亦仍期既逼。又将徙子恕而帰。而臨書悵然。

（此間未必有字）

讀李將軍傳

大丈夫生平為事。當如青天白日。況於死生之際乎。苟為曖昧可疑惑之事。或謂之明白可保。吾不信也。

有人於此。奉命打賊。負勇挺進。賊數十為群以待之。其人奮鬨數賊。刀折力盡。曰。吾志在殲賊。如力不敵。何。徒死無益。不如偽降為後圖。則如此人。於法可恕。不可乎。吾則以為。雖使梟陶斷之。亦將當以赤族。方是時。有一人挺口證其平昔而保其不畔德。則徒煽人主之怒而無益於事。陵之赤族。及子長之遭刑。何以異於此。漢武豈為少恩哉。史言陵有祖風。夫

李將軍心在君。脫屣歸潔。心跡明白。未嘗有曖昧可
疑惑之事。故其一跌。刀決不自疑。今以陵以之。可謂
寬矣。有祖風之言。蓋孟子之溫羨耳。善哉張中丞之言
也。南八男兒。死耳。大丈夫臨死生之際。當以是為法。
豈謂將以有為邪。

書水府公告志篇後

甲午五月。臣鳴疾在牀。旬餘。臣拘屢來訪疾。因談及水府
公。鳴曰。子亦見告志篇者乎。方今有為之君。余以公為称首。
拘曰。然。近者獲之。將獻進我。恭亭云。子。特謄寫未終功耳。
鳴不覺拍手曰。有是哉。吾子之忠愛也。古人有言。食芹而美。
乃敢獻之。為吾子之謂也。余之罔也。將欲詳其有無而獻之。
不意為吾子先鞭之所著矣。蓋此書初落。臣之手。轉寫三四。
而後拘之得觀之也。竝一食美之。乃以為獻者。獻芹之誠。不忍
私之也。臣非不美之也。然優游不斷。不果於獻芹。蓋其性欽
迂。大水府之以庶孽毓德二十年。一旦入繼其宗。數年間。開言

路。除宿弊。減省衣服用度。其志在於報祖先忠君上也。雖大
資之美也。非學之力則無以致之也。甚矣人之無志也。方今
奎運日明。海內列岳未嘗無徵師儒開徑延之舉也。雖則風
俗淳美。比隆於古昔可也。狀而風俗日澆。政治月弛。興衰吉
之事不異古。何也。無他聖賢言語事實。視以為故事文具。
初不知期乎躬行心得也。獨水府公夙有見於此。可謂有志之
君矣。而抑之以是為獻。忠愛之實。欲　公子效之也。伏惟
公子厚資夙成。且其為職。有晨昏定省之勤。而無撫軍監
國之勞。當講文肄武於此時。絕燕安之嗜好。以毓其德也。當
今之務。諸岳庶孽多出嗣異姓之後。若　公子。雖未能知
公家　盛意所屬。狀要之行將有国家之責也。其既有国家
之責也。為無其撰。則一旦臨民為政。衆務之劇。事体之大。范
乎不能知洋岸矣。雖資質之鈍。似非学之所変。狀謂学有
置失。當遂失民心。雖資質之美。似不須学。狀為無学矣。處
素。處置合宜。果能得民心。為由此觀之。為人主如不可不孝
也明矣。而其所謂学者。有邪有正。昔　先云在國之間
学非程朱外一切禁錮。著以為法。今　云子所学固程朱
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道。学既得其正。職亦閒暇。加之
以　公家差講官。朝夕侍経筵。何所畏憚而不為也。狀若
但不敏。猥辱其職。而不得有裨補焉。屢常以為懼焉。狀業已

(或其職)
祥刑常必想當竭駑鈍以報知遇也公子將有為焉則
宜以大其基行之以勉勵不倦造九層之臺必先大其基
址至治国家為基址之不大何以託衆民之上何以決政治
之得失天之所以常久者亦以其行之健而不息而已矣使
天有一息之間斷則將傾墜而不支夫燕安自弛勢不両立
苟使燕安之氣一生自弛之念一懈則萬事墮壞由此而生
雖有智者莫善其後古昔先王不以聖而棄學循循平
明不敢一日怠惰則以恐其懈惰一萌并廢前功而已聖賢
且然況未為聖賢乎若夫学之一方具備於前業又何用
臣贊言特臣所謂大者則脩已治人之道其要在知而行
之而已矣臣意如此想 殿下亦或當如此會膳鳴咸献之意
乃敢書其後伏望 公子深留意焉不践世俗之轍不視以玩
事交具為養激励果能有所成焉則供異日之拱而倖有
裕焉不宜使水府公猶擅其美也天保五年甲午夏五月
侍講臣秩山鴻謹識

恭亭記

自足為固善矣然不可得概謂之善也居處之安不願乎
其外非自足之善乎讀書講学屢於其所見非自足之不善
乎人能察而問知所決擇取舍而後可以進德也吾
恭亭公子貴為公子何欲所不得也駙都下郎宅有常度是

以館舍狹隘小庭草樹三三又有小池蓄魚公子妙齡喜讀書意頗屢對黃卷倦則步庭冷清風凡從容自娛爲忙於是幷有感焉蓋隘陋絕容曲儕庭除數尺亦無艸樹池魚之娛是以動輒獃苦其逼窄職務繁劇無復讀書之暇是以荷生時乎自昼之意矣今也觀乎公子庭顧自赧然若公子既安數弓之狹隘從容自娛大資之羨然矣況輔以讀書之功乎所望于勉強日夜不肯以為自足爲則其德之進不可為槩焉此臣之所以望於公子者也公子深留意爲而決擇取舍以進德則可也爲不然游惰自棄不可成天資之羨不可恃世則又尚何論進德之爲

恭書

恭亭公子親焉紀德民自著書後

曩者臣鳴游于茗橫之日奉命入侍世子講讀時公子猶幼或侍側頴秀俊疑臣心窃期他日大成西帰以来每講官終役而帰必先問以公子讀書之業聞比年業大進臣心窃喜爲昨歲奉使讀之余東来又新以雙日入侍公子講讀公子刻齡讀書功益進唯以其志学日浅見之未確識之未透時或不能無懈弛臣心窃憂爲今茲仲冬一旦鼓憤痛眾既往之慢勉勵讀書直至夜半而後止汲汲每如不及其講経論史議論著実凡事切近诗已乃語臣曰人生

世間不能尽其道則不可以為人吾将勉励哉実因而誡
敬臣於是感激敷陳所以　公子又往復語雖不復覚日
晷之昃夫以頴敏之資加之以勉励之功何事不可成矣每
中夜思之不堪踊躍唯恐果鋭進修及副其萬一初臣嘗聞
有紀徳民所著熟書者意欲見之垂久矣在都下聞有
公子親寫本嘗入　先公秘庫及其　捐館復帰　公子
乃就侍臣言拝観之意　公子允之使侍臣傳命曰此少小
所謄魯魚亥豕之訛不少矣汝誦讀之隙一一校正以上
為臣通拝　命退而読之則　公子十一歳所親寫而表題
則係　先公親寫此書二巻曰君巻曰臣巻曰君巻者未
澤鷹山公而臣巻者蓋其大夫其所言君臣當行之実
極為反復懇到即　公子所謂学為人之意耶然而至学
術之論則偏僻可驚狄是異学之常不足怪矣何也学之統
駁彼視以武夫藝流浮屠宗派尚言已得聖人之統適足以観
信道之不篤矣真可笑也意其為人淳樸慤実事一要看実
不似今人史浮夸態　先公盛意之所注在此也今
公子与當辨別之取長舎短則此書忠布用之書而可不違
先公之盛意矣夫　公子雖頴敏也方當日親寫之時何
嘗知此書之可読異日其少小所親寫即今日所志之意
也事非偶然也謄寫之訛一一貼朱逕書所感與事之

本末於其後。仏希
遺於旦之所期云尓。甲午臘月

書傳疑尓史後

申并兄弟以文辞名世。一詞半篇。為後人模範。兄之逸史。
弟之通語。特其勉、着此書尓。係弟之著。宛然古史。而名
篇者自書曰猶謎。今請解其謎。其曰武者為武家閑談。曰
訓者為 照公遺訓。曰考者為考人雑話。曰雑者為戦記。穂
為落穂集。感、状記。甲、陽軍鑑。燭武野燭談。如此已。其
豈無別目乎。特戯謔為耳。我 恭亭公子。好文之餘。将
従事文辞。太譯国字以為漢文。不頼佳様子則雑矣。而其

様子者。以邦人先輩所作為尤佳矣。何也。本有彼此之
也。此書真為記事佳様子。於是乎謄録以上。并書其後。甲
午臘月

訳誠敬奉別

恭亭公子

旦嘗読国史至於建武中興諸将推名和長年以為第一
至其閉太宮巷後門。闔軍殉難。悵然自失。歎欷殆乎不勝矣。
既忽焉有所感。嗚呼何似我学之曰誠曰敬者也。夫伯州奉
鸞輿。據區、孤塁。据天日於既落。奇功偉烈。臣以為諸将
階莫及焉。使當時無伯州。雖有百楠氏。何遑善其後。及其再

乱。又能與諸將戮力攘賊。之再犯。知国事之日非也。一意
舎生。視死如帰。事君若伯州。可謂無迭憾矣。元弘建武之
乱。父子為讎。君臣為敵。其赤心奉君。子孫遽竪降旗者。何
限。為至若伯州。則身已創大功。継之以死。又使一門闔族
致命。王事。至誠事君。臣於伯州乎見之。惟其有誠以行之。
故其方殉節之日也。一意舎生無悔。嗚呼何其似我学之曰
誠曰敬者也。伯州山陰武夫。未嘗知聖賢為己之教。一旦遇変
慶雖。赫。之節。不愧古人如此。非天資之美過絶於衆。如何
以至此。元和偃武以来。昇平二百有餘歳。文教大興。止為邦
君。下為士大夫。莫不就師講学。狄朝野狃安。其弊在以是
飾治。故家。有絃誦之声。而惰毒不忍渕之事。歴々不絶為。
取先王脩己治人之教。視以為無用飾治之具。其無忌憚亦
已甚矣。我　恭庠公子。叡悟夙成。朝夕涵泳於講文演武
之中。臣之不尚。誤承之東従。以双日入侍　講讀。一日下問及
誠敬。臣知盛意之不復。啓決以実效。　公子及復討究。聽
臣之言。不覚膝之進。談論過日申而不已。必盡其説而後已。
今也臣以孤時至。一朝将西帰。乃申前言以所得者。夫無志則
已。為有志矣。或作或輟。如存如亡。奚癈退懦。何以明理。何以誠
徳。何以擯當大事。　公子既有志為。則不以臣之不肖而
忽其言。則自趨居飲食自執事。以至講文演武之際。以伯

跋

跋

跋

篇中所未言及者以還之。天保乙未秋七月秋山鳴謹識

題鞾人射猟圖　秋山鳴拝稿

吾嘗閲清人武富中所著火神槍者。其制與槍等。但柄側嵌銃。農隙田猟。太平則攜執此槍。以當負嵎之斃獣。飛丸躍出。莫無不獲。北辛彼雖出鞾種。既已傚畫西土。君臨四方。傚魅天子也。然薫尊逞一撃之勇。魯坊為婦。而群下渙心。供書知故事与。猶阿諛取容。称養逢迎。以為陛下神武不可及。真可悩哉。惟典以獲天下。仁用此術。歟其渭濱奈有制度。此其所以不免乎依然為鞾児也歟。雖然。此之彼負生深宮。為閨竪之所制。而不知生民之勤。生一休之安。寛猛生民之勤。

水亭避暑記

有亭不臨清流而高敞清而幽芙渠縈延（鳴拜稿）蔥湊合而不見水色銀鱗時躍波間時方三伏連晴隆暑（陰）余於是午与一二友生棄襪而来（袂）余雖事躁心酌微醺歌且和既陰雲四起（一）洗炎暑四山如浴宇内為之一新余大喜徜徉池上（沿）忽吐月輝光逆射水面（上）皆為銀色愉快不可言比（日）之炎暑駈除尽矣（因）思雖大寒苦不可堪之事為虜之有（遇）何事不可擔當

題帥廬三碩図 六月念日御筆題

朔風吹雪片如斗 四望銀境唯見連騎冒衝而進 長鬚
大耳 天騏鳳眼 豹頭虎鬚 前面有阿隆然起 其下有屋茅
茨而梁桷 其中有人 危坐擁爐而 倫中憑几按書 方入于華胥 飄飄然
真神仙人 二童一侍側 一立而掃雪 不問而知為隆中 蓋延
聘也 莘野之農 必待咸湯而後起 渭濱之叟 必待文王
而後出 為天生斯人 不偶然也 周德既衰 千歳寥寥 不固
方炎精之將熄而再見此盛事也 余既喜昭烈之誠意 致
此曠世之事 為又悲其敗 敗蹉跌 而不成 為雖然成敗利鈍
所不逆覩 而鞠躬不力 死而後已者 固其所存也 既決於當

也

旧蒼洞之時豈謂待出師而論之耶

余讀諱辭心誤韓文云諱辭通篇一意分為五段初以叙事而起之次引律以入於辭次證於經又次照於国典而結之最後衮說前段周公孔子當參与宣宮妾以伏全局其間球然起敗如三其球然起敗如引律證經是也其絶倒噴飯如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一也將沛其嫡遂沛其姓子二也宣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當參乎三也通篇為両可之說而不說破初而読之後知依而說破之比之說破是其為尤巧矣於乎文云之文之

妙後生未易窺測也仲秋初七燈下對榻三四讀不能曉其意會子益未訪論文既去中夜氣清不能寢馬乃又熟讀至五六過恍然如有得焉於是乎

燈達旦

此條早雲令曰言其無用於國家而逐捕以放海言甚驚敢不復留意早雲又遣人招之隱用以為閒

鳴拜草

風喻

四時之風一也其在萬物春則待和風而萌動夏則淫炎風而暢盛成熟之秋由於凄風之歸藏之於冬本於厲風歸藏萌動之時炎燠凄何所在也暢盛成熟之時厲燠和亦何所託也四時之風一也其為厲為和為炎為凄所以各自不同者當時用事以易其性爾非若彼戰國群雄列峙兵強主廣者更主更盟也唐虞以上邈矣其在三代以下為秦為漢為三國六朝以至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要之一天子易姓革命相繼而興也古人曰天地之使謂之風其行命布

令專對不辱天地為位日月益光嗚呼造化之妙一至於此我古者人君慎天地之命其脩身為政一奉其令不敢少有違為違矣寒暑愆時災害洊臻故相戒飭著令視之不啻象魏後垂政失其理天変地妖水旱盜賊蓋無世無之今夫邦憲犯者有刑非心病凡則畏慎不敢有違焉其於天地之命忽焉犯焉曽不以為意吾恐不免禍於天地矣

赤穂遺臣畫像記

孤臣懷義存忠枕魏嘗膽志在報仇方是時日月失光天地為慘澹吾嘗窃疑雖誠意感通固不隔天人然安有以匹夫私憤之故而上撼九天之遠耶是殆史之譽言尓及讀春水遺稿所載赤穂遺臣之事始知其不誣矣曰龍野士井口某在江戸其傔請曰閑赤穂遺臣以某日襲吉良氏請奉郎君往観其夕其寝樓北暁舎外有声瞰之乃衆著防火裝為隊而過鳥嶽岳越前人其僕初為国相本多氏丁夫後于江戸邸與吉良氏鄰邸之変執燈乗郭警衛時月明

門外觀者填塗。夫荊軻挾圖入秦。白虹貫日。天下皆
觀之。而不知軻為之。唯其知天象為燕者。太子丹田
光以下數人而已。遺臣之罪。未嘗有是也。然至僮僕
輿儓偏知之。豈唯知之。并其期而知之。爭先搆咽而
不知者。唯吉良氏而已。夫天人一理。人心所向。則天
之所在。但人事以之。天象尤切。誠意感通之理。亦何
疑焉。亟乎世之錄其事以勸後世。又為其像以極嚮
往。不一而足也。吾又深有悲於奥野小山進藤三士。
拙齋翁曰。聞之前人。遺臣當日議一奉穆志則善。為
敗矣。為無概之恨。不若遺其徒以存後図。三士乃止。
是以不在盟中也。初矦家之滅。固城鬪死。則不免乎
一叛臣矣。而恭順致誠。不挫。曠歲月以成其謀。縱使當日襲擊。不幸不得志。
猶可以死而見先君於地下也。天下其孰不為忠。今
乃深謀遠慮。周詳倫至。毫無遺策。異於荊軻一刺。國
亦隨而亡者矣。然而一奉得志。四十六士猶專其功。而
而三士者甘於捧頭亂竄不義之名。我猶專其功而
不顧彼被不義之名。彼亦甘心於不義之名而不羨。
我專其功。昔者程嬰於臼以死存其孤。若遺臣一死
一生。死者亦難。然而終無可存之孤。悲夫。

抑死生雖異也其為患則均矣可以為後世臣子之法也展觀之除羙此而悉彼乃以為之記

嶋拜稿

贈小野民表序

吾友民表祇役在江户乏書来告曰頃者世子開徑
建於新殿命端侍講焉講侍講任重矣吾恐不任請子
一言以見告焉昨歲世子代吾公来撫封今茲七月
朝覲江户　府朝追念先公輔佐之勞特進班於淄
間格任侍從大位尊則易佚齡妙則易荒今世子以
妙齡而登要職不敢少懈怠益務學以毓其德可謂
有志哉民表亦以學明行脩乃膺此選可謂一時之
盛哉而謙虚不自滿遠走書求益於僕友可謂能資
於人而不自用者矣如余迂拙其亦何所言也欤與

之文十年之久不可無一言之贈也成康以文武為父祖伯魚子思以孔子為父祖文武孔子盛德大業比於天地成康與伯魚子思賢聖之德能守成而繼述焉夫大聖人之業苟不得後嗣之賢而繼述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世子以先公為祖今公為父則其學之德之羙不可不以成康與伯魚子思而自期也大抵此等之責歸於侍講者矣侍講之任豈徒說經論史而已哉將裕其非格其根以為異時臨民為政之基也凡人主之學要識大体其於經當徑聖賢大學之教而心得焉為躬行焉若夫摘章掇句拘〻於文辞之末者特書生之為耳其於史當審政事得失人才用舍治亂之機興亡之由若夫務記覽資論談汲〻於異同之問者特書生之為耳人主之學不如是也民表朝夕侍於講筵以是成就君德使世子無耻於成康與伯魚子思則庶幾乎不辱此選也然是學者之陳言非有孟於民表也況世子之明敭乎今其所以瀆告不措者聊以所聞而問焉耳豈敢厚顔曰告之耶

栽菊記

先君性酷愛菊其就閑也地設圃於園中采蕨除石人
容其土既薰之移栽排列舒其本平其培朝暮灌溉躬
親其勞其待秋烘而發也葉〻重疊葉〻交連黃白
如織芬芳馥郁君乃對花歡然一醉陶然與妾相談
君既沒圃猶依伏鳴長於膝下親見栽培灌溉之事
乃謂君愛觀數十年尤樂之矣今圃現存忍舍之不
顧乎於是一從其方躬親栽培之勞然用心之不專
致力之不一不惟朝暮不能灌溉而已動至連旬踰
月舍之不顧況土疎栽植違時糞壤失節其本不舒

其培不平烈風暴雨又從之其幸存者害長耗実絶
存其半焉客有訪者輒曰何不似先君之時嗚慚愧
不能蓋君嗜武風夜研精自歩至老始終如一奉
余為師範其教子弟因才而篤之今之繼為師者多
出其門也用心之專如此其於菊尓何疑焉嗚不肖
大者不能繼志徒以其少解文字誤承乏学職用心
之不專既不能以自脩又安能益於人今以此心移
之菊亟辛其滅裂鹵莽如此也乃知小者尓不能繼
焉顧自赧然況霜露方落君子怵惕之時九原不可
起矣嗚也感懐曷可已乃作栽菊記庶幾乎朝夕観
省其果於為善矣

背旗図序

東方之俗鋭武勇敢為天下之最況鎧冑剛堅刀剣
淬利斫人如泥既負其勇於是重細鎧佩長剣鏊頭
建標鹿角牛角鉄形天衝負巨斧手劲弓長槍鉄棍
唯其所長至應永有背旗以自識三燈五輪馬蘭却
月懸鏡酒旗之類皆掲之竿頭森然出入於萬馬之
中至慶元而極矣伏惟我鎮國公天資英邁夙受明
主之知占封于栄名儻然為海道輸屏犒寐賢才文
武済〻方是時天下新脱鋒鏑之苦英傑雄傑喪其
位无無所用其長則往〻埋没老於槽櫪公以為奉

俞鎮要地不得其人何以為守豈復拔　府廷屬任之意哉於是厚幣畏礼招致群賢故士之抱異能而不獲志者爭帰焉至今称其得人之盛所蔵請宝永年間藩士背旗図於成田翁之家焉一通以藏家閑時覧観窃意其祖先被堅執銳背此旗先登後殿奉旗斬将名垂竹帛功耀耳目者一旦天吏将命銷鋒滅燧将無所用其勇然強有力之士不独有用於乱世又用之治朝而有裕云延聘接重任議国政蓋多所裨益云乃雖子弟蔭襲与云家無窮可也然其為子孫者厭膏粱忉世禄無念祖先之艱苦奢侈驕泰綱憲除蕝者是可歎也然豈自取之也豈有所帰焉其間至若不幸夭札以絶後者亦可深憐也欤今去宝永百有余年此図所載子孫血食者僅居其半其幸存焉者遠念祖先艱苦創業之由并監於夫奢侈驕泰以取覆滅者平居講文習武以勤労公事一朝有変擐甲執兵背此旗以敵云家之愾而後下為祖先之克尚子上為云家柱石傑侮之臣始可以無愧臣子之名也不亦善乎

此八字須再思

平夫人論

先王之制（天下也）男（狂）外（出）令施政使一家取法焉（則）内
（坤）閫（閫）事中饋無非無議九重之尊士庶之界（皆）不以
是（不）易其職而後能成其功焉（雖有姑）故（女子）英明雄拔代人主以
制馭天下而其所為往（往）縱廃無不違先君之意失
舉朝之望況干邪希旨導欲固寵無所不至（者）乎漢之
呂后唐之武氏一則憂死其子而立他人之子一則
竄逐儲副以迎其鴞二后之英明非不知其（為）不義也
（但）見其高祖而崩高宗而殂天下莫復可畏於是（私欲蔽錮）燒點
顧命大臣進用奸邪希旨之徒以恣其所為一方是時

呂雉之才略不及平夫人固然至夫武氏則平夫人伯仲之間耳豈遽以為超出乎

生子虜尊位身為国母兄弟顕仕飽膏粱為使郎謙讓虧盛滿教遺孤任賢能則天下其孰侮之二后不知出於此亟浮眾於祖宗流醜於萬世也独武后有狄仁傑之佐從容規訊暗黄黙輔使后感悟迓善呂氏則無此臣其取滅族之禍何怪焉鎌府平夫人英明雄拔超出二后之右佑源公有功為尭之後不能抑外家之權臨児孫鋤宗族更擁立藤氏小児垂簾聽政承久之変綱常墮地百世之下猶使人憤懣嘆吒焉伏漢唐之權移不歸於呂武而源氏之權終歸北條氏者何也由漢唐大臣得其人而源氏不得其人也源氏

和田義盛當一時之亂斬將軍賴家之使而稟北條時政厥後激義直義輩等之事舉兵由是觀之其心術未可知也如何敢問

創業諸将若三浦佐（某）、木土肥（某）千葉等勇則有餘矣（梁蠹憲）識略則既乎（寥焉無）不聞也況若北條（某）若柁原（某）傾険猶猶務（自）封植自家其隨源公而顕（某）卷雖（是説伝仙花院氏等之誤）社宗百年遜朔之功亦莫非無時逞欲及四方既定各得邑土不復知感戴（源氏）其恩非奢侈驕傲以取禍則拳跼曲拳以聽指嗾（者）也若（大江）廣元若善信号（稱）才識蓋世（而猶且）利避害佑榮為慮何況其他乎独和田氏之挙稍強人意使其事成則未（必）有不利於源氏也當時諸将（士之）慣於大義如此何怪大權帰於北條氏也婦人謂嫁為帰不家父家而家夫家三従之義理之尤明且著者（矣）

歷觀婦女之行其於夫往〻視以人皆吾夫也見既
不夫其夫況子其子矣況宗族乎平夫人之事亦然此是
豈可謂其情也哉特出於欲蔽匿耳為得大臣若狄
公者使其就明避暗從容規諷暗黮默輔則可以闢
其蔽匿矣而後授賢任能上尊皇家下安民庶則
配食於源公之廟與宗祀永存而可也惜乎其至人也
職雖布雄才片無如国家何由此觀之英明雄拔敢
為朝最事而不如士之循良畏慎屈於衆人之下
者之治家而猶有可觀也

結末議論正則正矣
未免常套再思為
佳

歷現前結構一節陳腐且全襲用九世事
冗語當刪去之而後
論止于玆筆餘明
快感慨有餘意

起手句脈甚乱
改改之

征韓傳略序

歷世紀史者不得其實愛憎之偏牽乎中見閑之異擾
乎外無全夫英杰俊髦義烈節士之蹟湮晦埋沒世
無之知者史乘一世之龜鑑苟非其人則不可傳矣隋蕃
源義公不世之資開彰方館網羅古今群籍籠罩
四方文士創 更編纂國 皇朝之史以擬子長氏之選揚倫常
而明倫理辨正閏而正名分信忠烈之屈寃奸賊之
膳其餘至保元平治盛衰太平諸雜史錯綜參攷多
所発明歷世許公能繩其武以至今日非不幸盛哉然而
見閑之異愛憎之偏各書異說不知通從況豊公征

紀鑑有以來亂政似失此長從當為可如何敢問

韓之役彼此隔壞異域將校姓山川名未嘗慣耳目至戰陳攻取務誇大之敗衂輿尸務隱滯之故彼此我當日之事雖極多也無由於考信如此編置下文博考群籍引證確加之行文詳述始覩如失於頌咒蕪雜者刪淡之則當時事實無有迭扁若行長衝凡涛而挽先石曼子殿後戰明兵之事辨證明晰他可類推何遽盡矣乃知川口氏之功無愧於安積栗山諸子是真可以傳者矣鎌倉以來玫出於將門治不由道若宣旨利氏更十五世二百年之久仍偽定一時耳大綱常不亡四海糜沸應仁之乱人類殆滅天厥乱離萬生

真主明良接踵奎運自明私史野乘陸續度越前古而水戶史學之隆文士之衰海內莫尚焉於是乎延天之隆仍莫之是過也余有感於此編乃書之卷端

鎌倉相公論

創業尚武守成尚文海内戦争所在割據捲而定之非武而能之乎四方既定民新離創庶懐而柔之非文而能之乎然是謂中主而天下不幸而無聖主則不得不取於此也鎌倉相公文武兼資當四方休肩之後區安民庶以受福祚也不幸為家奴所制身且不保況功業耶常怪源氏得士之多託後無其人徒使外家恣其毒豈擇不得其人乎抑闇於識人之鑒也嗚呼義時不足言也若廣元雄偉宏才佐右大將定天下吾意當輔翌嗣子以定社稷不使奸賊睥睨其

起首不紧切事要且无结尾要通之象前后各九

此一段議論出人意表敘張公

知廣句未詳

問柰何附熱依勢背恩忘義也其進諫公亦唯恐物議而已（爲未忠誠耳）固非至誠憂君也不然大臣不衰甲拜賀用兼燭其博覽豈不之知耶故爲此言以歎當世（也必矣耳）其進諫也泣涕哽咽所謂大奸似忠者其在當時并（知時在術中）而自（不）知也公明遠之識夙察其奸遠之而不親至忠誠若義盛則親信之而密託以大事向使三浦兄弟如約則取公而奉之虐罪致討名正言順事之濟爲可以萬全矣其識人之鑒過於乃父遠甚知廣元之奸不可謂當時除凡輪相公（之）外無其人也史（稱）公爲人優柔喜文耽溺歌詠吾喜読公

集其吟咏之間雄大剛毅之氣象沛然於言外不似（稱）史之所（稱）也乃放之公生平當家奴專權之日嘯風雪吟花月從容閑雅殊無窘迫困踣之態無佗其守已定命不倫（此一段不明則與下文不接又欲求其人而不得）既舍禍福於度外（事）又欲求其人而漸爲其所覩於義盛可（事）見矣其容謀秘議一不見痕迹雖大奸如二子者亦不覚也（如史之言）（意者）當時習於暴悍慄勇爲武（而）（然）乎（其）公豈不武耶所惜者謀於義盛而事債託於和卿而不（得）遂爲自悟不得良死徒甘於連累尊顕以誇耀一時其志可悲也吾以爲使公得志則不唯（免）當

日之憔悴將以萬源氏之祜傳之子孫奸臣遠跡而無所用其智而後我既無衅隙承久之征無由發矣何況萬喆之禍豈(可)(哛)吾深為天下惜之豈敢謂私於所好耶

嗚呼稿

書先考畫像挂幅後

畔上廉夫少從先考學劍日夜刻苦有所得焉崇尚之餘乞寫真以奉焉先考笑不聽廉夫愈祈至再三不已遂聽之廉夫乃就巨野泉祐而謀追成先考又親題數言距今二十七年矣廉夫逝其子子達喜讀書與余友善往歲鳴役于江戶子達亦在焉一日來語曰弊家藏尊公畫像蓋先人之崇信君之所悉僕不敢瀆也但傳之久至子若孫或不知先人崇信之意而褻瀆之則僕之所大懼也今將奉以贈君為得(俾)(哛)于君家則(哛)歲(哛)時每懸(哛)室家圍爐孝子順孫盛服上堂盥漱恭繙此幅謹揩諸壁間退炷香再拜而將曰

是吾祖所自出之祖也。其尊奉感愴。宜何如。乃正典
君家相始終。而先人崇尚之意。因以不朽焉。不亦善
乎。但其不知者。或以為言焉。顧君為書其由。一置画
像後。一以與僕而遺於家。則庶幾乎使子孫知先人
之懇祈。與僕之贈君。二者並行不相悖。皆出於所以
崇尚之意焉。嗚善其誠意。應之曰。是嗚之素願。而非
所敢望也。既而終役歸家。子達自袖以贈。嗚呼。先考
捐館舍。堂土未乾。奉 余東役。淹滞三年。心常西悲。
今也幸得代而帰。欲承歡於膝下。而九原不得起。子
達何人。為此希有之惠。恩意之懇。何如耶。拜観之際。
顙眉流動。宛然如自承謦欬。親聴家庭之訓。乃悚然拝而受之。
吏裝潢以傳於家。聊書顛末於其後。又書一通。贈之子達。天保辛
丑春不肖子嗚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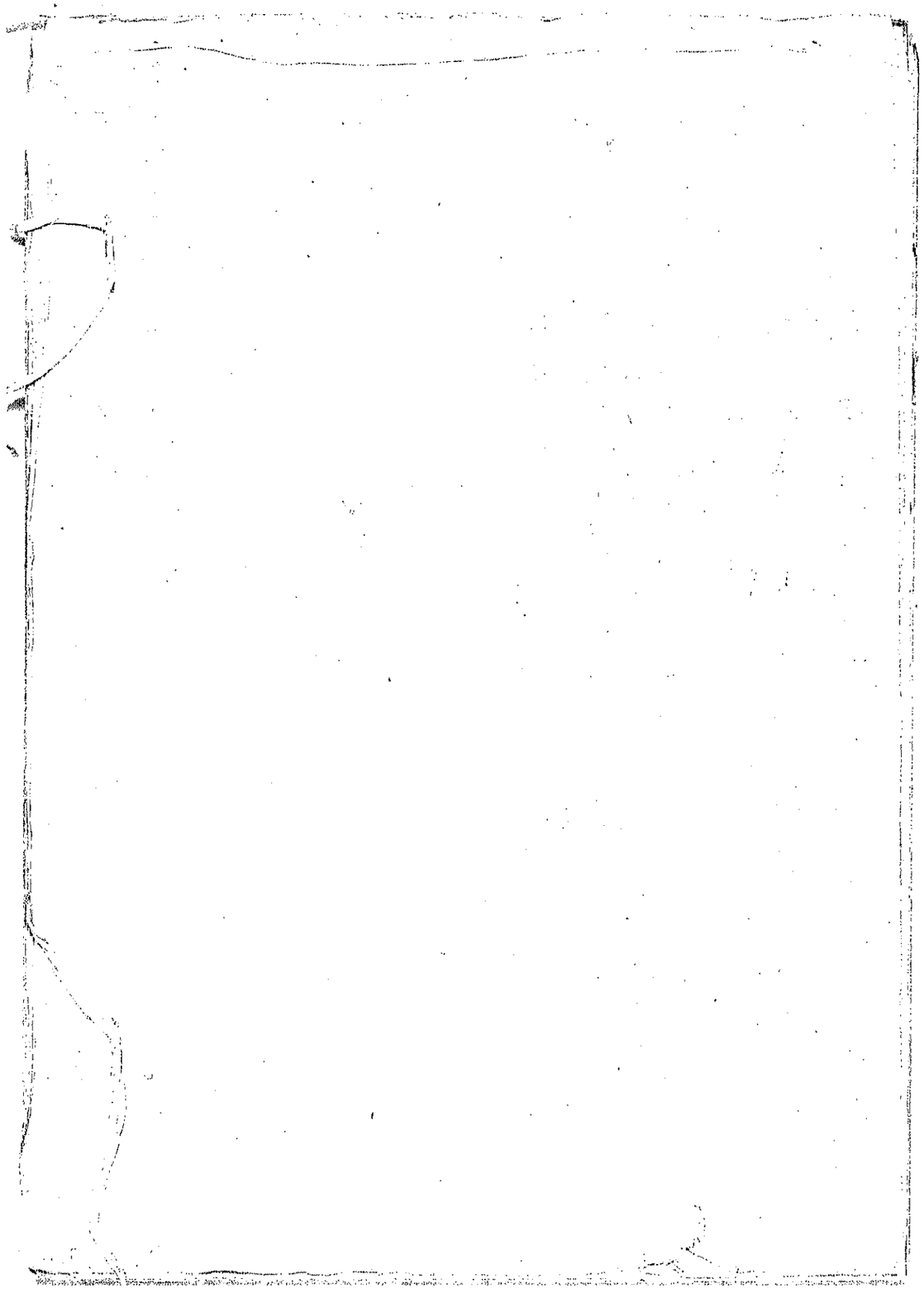
史称機山武田公嘗余工刻已像于鏡。自視曰。殆類
不動佛。吏訖事及索曰。我死四隣窃入視吾像。不敢
加無禮也。吾秋山氏。武田宗族。世服属為之股肱。
至伯州府君。在高遠及岩村。与甲相始終。威名烜
赫。眠月府君実為其曾孫。先考嘯武傳武田兵
法。景慕之至。嘗求其画像於族属在郷者而獲之。乃
裝潢之。每歳首荘厳供酒及饌。以為恒例。今者宗
兄恐其傳久無證。令嗚題其由。尓継憲述事之一端
也。原像蓋迸逢軒信連之所画云。与史所言畧相仿
佛。易索以合琳者為異耳。嘉永二年己酉秋八月秋

山勝鳴謹拜題

識人 一作

識人之難。聖人猶憂焉。故象恭之鯀而任治水之責焉。
晝寢之宰我而在言語之科焉。聖人且然。況学者乎。為
暗於識人。其於隆師取友之際。有以誤終身者。如之
何其可不講識之乎。(一作揭)其方在大学。曰格物。(一作致知)蓋唯
暗於理。是以観人之際。冥然無知其賢否。處事之間。
悍然不覚其是非也。今夫昏夜有火。雖愚夫必先急
呼点燈。何也。昏夜不點燈。以耳目手足不能為其用
也。(今俗一作晡分)吾儕欲識人之賢否而不致其知。(一作由)猶昏夜有火(一作燈)而
點也。其顛倒狼狽者必矣。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
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庶乎可得而識矣。然則知之未

致也。不進人取友乎。然豈特語先後之序耳。其在官
進人。取友資善。固是目前之急務。其唯尽在我者以
應之而已矣。且進識人之大畧。文公嘗云。光明正大
疎通洞達。如青天白日者。君子也。反依阿渕恐。回互
隱伏。什結如蛇虺。瑣細如蟣虱者。小人也。此可以概
其実矣。若夫一見瞭然。無所逃其鑑。則又在吾学之
進与不進也。



白賁堂文稿

演武登記
陵松說
愛芭蕉說
射說
題汝三等戰圖
楠公論
三利亭氏論
陳美宗論
題嫻柯圖

贈南公主姓序
○、重渓記
○多度山頂記
後徵宗本紀
吳芝岡壽序
○、家茂八十壽序
○、春壽老公七十華甲序
○、推說二首 贈南
送小野氏赴任序

送玉井子住序
○、山居記
送烟王壽序
○、書東山相公畫像
題汝南金時像
○、長沢戦地図序
○、読李元集
○、存愛楼記
後韓文公上宰相書
高秩論
○、記負荷三神陰代
世宗論上下

秋田文庫
ヨ-241
7

叙事固貌如斯事實繁碎要細非容易筆下所及

瀋武紫記

我藩以典每歲以仲春仲秋有事於祖廟初老公毅封相攸於小峰城內北小路循山刊木鋤巖塹東羊腸設廟以安神主使國人皆知崇祖敬先之意告有司曰今廟已落以年之吉以月之祥某月日將有事於廟具設正之旗施堂之陣示治以不亂也

是
祖之意也、既而又選士之雄於武者、以演其技、
尓後為例典、其陣列步、雖士人不容寓目之、其
演武也、凡為士者咸得與見之、共於城內和嘗
郭、先期選士技、凡五、曰躰曰劍曰槍曰砲、
每技二流、流各二人、一正一副、副以備疾病事
故、亦若有疾病事故、副代執其事、独御無別流、
故四人、二正二副、每流技師暨副、其他贊者若
干人、祭之日、黎明士皆襲朝服至郭、郭在羅城
中、東西數百歩、南北六如之、東南畳之以石墨、
西北介之以土塢、畳為五區、每區帷幕環之左
右、揭旌以表流号、東阪下乃砲場、侯道十五弓、
場北向士耦坐彈限三百、貫侯十九者有賞、躰
場駢之、侯道六十五弓、士耦進、立發乗矢、不限
其数、貫侯十八而叅至二十者有賞、躰場之後
南嚮者為槍場、士皆野裝、其數少一千、多過三
千、駢槍場而稍西、南嚮者為劍場、士皆野裝如
槍場、其数少二千、多過五千、劍槍兩場所面、乃
御場、士皆着袴褶、埒尽處掖阪趾、當砲場後、西
南阪有衝門、名曰和嘗、西塢下拭地構厩、又有

一室、茅茨蘆牆、天夫統祭着、其他有司咸在焉、
時巡郭中、
公以三四着朝服而至、蓋其敬也、是日也、辰牌
至於申牌、終始之以拱、報申終事而後布席於
兩廂上、凡與祭着皆就、大夫傳
公命勞終日之演武而罷、越翼日、令允與祭者
詣於
廟焉、

愛松說

小人之在位、窃寵妨賢、無所不至、此時也、君子
在朝則聚黨、在艸澤則無由進、世而值國家
難、宗社存亡之日、彼小人者、捧頭鼠竄、不旋
尾乞憐、惟義免死之恐、唯君子處之泰然不動、
在朝、則以死衛君、在草澤、則投袂而作、惟力不
給之恐、若夫衆木之蓁々、吐華含英、實可悅也、
世此其一時而已、未能保其常久也、此時也、松
樹在衆木之中、無吐華之觀、無含英之愛、殆乎
歲寒、而當歲寒栗烈之秋、衆木之蓁々盡帰

奉某、唯松檜秋歌傲霜雪之烈、見貞清之操、世人不察、往々以為松樹無觀、而花木可愛、可謂不知所愛者、如花木之擅美於一時、則小人之態、何以加焉、松樹之挺峙末凋、則君子之操可不愛乎

愛芭蕉說

以我白河比之於江戶、炎威猶殺、而寒威倍之、加之以霜露蚤隕、若此若木、其性脆者殆不耐或植之乏蒼々之色、又迨而死、余性愛芭蕉、然其性亦脆弱、霜露才觸、則忽為失其觀、而況於雨雪菜々之際乎、實不堪保其生、是以先於霜露未隕、移之於溫煦之地、埋之深封之厚、而後始得保其生、春日暖和、氣清潤於是乎、除封壅植之於庭除、無陵喘萌芽、旭々晝暢、至季秋、又移之封墉如前、余之於芭蕉、為之用力殆心、其已至矣、雖然、以其數移植也、動一年痺於一年、甚則至於併本根而斃之、如江戶則否、嗚呼、一草一木之微、尚如此其曲其土、而有生與不生、而況於人乎、不可不審其所憂、姑息之俗害仁、不斷之俗害義、大哉不憂之、則克之深治之、而

未盡說出却是以自有餘韵作文解此味始可与言文矣

可以洗其偏、不出、日染一日、幾何不為其所禍、
余於芭蕉、不以其主之偏、而舍之、孳孳為用力
弱心于此者、其還無意也哉、以為之尔、

射說

三士學射、同師相與周旋、夙興夜寐、孜孜、
不敢少怠、為、當其心在於射也、采色陳於其前而
不見、声音列於其傍而不聽、肥甘之美不以為甘、
輕煖之宜不以為安、其他一切嗜好漠如、唯射
以為事焉、人之以為強而不息、國其無雙、不特
人之言之、已亦以為然、頃之、一人以傷掌而廢、
一人以厭殼而自廢、一人以至殼而不能
發、亦遂廢、是以人之成理相與噗射之不可以易
為也、嗚呼、是無他也、心志密体、縱送之間有変、
不合法尔、不然、何有是病、故射以中為善、而中
者不必善也、必也、心志正、密体端、縱送自有法、
而後中者為善也、豈唯射哉、學亦然、苟虚心平
氣、不從事於博文約礼、余恐有三十磨射之憂、

作躰說

題後三車戰図

後三車戰図一巻、葉氏之所藏、余嘗閲之、其図

尤古雅、而不知其為誰氏之筆、嗚呼是役也、蓋
兆於真衛之不遜、而成於武衛之不智、而終於
兄弟胡越、顛覆宗祀、甚矣民之不幸也、瘡痍未
瘉、驅之於軍、邊警已弛、烽火再舉、齊鋒鏑、血干
戈、肝腦塗地、殆乎無子遺、當是時、微源將軍、何日
又見天日、其勳豈不偉哉、然而朝廷以議以弘閎、
而非声罪揚庭之師、爵不下、賞不及、徒啞三年
血戰之功、使報爲
則小人得志梟雄鴟張、豈以忘身以殲之、何若果
弘閎乎何唯不賞而止宜加罪責而不赦也
而非声罪揚庭之師由是觀之王政之不
振實基於此而源氏之衰亦在於斯乎今也閱
是圖猶能令人抃臆奮髯心在於邊庭

補公論

補公之事、可勝歎哉、可勝歎哉、如夫東奠吞宇
之日、天子蒙塵、大臣流竄、道路以目、未嘗有片
言隻辭之弁其非者也、而況有東向放矢與之
抗者乎、唯公察其河決之機、尽亟夠之節、奮然
不顧、召對之際、以恢獲自任而不疑、余以為賊
之亡不在於鎮倉陥之日、而在於公名對之日、
其城千破劒、石萬之師仰而攻之、而不克、天下

閑之毛解、義兵亦四起、西鳥翔、東奠已啄、會朝
乃清明、夫城漫之雖、振古而然、況大權下移、已
経數十世、天下人民唯知有鎌倉、而不知有京
師、然而一旦恢復之易如彼者、其故何也、北條
氏之暴、雖神人共憤、而非公之能察幾而為之
先、則不能也、以是観之、賊之亡、不在於鎌倉陥
之日、而在於公名對之日也、苟使帝常念筐置
之危、隠岐之艱、而不遺、則発政施仁自不能已、
豈有南山之偏安、興拯剣之遺詔乎哉、然則公
之将欲然楽以終世、然而帝之所為、興其所望
若、每与相反、甘其宴安、忘其酖毒、遂使天下之
事不可復為、可勝歎哉、當是時、雖事不可為、而
幸藤納言為輔、義貞義助長年宗廣親光等為
禦天下之事、猶未可知也、素何天馬下納言遠
去、使公孑然孤立、幣以義掃地、無復余以為公之死不在
於湊河之敗、而在於納言之去、野史載雲州貢
龍馬、幣朝称其瑞、納言面陳周穆愛八駿、国幾
亡、今也政教不脩、天馬之来恐非瑞也、帝不聴、
於是、退而告公、天下之事已不可為也、卿武夫
勢力衛国、能之以死、吾大臣無為臣僕、漫洒相

訣、理或然矣以是觀之、公之死、不在於湊河之敗、而在於納言之去、嗚呼公逝矣、如子如孫、善繼武纂緒、闔門戸於南山之下而不悔者、豈不公之賜歟使之然哉、捕公之事、可勝歎哉、可勝嘆哉、

足利高氏論

高氏之反、直義成之、南北之統一、亦直義成之、甚高氏之愚也、終之為直義之所使、然則高氏無意於反、而南北之立、亦不與乎、曰否、其反也非朝夕之所為、其由未著漸、其斷之者直義也、南北之立、其以無所稟命、其斷之者直義也、夫皇家之失馭、武人窃柄、陪臣執命、專廢立、天子寵逆、天下惕々側目、偶有欲以漸收其權者、事不就、而害已隨之、是以順徳矣之於前、後醍醐過之於後、独後醍醐英明過賢、不以播遷而擾其心、正欲慰祖宗在天之靈、下訣解元々倒懸之厄、於是、捕公擾釰城、為之嚮矣、天下響応、巨猾授首、海内復其舊、將傳之於萬世、至称中興天子、死為不

毀之至、柰何陝必起乎蕭牆、餘烬烈乎時晉、新造之天下、優陷塗炭、遂至萬世不能復此、帝末轉賞刑之過、而亦可見人心鄙薄之態、雖令君不君、臣不臣、而況於高氏之恩寵殊渥乎、世人以謂、敢京師者高氏之功也、不諫則佞也、其諫京師者、赤松氏耳、謂高氏興之則可、豈可以為高氏之功乎哉、及喪亂既平、媚後宮、希旨殊恩、貽狼無厭、垂涎大寶、又天子南狩、別立其君者、以無令於四方也、由是觀之、高氏之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者、直義成之、及覽其奸而鴟之、已晚矣、直義之奸、間尓兄弟、離尓父子、亟埃義滿之僭、義教之弑、義材義澄之竝立、何足異哉、其及興南北之立、直義成之也、雖然、非為高氏之地、而辱之也、其謀直義者、所以謀高氏也、

伏祈
成風

秋山勝嗎拜稿

源義家論

夫俗驍勇喜鬪、以其僻在（地）陋東北隅、去京師相隔僻、不順王化、是以國司之外、開鎮守府、擇威望足服衆者為將軍、以治之、而役有時矣、搆兵相戰、覆敗接踵而不悟焉、源氏之生王家、世任其職、別人固戴之、然安氏桀驁倍命、頼義討之、九年僅能克之、清氏強、義家討之、三年乃殄之、且子生外鎮一方、勢宣王化、以子惠民、允事利於国家、先行而後聞、乃為可、況害鹿象庶、以援国事矣、安可舍之以逮王家憂矣、義家之討清氏是也、而延喜斷以私鬪（而）不賞矣、吾以為過矣、

義家為国司、宣王化鎮一方、其命則王命也、孰敢侮之、夫清氏、何（倭屋）、劒累世来威国司之至、抗之不納、嫡衆與之為仇、非抗王命而何、且也禍之生、出真衡驕恣、奴視註家、此由朝廷威霊未宣而然也、受国司之罪奴視註家、此由朝廷威霊未宣而然也、受国司之罪也、若廷議以此罪義家、則国當矣、以私闘論鴈、則過矣、既以私闘不賞、則當已私闘之罪、其義先之道兄雖然、兩衛、是其當得罪、而史善之載其事、不識廷議以功償罪乎、以為功、則當賞之以酬其労、以為私、闘、則当罰之以正其罪、功而賞不及為刑賞、朝廷輔治之具、用舎之間、為且（以不可賞之功償不可刑之罪、嗚乎、朕一人弁治非堂不慎哉）

（源氏元以家奴再而彼屋奉命討叛乱、嗚私無害被民心（関東諸屋賜称家人北数也）五也）

如此、可謂過矣、（路）然中衆以未藤氏世権、朝廷欽手一聽之、而彼嘗其私而已、天下之事舎之度外、執政大臣非其族姻則不用、婚賢疾能無所不至、年任儒伸尚然、況武臣有威望（如義家是也）哲（義家本手）哉、然（況於武家者乎）義家勇而仁、安氏之孫、従父有功、今又継清氏之職、賞之不可不重、（為其）功将至不可寝制、然（矣彼而清氏之職我之利日夜思而以制之作）賞之師、出溝以手兵威之、以為是可以私闘諭之而抑其賞也、故其上国解七官荒、一言折之曰（以）私闘、為手（滑稽是而後源氏可抑也何料）自中為得計焉、孰知刑賞失當、将士解体、朝綱為也不振、陵遅至数世、伏持其権

以授武臣而添牆噫、
題爛柯圖
木不堅徹則不可以為柯也、（樵者之）布不麄無則不可以衷
賤者之服也、然則質而執之柯固堅徹、而兩服（繫）之布（服）
蓋忠信觀基之間、固柯爛也、未閑服乖、爛
也、豈服幸而質得通徹仙、而柯不幸不維得通徹仙
矣、不經而太甚矣、抛子吾得也、吾人尚清淨、爰無為、
故為設此事、以寓（存）齒之（之）戒爾、為有堅徹之（柯）先
爛、而逢（之）惡（服）却（去）之理哉、

贈南合主叔奉命之江户侍讀序

歲在戊子夏六月、主叔奉命之江户、侍
世子將行、徵余贈言、余學識荒蕪、將何言、固辞不得、
乃為之說曰、有血氣（真）之（之）屬、維無欲、但其多欲流蕩忘
返、以（使）千（迷）之為矣、君子惧焉、孟子曰、寡善於寡
欲、瀟瀟曰、寡為以至於無、其言不同、而實則相發、要
歸使人人存乎心、以為受教之地而已、斉宣雖閉通
而不能行之、以其多欲也、漢文未閑通、而天下作無
為之化、以其寡欲也、向使漢文浮賢伍告以通、則雖
三代無難矣、然則人主固當尚寡欲、而又必待學而

凡物有美質而後可受文之（文）
世之於和白之於朱（絳）（色）
皆（是）以文於和与朱（絳）（色）而施之人之於学亦然（可）以寡欲（可）以就学而有得矣

以授武臣而不職、
題爛柯圖
木不堅、斧則不可以為柯也、布不麄、而則不可以裹
賤者之服也、然則質而執之柯固堅緻、而所服之布
麄惡而不知美、然觀慕之則、固柯爛也、未閱服而爛
也、豈服幸而質得通徹、而柯不幸而不能得通徹仙、
予不經而太甚矣、抑予吾得之、吾人尚清淨、爱無為、
故為設此事、以寓爾、而有堅緻之柯先
爛、而爾惡之服
却全之理哉、

贈南合圭叔奉命之江户侍讀序

歲在戊子夏六月、圭叔將行、徵余贈言、余學識荒蕪、將何言、固辭不得、
世子將行、徵余贈言、余學識荒蕪、將何言、固辭不得、
乃為之說曰、凡
乃為之說曰、布血氣者、無不有欲、但其多欲流蕩忘
返、以伐于小人之為矣、君子惧焉、孟子曰、莫善於寡
欲、濂溪曰、寡為以至於無、其言不同、而實則同、發要
歸使人人存心、以為受教之地而已、斉宣雖聞道
而不能行之、以其多欲也、漢文未聞道、而天下化無
為之化、以其寡欲也、向使漢文浮賢佐告以道、則雖
三代無難矣、然則人主固當尚寡欲、而又必待學而

凡物布美質而後可受文文
皆之於和白之於朱皆也仙弋
皆白是以文於和与朱而施之人之於學亦然仙文寡欲可以就學而有得矣

後有成焉、今也我
世子沈靜寡欲、好學不厭、
出或有好尚之不一、
誠以斯沃之、納諸朝夕以典乎學、使
世子益存乎心、室其欲、寡為以至乎無所以
深望松、則異日德業日就月將、當國莊民、
蒭而為慈愛惻怛之政、未必不根乎此也、是可以為
一贈矣、主丼曰、善、乃書以贈、

鳴非稿

八盡溪記

八盡溪、在多度山西、溪口呀然、進而入焉、山皆峭巖、
劍鋒墨出、溪水注其間、盤石錯出、洪閘水流、避之紆餘
屈曲而逝、有鱖魚、似鮀魚而自放、通溪(溪)獨水(水)數百步、瓜斯
轉折、兩旁(洞狀、愈(愈)展愈(愈)壁)前後(谷為一區域)環合、中豐滿、見(視)之獨區域也、大溪
之浮名、未詳其說也、或曰、溪(溪)會入(會)溫(溫)、即(溫)溫(溫)之譌、
溫(溫)八盡、邦音相近、蓋歷年之悠、山名水姓、亦惟傳
存松山農野老口碑、以致有是訛耳、或曰、盡方言狹
區也、溪居區域之一、以(一)八(區域)以至源、故名、二說褒訟、予未
得其說、當窮探其源、以定其名也、然是遊也、心甚參

下作間石上填為字其間字剝去也

逝溪四字作揭水而逝者

兩旁以下十五字作洞狀忽展忽斂轉折兩旁前後環合為一區域也

若區域六字作洞合為一區域者非
八盡

後有成焉、人也我
世子沈靜寡欲、好學不厭、敬奉（奉侍）
祖考、孜孜不已、或有好尚之不一焉、子行而侍於左右、逆窓積
誠以格汝之、納誨朝夕以典乎學、使
世子益存乎心、室其欲、寡焉以至於無、此余所以（是）
深望於子也、則其（異日）
德業日就月將、一旦當國任民、（子其勗諸）
黻而為慈愛惻怛之政、未必不根乎此也、是可以為
主卅曰、善、乃書以贈、

鳴非稿

八壺溪記

八壺溪、在多度山西、溪口呀然、進而入焉、山皆峽巖、
劍鋒墜出、溪水注其下（間盤）石錯出、洪闊、水流遲之、紆餘
屈曲而迷、布鰷魚、倣（倣然）佯自放、遡溪（溪）揭水（而）數百步、屈折
而杇、兩旁（洞狀、愈（愈）深愈（愈）窄）前後（合為一區域）隘而中豐滿、見（于視）之獨區域也、夫溪
之得名未詳其說也、或曰、溪會入會隘、即彌隘之謂、
彌隘八壺、邦音相近、蓋歷年之悠、山名水姓、亦惟傳
存於山農野老口碑、以致有是訛耳、或曰、壺方言猴
區也、溪居區域之中、八以至源、故名、二說聚訟、予未
得其說、當窮探其源、以定其名也、然是遊也、心甚參

（下作間石上填為字其間字削去為）
遡溪四字仍揭水而遡為
兩旁以下五字仍洞狀愈深愈窄轉杇兩旁前後隘而中豐滿為一區域為
若區域六字仍前合為區域者也
八為

蔚哉文也一字千金使読
者不
者益多欲為乃余勉焉
倣貼蘇辨以貿易欲有補助
于余貧乏焉爾也一粲

舊本得不舍此而取彼也

泝伷自或從水旁

檻泉句伷清泉鴻出也何

臨嶂高、不可而得矣、泝注溪下可二百步、陁磵曼登山、
所以名溪、則將待異日重進、窮探其源而定之矣、

多度山頂記

泝溪左、螺旋山腰而登、途頗峻、用光一下躰、舉山無樹
之可麻、山腹坦夷、細蘚叢生、施茵、湏甚、篁竹匝而鉏焉、
忽聞水声瀉之声俯視山洞、檻泉噴射注沸、相距十許丈、無
由得之、衆倍困乏不能進、有一人裔乳梅子、與衆食
之、於是湏頃消、神氣稍旺、乃進至山椒、則名護屋長
嶼及戎 治城、樓櫓睥睨、佐谷岐藾町屋朝明之流、
斗折蛇行、凡東南山川土壌、皆禊陳戎脚下、受圖品

藻而不辞、山椒啁生杉、欹仕有以呼曰三本杉、之猶既溪田黛山
腰、至愛宕祠、檜樹森蔚、乃排蒙茸、捫巖峪而下、遠極
險、顛躓数、而後始得達山下、
読徽宗本紀

聖人官人、各取其長、終身一職、以專任之、契之司徒皐陶之
士是也、意謂、不如是則不能致至治之隆焉、後世人
主官人、久不過十年、或五六年、或二三年、甚則朝命
夕免、雖有賢与而不能竭其才、亟矣、治之不能及
乎古也、稍徽宗之於蔡京、任之專且久、可謂庶乎聖人
之用心矣、然而未悛、終以開女直深入京師、靡沸、賫皇

契字陶之下当右有之字

未使其用四字当削

今茲戊子旬壽八秩九川之望開遮補觀子姪詵族
荼以賀余不耐歡忭輒進席誇曰君子有三樂鳴也
固不敢以愧恥於天於人且無教育之力矣今尋父母
在堂兄弟相賀於膝下飲酌陶陶公等已樂其二不如
鳴樂其一之勝矣其二者君子所不難乎客迺爾答曰夫養也者莫大樂心爲子戒在
學爲即是非教育之大者乎君賞之人榮之而父母兄
弟相歡樂爲即是非尋於父母兄弟之間至悃至愫之
辱山盛饗其誰不著之子其有之是以勇
而以獻酬交錯焉賓主酣忭迺而思之翁乃

肉禪、嫁禍太子、佗之身為楚囚、京亦不免于窮死、
久乎任非其人也、抑徽宗之所以任京者、取何所長、
而京之所以自任者、果何功業也、人主不患無賢、而
患不能知賢、不患有災、而患不能知奸、徽宗合思勿
諭已、後世人主不可不鑒焉、

嗚呼

靈芝頌并序

今茲戊子秋八月、牙城生焉、恭惟、公家太公執大政、踐仁之盛、市童走卒、尚能言之、今公纂脩德、移封蔡土、於茲六年、舉城懷之、慕之、如赤子之於慈母也、嗚呼、此誰致、而亦未嘗之不由、公德洽乎上下也、此其所以有是祥也、欲臣不敏、倘負於學職、寓目盛事而不述、已也、乃敢為頌、其辭曰、

神廟朝陽門庭、有芝
祖宗以來、積仁累仁、以至
祖宗盛、
公德洽乎
溥我、來城、民悟人和、顧俗振人、天鑒在下、芝生朝

陽、玉莖嵩、昭宣厥美、煜煌厥澤、於皇休祥、祥之未
究、積功累仁、厥由孔童、烈、　太公有勳、有績、厥
明用晦、今公倪甫、惟輸惟屏、懋德不怠、柔城懷
之、民之父母、有征無遠、天心默佑、介以景福、思有光
輝、（三句一連而用韻）

秋山鳴拜稿

家嚴八十壽序

猶人廣座、鳴輒誇曰、鳴（之不肖也）知淺行拙、無一如人、歩矣、然
有公等不能及、五一焉、孟夫子有言、君子有三樂、父
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天、俯不耻人、二樂
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鳴（今）父母俱（在堂）慶、兄
弟無恙故、就三樂中而得其一焉、此所以公等不
能及也、猶人藉藉有羨慕之色、鳴退而揚揚自負、
今茲戊子、翁壽八秩、九月之望、開遊称觴、子姓洗洗、
族姻爛盈、蓋翁事上敬、執心不回、其治家嚴而不酷、
雖以鳴之無似、輒得無大過、世人之於家、不過乎炭

鳴字当作冥
上故字剏生旁　所以字似当
在不能下止此字

幸字似当剏或以顧字校
之可

則過乎寬、寬之過縱、至無忌憚、茨之過酷、至衆溷、今也俗之於家、治之溷其亦不止若乎、夫事上尽之道、与治家溷、其亦固先王之所以品節為通、苟能之、則亦一家之哉咸輔相耳、位育耳、溷其寿、溷其福、則天之報爾、於乎學我、乃佟延之後、稠人應酢溷將對之而涛矣、

復特仍將復何

奉寿

老太公七十華誕序

多山七字仍少黄髮眉寿之福

和○多黄一句仍及之妙

貴顯之家、多而短矣、札之禍、士庶之家、多黄髮眉寿之福、斯二者、果出於命乎、貴顯之家、富贍有餘、奉已優渥、具備無一不如意者焉、惟其無一不如意者焉、是以縱耳目之欲、窮口體之適、淫泆流蕩、不啻如害其軀矣、賢者猶不免、況中人以下乎、此貴顯之家所以多而短矣、札之禍也、士庶之家、貧窶不足奉已、洒洒薄薄、無一如意者焉、惟其無一如意者焉、是以耳

不自知三字削去始覺句法之健

多山句仍少黄髮眉寿之福

洒洒四字仍古的切以陰聲字協之何如

不從不羅四字仍自然原語乎

不免不能等妻俱弱則可

多黃一句作反之印去仍惡印此仍美印之有二字削之可能盡六字移置以學下印此筆空削去

蓋未有三字似欠誦味

者矣此士庶之家所以多黃髮眉壽之福也矣壽稟之於天求之而不可獲去之而不可除矣賤何別之有其惟節嗜欲定心氣更裨以學則雖未能必大在天者能盡其在我者而無憾也無衆人蚩蚩溺嗜欲而不知節之損心氣而不知定之去極多矣至於知嗜欲之不可以不節而節之知心氣之不可以不定而定之益盖未有也若至於天資之明學之至不須節不須定心氣而心氣自定者則老公是也

老公天資英明加之學明天人之理人世夭壽屬之於天盡其在我吾以立命焉今茲丁亥壽已古稀正月之吉有開筵盛儀臣幸遇茲凡豈可無一言之頌耶伏惟老公身處邦伯夫顯之地奉已優渥無一不如意吾爲而無一毫世俗淫泆流蕩之習能去凶短夭札之禍而得黃髮眉壽之福壽已高而德已昌此豈非以天資與學耶則自今以往其壽之益高而可頌其德之益昌而可仰者不可禦而臣頌亦不止於是爲也

人世句須削

已當仍登

缺去一句削去或補以成賤其惟命者二字之可仍也

雜說

虎豹生於山澤而人憎之、馬牛畜於家而人愛之、物之獸也、而愛憎之異、其所處之使然、狄向使馬牛生於山沢而虎豹畜於家、則將憎馬牛而愛虎豹也、果然、服來之用、將不在馬牛而在虎豹、周公之駈、不在虎豹而在馬牛、虎豹雖狄、服乘與遠駈、聖人豈容私於其間也、我亦依之性耳、愛憎之実、不以山澤与家也、明矣、通者天下古今之所由、狄氏所謂適、可獨行於其土而已矣、今不能皆狄、其亦異於馬牛與虎豹矣、

向日之晴、在春則以為喜、在夏則以為憂、一日之雨、在夏則以為喜、在春則以為憂、春陽和煦、雲淡霞輕、百花競先、一日之雨、失其観、夏日炎熱、氣隆赫然、萬雨一日、既不堪、況向日乎、然春雨、品物待之而蕾、夏熟、品物待之而暢茂、與夫秋收冬藏之功、各得其時、然後為能盡其職、焉可以私情憂喜之、我國家得賢而興焉、失賢而衰焉、其不可徇私情、奚雷晴雨、慶廷君臣且猶相戒曰、任賢去邪、而況後世乎、賢者之言、春雨裏熟也、小人之言、春晴夏雨也、春晴夏雨易悅、春雨夏熱不堪也、易悅與不堪、所以遺後世人主

畏在也禍也

東盡有數畝之園也世以下文推之者作東の之カ為是

東廣觀桃記

白河□之地近乎山遠乎海廢壞多矣土人往々就植以梅桃櫻藤之屬余在鄉與一二交友遊賞焉有年矣甲冏去遊江戸江戸之為地墨水殿山之勝其他以花鳴者非白河之可比也於是暇日輒出遊興尽而還以為常矣既而移乎東名東名地近乎海遠乎山寸土尺鹵必墾闢梅桃櫻藤無地之可栽植矣其或有所植(皆生於里之外)以余兩耒日浅也未遑探之府城東南瀕海曰東廣提而耕乎其中環以松楸南面缺處補以桃數百株開花時爛熳繊錦今也偶得暇日観于此途聞老父相語曰花候可矣但恨以其妨田斬伐之比爲失其半既至果如其言余於是乎有感大白河與江戸遊不可復矣今青布是遊而羅斬伐之慮以失其観使余悵恨與所控訴又自省桃楸之微一(ナクテ叶ハヌの)則遂其生一則傷其旦以其土殊也古之君子擇其屬而扶我

○讀漢武止田輪臺詔

崇神僊事四夷信譎佞而殺太子其所以用心者豈亡國之為屬民之事而已矣世之論者與秦皇並稱

蓋以此、然秦皇死而天下瓦解、帝崩而四方無虞、其所為同、而治乱異也、蓋是詔之有無使然也、帝英敏明達、即位之初、励精図治、既驕心一生、王恢之議用、藥大之說聽、董汲擯棄、来孔用事、而帝則以為功徳之盛、駕三代而上之、使帝伶於此而已矣、則與秦皇何別、特其悔悟、建思子之宮而族江充、悟方士之妄誕而禁神僊、而是詔之出、蓋痛慾艾、壅蔽消釈、以復其初、此所以刘氏社稷危復安、傾復培、而與太秦皇異者也、然則是詔之係、不亦大乎、

送小野民表序

嗚入黌舍之明年見民表於三戒堂嗚幼與民表別無幾遇之傾無幾而大未詔為誰也就問之而後知其為民表也且見賀其無墓風表語以入黌舍居数日扵移黌舍匿聽其言論則毅然不可犯也久見其威儀動作之間則亦毅然不可犯也與之游三年間其所資焉者多矣其遇暇日出遊亦未嘗不與之俱也所遊之最樂而不能忘者在吾六園館館在城西大冢孟吾老公魚遊之地園方数千頃畳之為六凡園中所構亭榭臺観以至一艸一木

頗不経之語亦自見叙事之妙欣慨之

序仍當為豈之訛

之徼望之而莫不生欽慕景仰之心留連淹滯盡日
之力樂而忘還矣然所得於我者深則彼之所有不
得奪之所積於我者厚則外之所誘不能擾之今吾
儕之於此園豈徒動於其心此豈無由所見而
務其承乎昔者老公在國之日勵精求治民歌其澤
育之仁吾儕至今尚得與浴其澤矣今也閑逸時招
遊於斯園也斯亭觀酌斯池沿洁盤無異相遺今觀
園其草木則公之所手植其亭觀則公之所身經
凡吾足之所踐目之所觀莫一非公之所樂樂而忘
何不欽慕景仰留連淹滯盡日之力樂而忘還耶恨
吾儕之徼望之而莫不生欽慕景仰之心留連淹滯盡日
之力樂而忘還矣然所得於我者深則彼之所有不
得奪之所積於我者厚則外之所誘不能擾之今吾
儕之於此園豈徒動於其心此豈無由所見而
務其承乎昔者老公在國之日勵精求治民歌其澤
育之仁吾儕至今尚得與浴其澤矣今也閑逸時招
遊於斯園也斯亭觀酌斯池沿洁盤無異相遺今觀
園其草木則公之所手植其亭觀則公之所身經
凡吾足之所踐目之所觀莫一非公之所樂樂而忘
何不欽慕景仰留連淹滯盡日之力樂而忘還耶恨
學無暇日遠遠脚跟不得數于斯矣盤而興情不能
忘乎於此焉往者敖月矣而民表又遷告歸其鄉不得一言
以通於其行邪雖然使吾通民表之義邪民表之義
何俾吾言使以言相告邪吾學之淺陋也無以告之
也其可通者莫若遊焉遊之樂而情其不可復也
嗟乎民表之歸鄉也吾其誰與為後遊矣民表
其睽歸乎而再遊可也盤乎盤乎其勿使吾後遊荒
想像作感歎
商字不見生卒考

下手雖現在子德
身上之言亦種生
常談之兩者明

江户學于蕃黌者若干年一日愀然語余曰某也不
才離鄉未遊者既四年矣學不加脩識不加進而歸
期已但將更增歲頹勉勵以服學奈老親在堂年並
古稀恐侍養之欠其人失其時李密所謂事陛下之
日長而侍劉氏之日短者吾將歸養言未終歔欷流
下余曰孝哉子德是人之所難而子易為之苟存此
心雖舍學而歸當無慊焉亦何憂學之不就爲往古
來今學之不就爲往而遠者余嘗窃謂人之常情
厭厳而樂游惰人子之在家有父母臨之雖有所
欲而未能專之也為之父母者亦常欲其勉善以成

言若曖昧不明
不徹矣多少之甚
心若海云使人加
再思恐在此等第

名勸勉程督無所不至矣惟其嚴厲豈以動厭惡
心生之其離鄉遠遊也雖不無嚴師畏友要之與其
在家之嚴厲有間焉豈以往〻或樂游惰至於流蕩
不能加脩評者而志還大士之遠遊果何為也蓋將明彼忠與孝而
以望老兄之高堂行之於已也而今如此為在其為學也
厭惡等字作其減 行之於已而今如此為在家之嚴有間焉豈以往〻或樂游惰至於流蕩
子司業責諸生久不省親者歸養安得如同書者以能
裂無章也

正世弊俗之所以語余者其思親之切謁然于
言辭之表其自脫於弊俗之識超乎
又嘗謂讀書學文明其理也事君養親行其所明
也子德歸就而用之間而行之其所未明者就師友

而已則有裕矣余先子德而在學質頑才鈍百事無就且以老親在堂將以明年奉歸養風樹猶
意則風木之悲即世間友愛之情旋如子德之言不
不能自禁也
不能自禁也
不能自禁也

四海無事云〻則君子宜出而仕今謂之固其宜下語恐有病刪去固其宜云〻以下十六字而改樂山居自爲佳處云〻七字似山居自清何如果如此則此段一往路說不到下面山居云〻樂此樂世世云〻之句不應牧宋頗似有意仕廣宋爲罷清談爲

耳。故其隱處。非畏俶視。不欲。則不久復出。彼竟之所存。非爲貴而已。非在山林也。若夫四海無事。明良相值。百事就緒。當是之時。樂山居。寬裕自得。優游以終其身。固與匪也。逃而不仕。無戚君子所以惕焉。徵聘之至。豈無幡然之應哉。其所以誘掖奉辭抗山居。非爲逃世。幡然出世也。非棄世也。幡然之應。非有以裨益於天下。山居之樂。未嘗其所遇爲。竟分而不願乎外。就其所求焉。書以爲山居之記若宜有

佳未下一轉語於可不然恐名處其實了

作而後於可得也何妙

不圖題易住

存字恐或不當

六字似未安

送畑君籌序

學必待朋友講習而成矣。雖所謂講習者。兼通邑大都文物之盛。人才之衆。而後始得益而有成。若夫有志之士。雖不固頼他人而身阨扃寒鄉僻地。又無朋友講習以補其仁。孤陋寡聞且蔽夜郎自大之譏其所存。孤單不可以處世用進萬事也。公家取明中。未之文教太興。之際凡振作之學不之其人。士不待之通邑大都。而得朋友相資以成就其學。然而往之或去之他邦以求往進之。余抵不淂不爲之悵然失望也。是非余之私也。則公家數年之陶鑄。一旦翻爲他人之有。乃爲何等曲可惜焉耳。川碕

君籌思拘跼。少頃敏。既学與月進。文与歳長。余謂
朋友固匡得矣。戊子冬。思拘去学江户。既後亀井氏
矣。今茲己丑春。君籌為畑氏所養。亦将往江户。
公家陶鋳之厚。雖信多士。無俄頃奪二良友。不狄狄
耳。久之。既渡以為。雖二子去。而亦在藩邸耳。非夫遠
非。則必将帯所得之矣。湯後依凩。及所吾輩。解其疑
惑。開其蔽塞。豪賜不少矣。君籌臨別求余文以送行。

之字仰当所刪

君子之言恭謙
之徳溢紙。

俾斯文章先生亦敢当

乃書以與之。并以示愚拘。亦惟亦余言之是非而已。

木圭先生送緇跋

文化初。蒙斎先生帯僕駕。往来東都。大率無虚
歳矣。受聘宋圭先生為学頭。侯於為一時作也。
寿翁然従之遊時年尚幼。而問安訓誨耳。然心窃嚮
往之。無幾。先生有
命家移東都。亦未承謦欬
也。十有餘年。文政丙辰冬。擢教授。復帰白川。会鳴上請東
遊。不得一侍画丈以承謦欬。明年秋。公家移封。
先生西遷。鳴玉東都五年。以十年二月亦西来。則
先生既去職。蓋以積病不食。辞副就散也。嗚悵久

落泊中并然有次序
可謂歷卷。

二改窠果是若
勇勲乎庶上矣

余之所以重云云以下廿五字卽意未滿為佳恐欠妙精錬

之。既以為。先生雖去職。而幸所疾尚未深。時上其堂。咿其疑義。庶乎匡積年之渴矣。孰謂先生又去我而逝也。夫鳴之於先生。欽慕之深固非一日。而終始參商。使我未從。負之慨。是可嘆也。先生學無所不通。尤善歌詩。平生所作甚多。聞者傳送鏤于其家而得之。好敢述其歆慕之久不能如願。以書其後云。

題陜田公時像
世之称陜田氏者曰
與幼而在是楠山中
江山賊。夷將軍太郎。其雰無敵。其勢無比。以是徐陜田氏。知不
田食蒋排。余之所以重於陜田氏。知在其源云之逝。

隱而不仕之高且偉也。忠貞而好冨。厭賤而欲貴之常也。況源云之逝。嗣主幼冲。止而捕之。何為不可也。然而陜田氏以為。吾之出為源云。、而逝。吾事終矣。可以去矣。是以嗣主之止之不肯也。渡遠卜部之止之亦不肯也。浩然高擧。隱而終焉。於乎。赤龍形雲。猶有深潤。所鍾。固已異於常人矣。誰謂力制猛獸勇冠三軍之武夫而有此事矣。

鳴林鵞

書東山相公畫後

公之逝三百年于斯矣、公之畫貴於天下、人之視也、不啻金枝玉葉、此豈公之意哉、(雁仁陰為)公之政、權臣跋扈、日尋干戈、喋血輦轂、四海井牖、公則退隱於東山、寓意於茗謳、又以餘画為樂矣、(名)如無復有為足樂、而置(含)天下於度外之也、我因仍之餘、威權下移、雖名為大將軍、手無寸兵、左右沮不為之用、況權臣矣、所以寓意於(古人未嘗之)泓水聊以焉憂而已、其志可悲也、公之画、夫於天下、此豈公之意哉、

(皇子皇孫子孫用工心不多)

(之下答毒方被于四海)

題補公像

有人於此、事是君、不以用舍戚心、国家一旦有倭急、躬為之蒙大難、闔門無唯類而不悔、非忠烈之士、見理不惑、則不能也、言則不聽、諫則不行、勿諭已、一言之不聽、一事之不行、且移徘徊怨望、甚則執戈入室、如之何其蒙大難而不悔、況闔門無唯類乎、建武復祚、公力為多、而賞之不酬、任之不專、功虽成而中毀、知其終不集、尚鞠躬尽力、一死以報国、於是乎、乃公事畢矣、然其逸容之逸、成尚能使孫子興南朝之天(其隆)、闔門肝脳塗地不辞、非自信之篤而不悔乎、(其敢何能全此)孰能興此、惜夫、使其委任責成、則何畏高氏、何難盡義、何(憂)芳野之偏安、(孰謀劍之)

読韓文公上宰相書

無才能以施世也則已、有抱才蓄能、當出而施之天下矣、豈可默、韞光

蔵糸、與山林遁世之士同帰哉、雖然、孚聘而後動為倫礼而後就為
賢所以不苟非徒自為尊大也、苟則不果
廢之際、不可不苟也、夫文公生抱不世之
非其盛年銳志、欲一出以拯天下乎、殊不知身一屈而道亦屈而身矣、宰相之
衆人視之曰、彼意欲富貴、実無他雖故書數再上、足数踵門、而閭人辞焉、仕宦連
憂不得志焉、豈翅数之奇已哉、雖然、他日得志立朝、仏骨之表一上、天下震動、不幸雖言不
聽、身竄南裔、而其所以補世道人心者不為小矣、此公之所以為公者、又豈不可不知
也、

嗚非稿

商鞅論

人主之導、内之有皇后太子之親、外之有大臣之厳、為有可而職
固多其人矣、方是時、小人非有一日之素也、而率然說之、宜其雖也、然終得其
親信者、其得何術以致之、人主雖賢而未嘗無欲也、曰驅騁田獵之適、曰変
滋章令之煩、曰封禅以誇四夷、曰殫兵以富国、曰用兵以招境、曰侈仏以求福、不
出於是数者也、一旦欲棄而行之、至親争于内、大臣執于外、不得以従其欲、無幣
者之視無敝与之行、未嘗須臾忘也、惟是一賂、擇而投焉、量而入焉、又待以漸則可
以得志矣、及其久而得親信也、大臣廷諍、以專国之嫌退之、群臣起救、名以厠壅蔽
之、其極、皇后言之則廃皇后、太子言之則黜太子、務其親疎以集可否、鈎逢人主之欲、
以固其位、小人之干君、既投其所欲、又漸以入之、如此其巧、而有迂畳術別為一捷徑、而

車鄒(邾)濟若商鞅之忉秦是也、鞅豈不知說君之可以漸而不可驟哉、彼平君之急也、見效速、鞅衛人、一旦入関說孝公、其說之不行、不待知其而後知也、然而三見之後、終得其志者、能投其所欲也、變法事令、孝公之所以存心、其術未發言者、特為甘杜一二臣耳、而鞅預辨折之、莫漫容喙、於是国家之事一以聽鞅而不疑、是以太子之至親而摩之不頓、大臣之至戚而刑之不逭、將移其親戚以集于鞅之身、雖然術之捷而刻折不近人情、投之以難、故其於太子、雖摩之而不能磨之、其於大臣、雖刑之而不能殺焉、有時乎費人主之憐矣、所以不免于大戮也、讓孝公狭土焉、使憐太子之意發矣、則鞅焉可免也、鞅亦知之矣、而說之驟也、未如之何也已矣、方鞅之說孝公也、自謂術之捷、投之巧、歷世莫及焉、及其勢窮智窮也、出入載甲而無益乎黾池之戮矣、鞅之所以為巧者適足以見其拙也、

西銘為仁

存愛樓記

凡物未有不得其養而能全其真者也、今夫草木之於春茁然生物莫能遏之、傒方是時人不異其秋成之生具慈愛惻怛之理、故其接人交物此心油然自不容已、然猶有時乎失養則雖有是心而真然而已、悍然而已、是以先王設所以豫養之法將使以全其真而無真然悍然之虞、方其娩孕之時、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声、口不出敖言、胎教如此、生子為得不明睿、其既生也、能食即教以右手能言即教以唯諾及

言先行不倫為不成文章

其七年則蚤其別又其八年則豫廉耻十年出而就
師以習幼儀二十冠而学礼慤行孝弟三十始有室
四十始服仕由夫觧食觧言之教以至四十始仕之
年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皆莫非所以養其心
而全之天成之資自然之性以涵泳之蕴蓄蚤悟
之行及父兄秩然仁恵之恩及家人及移之於政也
在一邑則一邑被其沢在一郡則一郡被其沢推而
至天下之廣莫不皆然雖委任不同蚤於小於大各觧
尽其才而無遺憾此先王所以豫養之法如彼其備
而天下之廣無一人失其所又如此其尽也

後世教学不明其於娩孚之時專恣驕怏何所不至
其既生也飲食即貪甘脆饒言即悖嘻悖男女無別
出入無礼学無禁師博学萬志又何所問也其於先
王之法舍而不問是蚤進服仕命一官則快快曰吾寸可侵國濟民安
能拘拘於小官錢穀財貨簿書期會賤有司之事耳
吾豈屑焉哉及其得志也執拗幸隔刻薄慘毒無
意於培養國家之元氣牧濟生民之艱苦是以在一
邑則一邑被其毒在一郡則一郡被其害推而至天
下之廣莫不皆然雖廃斥不拘然於小於大皆服其

刑而不悟此時王所以豫養之法如彼其廢而天下之廣無一人不被其毒也又如此其惰私旁觀方今列藩世仕士自少服仕不能得畜德待時如先王之法然為之父母也尚使其在幼時慎其習稍長就學隨師而以養之則仕職在官之際庶幾乎其於人必能有所濟学也不可不慎且勉焉也善夫程子之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則於人必有所濟水上其所屋之棲名以存愛益取許此也余之於其未嘗倘交是以不能悉其為人況其幼習之善否吾不能知也然吾固宜其職為計吏於日匆匆出入于錢

穀財貨簿書期会之間有暇則讀書琅琅不倦也世人心職在閑散勉强讀書及其就繁劇舍而不頓其心職所謂劇矣猶如此不須問幼習何如也今未見其為樓堂無量也乎為其事宜在閑時養此浸心於讀局動時奉而行之果如是雖小官如計吏者其於人必能有所濟君子樂成人之美及其清祀吾不得不樂而道之

[illegible]

雄伟忧怀不已每
登佳景辄有
忘归之意
为太尉屏风
之
是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功為中務卿征東大將軍性未詳通謀興復事覺
誅後不知所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仲矣長駈而進四海可傳檄而定矣然其畧辭請和也恢然以天下蒼生爲念遂命駕西上群臣爭諫咎不聽於乎亂離之世兵弱土狹尚不度其力以求逞無欲況兵強土廣攻取戰勝何所顧慮而不爲也然而不潛救之天吏寧遑三十餘年有征夸之拜亦不能戰逞欲以虐民誠者以謂是心胎後來無霧之治爲庚寅秦觀是圖手脫翠堂當日出奇以制勝之睚歷〻指掌乃銀清瞻禹序其首而藏之

嗚梓德

家十

君諱元貞源姓森氏稱主馬山城江津人仕我鎮國公于淀卒葬其鄉正福寺先塋之側子孫從公家轉移二百年矣遂失先塋之所在陳功深悲之百方搜索終得之而獨君墓無在焉寺僧圓教一日如有所夢穿先塋之側二尺强獲之文字歷〻可徵矣馳書報我實天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也越明年陳功親拜墓新建石勒以事由云八世曾　来名世

臣陳功謹識

自朱温篡唐称帝、至趙氏陳橋之變、中間凡五十二
年、歷八姓十有一君、天下惟兵強馬壯者為之、人視
社稷以為傳舍、擇勢投利、廉耻掃地、嗚呼、倫理
之壞乱人心之偷薄、至五代幾乎其窮矣、唐有莊宗
明宗之賢、周有太祖世宗之明、非復無意天下恤兆
民之意、移風易俗之志也、而稟命不長、為仁不久、壁
之旱餘小雨、其乾暵可立而待也、必非得賢明相承
以至数世、仁政德沢、渝肌膚、浹骨髄、若趙氏則不能
矣、世宗以異姓承太祖之後、憤中國刑弱、慨然有一

四海之志、立二秩限、布均田法、以誠信待群臣、暴壯士以補軍、征伐之日、禁虜掠、止侵暴、輔之以王朴、賓儀注、賢興礼定樂、朝廷濟濟、遠邇「邇」方是時、世宗奮武、猶盛輔弼得其人、民心固結、無敢解體、然而昊天降喪、不憖遺老、王朴既沒、世宗登遐、环王未軌、黃袍既加、點檢之身、詫孤大臣及為之推戴、百僚莫敢忤視、所以簡拔登庸、選之於後嗣也、適足以為趙氏之資而已、豈不悲乎、惟其人心之不可以已、內之韓通、外之李筠、李重進、雖僥幸能唱義聲罪、然覆敗不還踵、事遂無成、夫以世宗之德之仁、朝廷濟濟、遠邇「邇」嚮化、而一朝翻然棄他人之子者、豈暗識人之鑒、而託孤不得其人乎、抑倫理之壞亂、人心之偷薄、加之以在位為日淺乎、馮道身歷四姓、事十君、善与世浮沈、不失恩喬晉室遂老相為新朝佐命元勳、代序之隆、勸進拜舞、四匹大匹婦之所以不屑焉、道也處之、硯然不愧、五代又稱之曰賢、彼竟王溥魏仁浦、雖賢亦其侍耳、故陳摶之戒、質頗補讓趙氏、其不得不辞而称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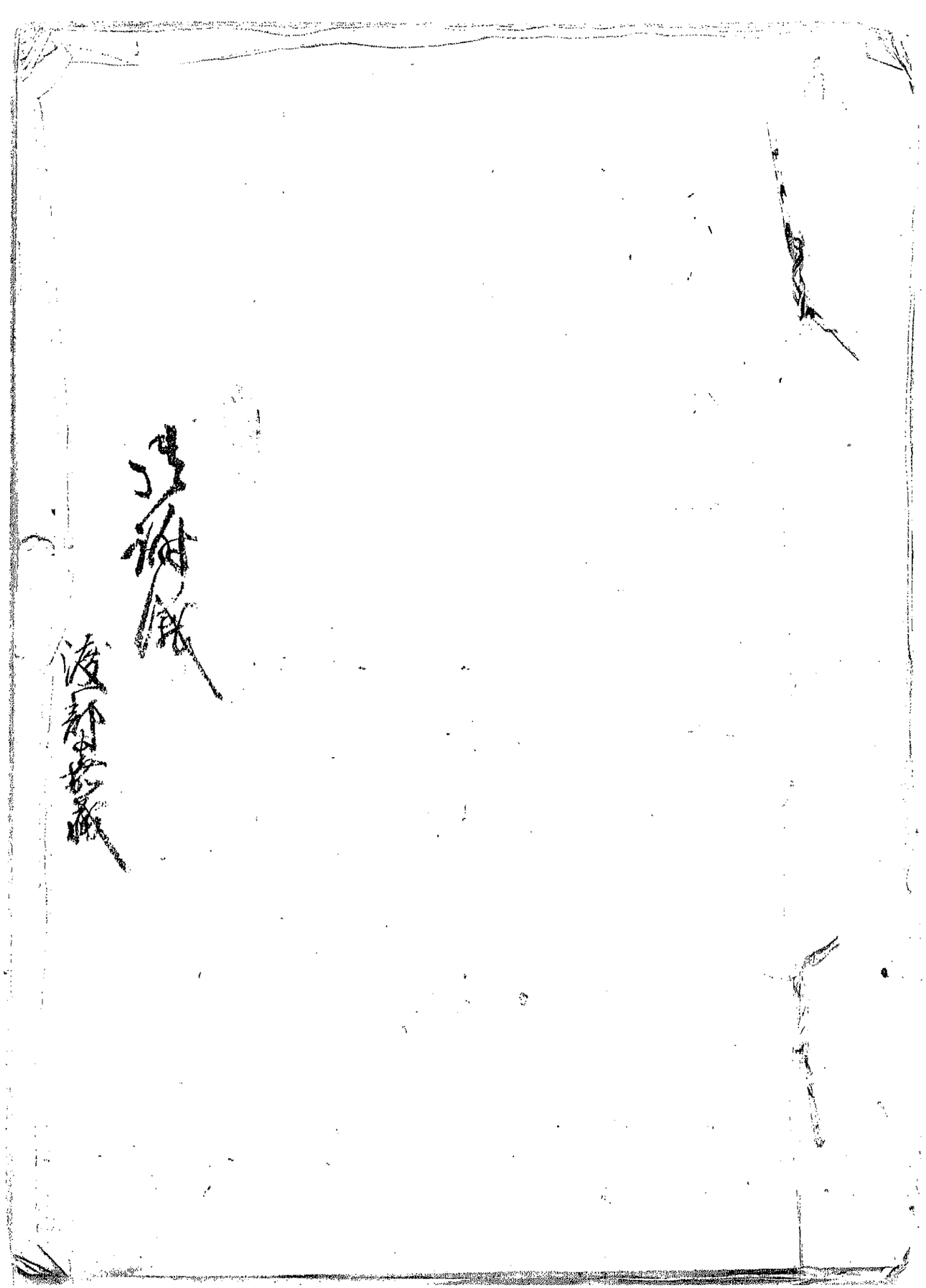
意謂吾既已事數姓、非特周家之臣也、雖託孤之命重也、而舍之推戴他人、亦不妨、況馮道之賢而如彼吾輩何不為也此豈習俗之弊、雖賢聖而不能免焉世宗豈無識人之鑒也哉以謂澆漓之世、莫賢以興政、特王朴忠實不磨、可以興政、而不幸病沈、其他無可者焉、未幾世宗亦大漸不可救、是以延贊等而託孤耳、世宗豈保七歲天子能奉其社稷而無虞也哉事蓋出於不得已也、雖世宗亦未如之何也已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悲乎、烏乎、倫理之壞乱、人心之淪、至五代幾乎其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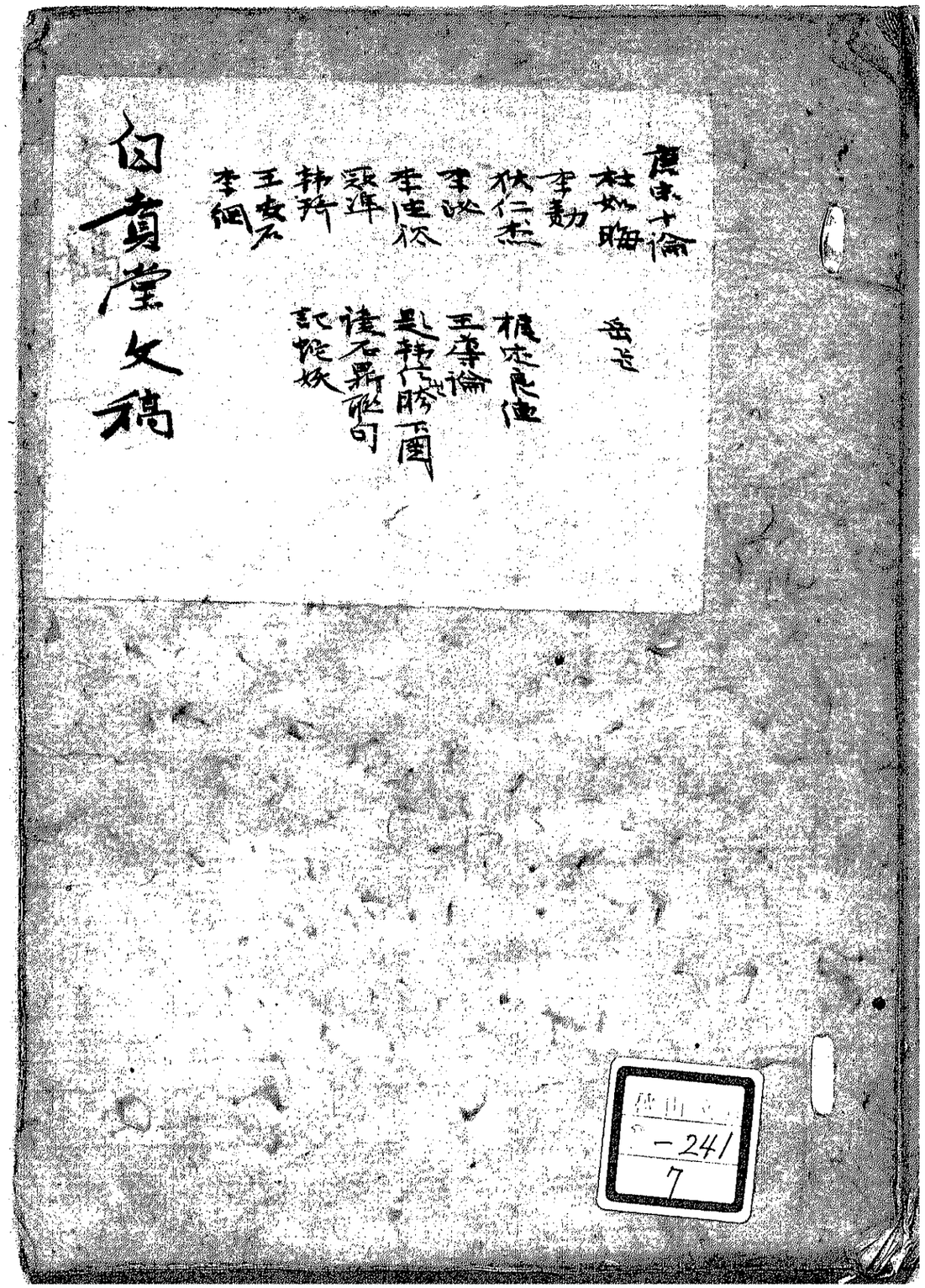
世宗論平流、鄒(訛之字)謂通元曰、菁禹治洪水、破山砥柱之山、在大河中流、以通河水分流、山見吠中、若柱然、故曰砥柱、又曰、其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雲洶、深波怒溢、水流迅急、勢同三峽、周世宗出五代壞乱之時、憂天下、恤兆民、將以移風易俗、其出申法而不阿、及立后肯氏、倫辭不揣、曰、不能定天下吾良以此夫、不原其實而倫其迹、議者之言、吾未見其得也、按史、世宗既為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礼寺丞、但以元勳屢立、優典俻倫、未嘗至大梁、由此觀之、世宗

幼養於太祖、真以為子而
守禮耶(甚)父也明矣、不然、世宗之賢、豈有以元勞屬其
父、使僕其侄、僕其侄、不至大梁之理、孰守禮於太祖、業已
為元景、世宗嗣立、當以外祖處之、而元勞之号、偽詹、
使僕其侄僕洽而已、既為外、祖、其犯法、豈忍置之於刑
糸、其号之不正、與使之在潞時勢恣横、至殺人、則世
宗之過也、是謂外祖殺人不問則可、謂父殺人不問
則不可、雖守禮不倫、然人無敢言、世宗亦不知矣、
知而不告則罪、而其不知則不可罪也、按史、荷亮卿
有女適李崇貞之子崇訓、相与言其貴當為天下母、
守貞因反、及敗、荷氏匿幃下得免、太祖為世宗娶之、
由此観之、其立為后、蓋出天意、使世宗悪其失節之
不可以配身、其必有不可得而辞与也、且父之命、
不可違也、雖然、為世宗者、當以其意懇辞太祖、不聽
而後已也、而史無是事、以此責世宗則可、事豈可執
一而論糸、夫捐者之言、雖固若妄誕不可信、然歷世
帝王奇表怪捐、而史載之歷々可徴指、不可謂果無
此理矣、世宗之賢、有其父而不知之、有其婦而取失
節女、蓋其不幸、而太祖為之而不異也、亦習俗之弊
爾、以此尤(其)不能定天下(之)過矣、硤柱之山、既破以通

河以為湯倒震波又不久矣、然而巍然於中流、動輒
梗塞、五代後撮亂曷其已、唯有其屹然不撓者出焉、
而後可習俗一洗、吾可以之泰、然則混一之業、不特趙
氏之功、由世宗為之嚆矢也、嗚乎、砥柱之山、破之猶
梗塞為害、壞亂之垂、有賢主起焉、而後梗塞之治、要
之其為砥柱則一也、

嗚拜稿




唐宋十論
杜如晦
李勣
侯仁志
李泌
李德裕
張浚
韓琦
王安石
李綱
根本急使
王霸論
是非勝負固
徒石易祇句
記姬妖
白眞堂文稿

文稿

論十篇

今茲孟夏同社諸彥就季唐趙宋二世抉擇
相十人論其臧否嗚呼與為凡文三日為課
三旬而成夫鳴之不敏刻苦練磨猶未能佳
也而況於艸遽卒尔之作乎不敢以示人投
之於敗瓦中舍而不顧者數月矣一日幡然
改曰文之不佳非其罪也學不贍也識不明
也苟知其不佳則當刻苦練磨以成之豈而
不碩是自棄也如何可也再取舊稿而閱之

文必苟何如

成必畢何如

如何可也四字作豈可我何如或削之可

渋礙二字看出處否

趙川四字作踰月脫稿何如

醜美字未妥或作沿亂何如

議論矛盾文字滔礙殆乎不可読矣於是乎奮發用力文其矛盾而扮之解其滔礙而通之或月或篇無文之未披解之未通不為全無也但比之前明為有間耳文政甲申秋八月鳴識

杜如晦

斷者成於一人之心而天下之醜美係焉事之當斷者而斷之則為美矣事之不當斷者而斷之則不免於醜矣斷之合宜與否唯在見理之明不明而已苟無見理之鑑則事或偶合宜亦慮則中也未能保其常無失也而況於身處宰制之任聽天下之治有天下之責者乎苟無見理之鑑則吾見其徒勞心思而不免於誤事也三代而後唯称貞觀之治為庶幾乎古吾以為其治之一方必有所以大異於世者而見史之所載則不過曰房謀杜長於斷何以使天下至於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盛也大事不廣詢以咨其宜則多失與噫不果斷以決之則少成功善謀善斷堯舜之治不過之堯舜之用人有若禹之聖有若益之賢猶且咨諮四岳汎謀之於朝察其可用斷以舉之二公為政深有見于斯蚤則有房而無杜不猶当仍尚

何以至之盛十七字削去潔浄ナラン

讀書一段此一段議論措辭
亦仿佛精彩唐突無所呵
詰處

得、而杜而無房、亦不為得、蓋合二公之所長、而後太
宗之治濟矣、西漢宰相、獨称蕭曹為賢、蕭之與曹、其
賊也、相與善、及其貴也、常不相善、然蕭臨終則薦曹
以自代、賢者之心、公而忘私、其他蓋不知也、公初出
外郡、房公謙曰、如晦王佐才也、如欲經營四方、捨之
無可共功者、帝立延之帷幄、委之以心膂、與房公相
與完朝政、每議事帝前、房公曰、非如晦莫筹之、及公
至、卒用其策、非公見理之明、則為能事、斷之各得
其當哉、且至二公同心相濟、不負己之材、不忘人之
長、各竭其力、則見非蕭曹忘私臧之可比也、惜乎稟命

其策下非以斷則房公之善
無非公之善斷無成也
公之善斷正見理之明云
指故冒此一段恐只收殺
力字小長句
批云

不永、天夙奪之、使帝悼惜眷、、沒世不忘也、其使帝
沒世不忘者、何也、貞斷以濟帝之美故也、

李勣

李勣受太宗之知、身統將相、手握重權、天子依賴、海
內景仰、李勣死、天子蠱惑、武氏專權、遷鼎屋社、大武
氏之墓兆於太宗、逐於高宗、而成於勣之一言、貞觀
末、武氏年十四、太宗聞其美、召入後宮、是時太宗春
秋已高、何以是遽為、豈非悅其美色而納之耶、不惟
損盛德、將以熾不肖子之惡、為使太宗無豈遽則武
氏無由入宮、以一婦人而終耳、不是武氏之墓兆於

遷葬社恐指先塋重
于此無由大清一段之字

太宗耶、太宗崩、武氏典諸嬪御、髡髮入道、高宗再納之、登之昭儀、高宗之纖德、忘己甚矣、不是遜◎於高宗耶、王后廢、武氏立之際、無忌遜良以死諍之、使勳布施之術、假使貴不驕、為勳者亞及爭往冠、遠業而遜之、不然、則可典無忌遜良同死以見太宗於地下、而乃曰是陛下之家事、何須問外人、一言之出、王后廢、武氏立、無忌遜良以頑命大臣賊死海表、朝無諫諍之臣、遂釀禍亂、不是咸◎於勳之一言耶、漢武崇神仙、事遠眺、上下醉酒、田獵淫樂、恣意奢侈、天下之不亡、亦幸矣、而帝有識人之鑒、擢霍光金日磾於群臣之中、託之以六尺之孤、此二人者、能仲遺詔、刻氏安於泰山、太宗英明幾過於漢武、雖晩事高麗、頗致爭擾、比之於漢武之北伐西征、亦千百之一二、不足以為帝之拙類也、勳能為霍光金日磾之所為、則李氏之禍、豈至如是之慘乎、噫太宗以之為唐家社稷磐石之固、而不知貴、所以禍之也哀哉、蓋太宗所以重於勳者、非以其不及於李密故乎、彼雖不死密、而如其殘暴讓何、勳少從讓密之殺讓也、勳不能伏義正之、而又為密盡力、及密之誅、則待命而納土、請朝而

儉之、何薄於讓而厚於寀邪、太宗亦可謂不知人矣、
吾以為勳乃邊鎮良將、伐突厥、征薛延陀、守邊陲、討
高麗、功烈赫赫、追踵古人、是貴所長、而如夫確乎不
可拔之節、則其所乏也、何則不學無術、不明大義、故
溺倒於之貪寵冨貴而不知其可賤之甚也、翟讓之死、武氏之立、非好而為之異也、彼見以為當
然、不暇辨其義不義也、噫、

狄仁傑

諫諍之士、自古不為不多、惟以得其宜◎得其道◎為難
矣、賢者能諫、明主能聽、降之以住、臣未嘗諫、君未嘗
聽也、大抵士之於君、見其有過、則激烈憤慨、犯顏觸
鱗、不俟顧其聽與不聽、如此、則不惟言之不聽、又將
遂非而不四上無益於君、下無濟於已、非諫之得者
也、而人予此、見其友之為不善、以謂朋友責善、聖門
之誨、不可以不諫也、犯顏作言其不善、彼心奮然弩
眼戟手、以詈辱之、而況於人主、其安有犯顏觸鱗不
顧其聽與不聽之道哉、知道者則不然、君有過、則不
敢為犯顏觸鱗、必能婉色柔聲、就其所以明◎者而發
之、使人主知其非而已、所謂諫之得者也、梁公立墓
逕之朝、不敢為犯顏觸鱗之言、泰然不敢妄動、其所
以諫者、必能就其所以明◎者而發之、逐四剛愎

怡色柔声事父母之道以是施于君也非是句例云为是

遂非之意、以為唐家中興之基業、其間憂勞心恤
思就事引義、漸誘之於道、漫鶻鵰兩翼折及雙陸不
勝、則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款二子則兩翼
振矣、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矣、五
三思為太子、則曰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
武后雖冤戾不仁、母子天倫、固亦能容也、此其所未
當不明◎者也、公就其所以明◎者而發之、是以佟有成
功、玦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終先知、天補者、受明之處、
以坎險之時而不可直致、故由其所以明者而進結
之、終得以無咎、大中宗(之)(武)后之補、武后以太(剛)宗(德)之(遵)才

非之質
人蠱惑嗣帝、弒殺主母、誅鋤宗室、自立為帝、蓋蔽錮已
甚、時一有犯顏觸其聽、與不聽者、則身已罹重
刑、禍(必)延於中宗(特中宗者武后之嗣而公所以明之故無隱容私也)所遺(遺)善
所以順者誘而發之、非(公)(是)以徵其言、婉其辭、就其
於武后之朝、未能遂正於中宗、遂基之中興、李氏
之不亡、實公之力也、

李泌

兩京(使)、公告肅宗、請休、玄而退于衡山、何其就義之
剛、而見機之疾也、特恨(良)其再應代宗之徵(晚之不行于此)而(卒)
建(而卒不)(行于此)而興(卒)於肅宗之朝(德宗之徵、雖不興所)
者異矣、然則其再應徵出山

者非歟、曰否、是時代宗欽意求治、將有為之秋也、其出而輔之、何為而不可、詩曰、無不（希主）初（在此二字）鮮克有終（書）（于終再）、回憤終于始（公之為元載所忌當以是時而浩然高

延諍、引義當道、久而聽之、此公之所以惟懼避之不遠且疾而及其禍也、所謂能保其功名以済其君者也、及其再出也、憂寅師之伍、奸邪列於朝、不能黜之、身上不能安位、出佐外郡、（猶不能去）何暇善其後哉、晩為徳宗之相、頗（大）有所建明、（惜者）宣公之盛徳、而不能用、所薦者、嶋刻賓客、元伍董晋而已、抑所見之不及耶、何其不知人也、且元載之忌、當浩然高栄、再返山鳥、以公之高操、不敢自比肅宗、見去冨貴將如脱敝屣也、（盖失之始）洪（一字脱）範列庶之命、山公之失計、既受判宿之命、則曰圃陳使、曰刺史、曰尚予章車、相踵而至、不可得而辞

也、不可得而辭、則不得不盧其任、脩其職、則不得不盡其責也、公何不之思也、何傚於肅宗、而底於代宗德宇之曉乎、公之咐囑、無他、不以不慊於初也故乎、

李德裕

天下之積弊、不可以一朝而除也、又不可以一旦而傻也、夫積弊者、自後世見之、則謂之積弊、自當時見之、則謂之當然、今夫茅子之事親、生瑒之愛敬、死致之哀戚、既卜設楨榔、具之衣衾、擇高燥之地而藏之、如狄氏爲鬼之法、茅子之固所不忍閔也、所以設之楨榔、具之衣衾、擇高燥之地而藏之者、當作寧作豈之意、又何以爲異乎、

朝廷ヨリ度外ニオリトイヘハ制スルヲ得ガタシ非スンハ之ヲ制セサルナリ得字前ニ若ヲ添テ順ナリ若ハ存得字雖字ヲ換ベシ

欲不使主近屬速朽也、親沒肉未寒、舉而焚之、異慘刻、死其親、而絕無追思之念、豈孝子思親而不措之心哉、然而習俗所移、(ヒカレ)流溺(ヒカレ)季所撓、紫世淺薄、伹謂爲人子者當如此、爲非見之明而爲之勇、則不免於流俗之譏也、衛公之勸武宗取昭義、何其見之明而爲之勇也、孟河朔三鎭、姑得姑制之、惟以旌節寵藩鎭、朝廷置之於度外、不必繫之以敎宗之不明、宰相無遠略、刘悟之死、授其子以節、彼見主鎭之世襲、以爲我與彼同藩鎭、彼

得世襲、我何由不得世襲、豈惟昭義、舉天下藩鎮、皆以為可世襲、其據兵討之也、宰相大子之股肱也、而雖討之、諫官天子之耳目也、而雖討之、為從之則昭義非朝廷之有、豈惟昭義非其有哉、天下藩鎮效尤、靡然而亂、何如

效尤云ニ作ル非其有也

成功ノ字在ル一ニ

井然ニ似タリ或ハ何如

見之順而為之勇也、赫然一怒、三鎮皆俯、庸寇昭義、夷其巢穴、天下藩鎮、遂迹服從、天下積弊、一朝而新、不亦愉快哉、孟非衛公不能成武宗之烈、非武宗不能成衛公之功、臣主交相信、以成其義、不可以其捌窴報怨之故一筆勾之曰相業不足觀也、

寂準

太臣之義、至誠惻怛、忘家為國之意、達於上下交相信、而後統大權而不為專焉、行大事而不為私焉、若夫徒有至誠惻怛忘家為國之意而未信於上下、則未有能濟事終功者也、何者、當天下安危之際、未得上下之信、而膺天下之大權、一動足則天下將王崩、天子已危之、庶民亦疑之、幸而事濟而其終功名、不難哉、昌邑之荒虐、天下失望、朝野置人、霍光能知社稷之為重、廢昌邑而立宣帝為、昭烈之崩、生幼嗣殤、舉國危懼、孔明能奉遺詔、興衆戮力、社稷賴以安焉、

至誠之積ツレ重ノハナキヤ
患有至誠而不動者未信上下者ハ誠之未至モノトシテ何ソ

交相信ノ字削去スヘシ

点ハ字乾脆ニ

業堵ハ右姓ナトノ上ニアラサルニテハナキヤ

此二人者至誠惻怛忘家為国之意、達於上下、交相
信、是以能大權行大事、未嘗有一人之罣礙於其間
也、夫如此而後可得濟事然功也、某公天下之奇才、
至誠惻怛忘家為国之意、固既盛矣、而未信於上下
也、是以濡滯之役、誅入執冊於術中、而不能制之死
命、大功垂成、而和議乃成、使契丹魚肉吧馬、更待五
十年之後、而乘無事之衅隙、豈不惜哉、夫真宗撫天下
如馬也、權以委之於公、既委之於公、則宜任而不疑、
既又疑公之專與、自取重、其故何也、初契丹大舉入
寇、公首勸親征、上雖之、直以公議匡違、故不得已而
命駕、當是時、意已疑公之不利已、已而竟東請避峨
嵋、匪欽若請幸金陵、帝將從之、公独排群言、陳其不
可、以申前議、帝猶偃蹇洞而北、而疑懼之心未已、
及幸丹請和、欲盟將聽之、公不可、於是、帝之慍怒畜
疑於公、不可止焉、使之無譜言、為將忌之況於譜言
已入矣、是也、雖出帝厥兵之心、而由所以信於上
下之浅也、不然、公之至誠、豈不能回帝之意者也乎
哉、

信乎上下諾一命令意和
此段說不信乎上者詳
悉而不信乎下者唯有
譖言一格煩老倆枚何
如

韓琦

韓魏公相仁宗、擁立之帝、處疑惑之間、周旋倦健、終

近遠字未安

旁薄ハ気ノ充ルヲ云ヒ何如
二義利ノ混淆ヲ云ヒ何如
荘子ニ一条両之条ヲ無ヲ
レハ二ヲ五ヲ一ヲ

始功名、吾以為漢唐而下庫相中第一人、何以言之、公之言曰、為人臣者、尽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当否何如而、至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夫天下之道二、曰義也、曰利也、周道衰、道大明、士皆舎近趨遠、喜便於己、嫌逆於己、於是乎義利雜而可見、而未為晝也、董子曰、仁人明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其庶矣乎、凡委質臣事於人者、事成便於己、而計其成功、於事之元雖者、則舎之不顧、此意亦雜於中、則心之識別義利者、黮闇不明、望洋無知義之所在、矣以黮闇之心、雖有用萬事之智、何以責其不誤事耶、公特明義利之分、其所以為衍、而不敢期其成功、以蚤其便於己者、惟行臣子可為、故常職、此無他、我之所見者明、而彼之利害不足以乱其心也、公之在朝廷、引衆君子、與之戮力同心、天子親任、同朝相信、延及于夷狄、我蠻皆蚤知公之忠誠為国、其術以致此者、此於昔之数語而

雜字似北或生字何如

已矣、吾故以為漢唐而下庫相中第一人者、非過譽
也、
[illegible]
[illegible]安石
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治、四海之廣、非一人之可專、
三代聖賢、明配旦陳、猶且汲汲求賢、唯恐
其不已、既得之、延之相位、委之天下、其為賢者、
亦能俯屈心、不時已之明、求助已之賢、必勞求佐又、
列之布司而職、以求貢忠益、如此而後天下可得而
治也、荊公相神宗、新
而俗庳之劇、青苗保甲盡國禍民之法、而行之於天

下、雖主齊國君實永叔、此先帝之所以簡拔遺之於
神宗、而宗社之所以寄安危者也、然公以一朝議不
合、慨[illegible]而遽之、不敢有些[illegible]顧惜於其間也、雖主君實已
去、舉朝錯、謗譏生焉、公咸擯斥出之于外、不一顧
之在于朝堂、亟決其興共政者、不過假慧步年患
鄉黨布革也、夫神宗固有為之天子、非暗弱之主也、
惟其英邁、每以其所以希望者稱太、如前朝之政、
見以為迂闊、常欲得而為之士、與之共治、蹈民仁壽
之域、追躅於三代、偶因俗敗風俗立法度一新朝政
之言、以為天下必不除公未有足與語治道者、朕固

謗議句作占已異者何如

當與此人共治、而不知公屢名實行張辣堅志流毒
於天下、公之排衆議行新法、所與共事之士、皆儇慢
少年、不解事之人、公雖顓敏明悟有餘、而天下之大、
四海之廣、固非一人之可治也、公之意、初非默賢而
不用也、徒以礙於新法、故默之而不領、且與所行也
法、皆大尚知不可行、敢雖欲厚賢而與共之、賢不敢
為之用、我是今不得不棄儇慧少年不解事之人、與
共之也、所與共事之人、則公不得不大用而治之、公之事於是乎已不可為矣、公之
於新法、平素講之也熟、當擘而行之也、自以為天下

不得当作不能得ハ理ニヨリ云能ハ事勢上ヨリ云カト
存ス

此三段頗覚葛藤故一二改
冀備諭之罪垂斯述

舍然相樂、何計其當、不敢可之也、公亦當知其法
之不合人心、不行天下、則疲逐令罷法、
更延雖圭君實與之講治、其如此、豈不千古盛事邪、
而乃知貴不行而不敢已、遂非仗我、潜責極怵醜、至
如貴言天變不畏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惸庶
不義、亦卹君子之言也、惜哉使神宗遺位公之心而
在之、雖圭君實、而求禮言、補其不足、擴而充之、雖
三代之治、亦不難致焉、使公至誠事上、與維圭君實
共事、則伊呂之業、与渕不可企及焉之理、夫神宗亦
憤亂者、公亦非快快共徒、所見之不明、萬世污青

孝神宗伊尹ニ擬セシ之論也

是篇与李衛公篇文字潔淨脉絡分明可以為歷考

史、後世臣主、不可不深省焉、

李綱

匹夫有投身鬬逺者、其友馳而救之、出諸萬死之中、彼怒曰、吾豈賴女力哉、為之友者、不覺憮然、雖未嘗見諸顏色、而其心以謂吾出死力救之、假使無德之、亦何至於■怒哉、由是以往、不敢以友見之、公如是心而不嘗為不察而闕其忠誠、宣和之於國、亦拙似之、而未嘗為不察而闕其忠誠、宣和初、大水遶遶都城、人心恟恟、公豫察夷狄盜賊之兆、未萌以備不虞、不幸言不聽、徙上疏極言、欲消災於未然、而金人入寇、定策內禪、勸欽宗堅守、遂却金人、金人既退、遣警稍弛、君臣狃前之安、恬然無虞、公獨憂之、數建議以備金人、唐突、語言蝟集、遠竄遐陬、公去朝未數月、都城失守、金人擁二聖北去、建炎再造、公慨然以恢復為己任、大在朝僅七十餘日、又以讒而去、紹興時又數上疏、以為父祖之讎、不可不復、忠誠出於心、沒身而後已、迨乎晚年、動創業之政、興為多矣、喪其權也、擯處屏陋、事以媚於太宗、遂再取相位、主旦之教真宗、佩心誡諫、為之社稷、美珠之計行、而後世之才、尚不能以富貴利達不變其言之、二賢豈不世之才、尚不能以富貴利達不變其

操、公則不然、如使其言不廢於宣和、則無喪狄內侵之
慶、不廢欽宗之朝、則無二聖北狩之雖、不廢建炎紹興則
復舊都、攘戎狄、無屈膝於虜廷之恥、然而言不聽諫
不行、身与不能安于朝堂也、如收開遂者之又見怠
也而公未嘗有以深
忠識之操、不敢以夷險而渥、老而益盛矣、比之於韓
晉王與、着慰富弼、不可同日而語也、公於一書生、矣
非其長也、往逢国家傾覆之日、不耐忿疐之心、以身
殉君、其他不祿料也、公之忠識而不用、天運之無常、
可勝嘆哉、

秦檜翻用季牧、則郭開譖入之、漢畏雙用范增、則陳
平間入之、翻之抗秦也、嚮捍於長平、瘡痍未愈、其所
以未俟爲亡者、以有季牧爲之幹屏也、牧而死、翻不
可以一日存焉、漢與楚相持滎陽、楚之所以常乘漢
弊者、比以悵下有一范增也、增而去、楚事不可爲爲、
賢者以一身爲国之安危、其所以関係者、可謂大矣、
人主用舍、不可不慎也、宋之南渡保吳也、固非建翻
之可比、王不為狹也、民不為寡也、謝臣猛將、雲合霧
集、然而中興之將、唔唯以韓岳為稱耑、何以言之、當

不慎用舍之所致小注上節

時布言和議便者、布言不便者、諸將往往阿寧執吉、
曲意從和議、其終始不變者、二公而已、用之則恢復
之業成、不用之則恢復之業不成、宋室存亡、都係二
公之身、（高宗信公之深、公感忠義、）誘而逐之、中輟公解權、
還湖山、而公被寃死獄中、而後恢復之議、闃寥無唱
之者、和議之成益確、逐使中國衣冠之民為莊暬腥
膻之人、豈不悲哉、（議者謂檜公深之入朱仙鎮、將指日
取汴京、奉捄主和議、勳上旌軍、十二金牌、陸續而至、
公不得已、拜命而還、（議者猶以為公不當拜命而還、）
其實不破敵而還報、坐喪其機會、吾以為此未知公

高宗之心、敢銅人秦檜主和タト云議者ノ言ノ如シ（亘ヒニ）復舊都ヲモ失フベシ且公奉義ノ心十二金牌ヲ見テ不用モノニアラスト事故ヲ料リ公ノ心ニ在テ論之ハテハ何ソ文ム趣ニテハサシ分明幹旋ヲ見キ且苟吾而存焉ホ詔驕傲自負恐ラクハ公ノ意ニ非テス

此雖以利害得失論金人之有也、然則其得都與不得固無所損於彼、此還軍與不還均其如以小人之腹、忖君子之心、非所以論公也、公以為雖檜主和議、欲陥吾於死地、於我無衅、則其何所閒乎、苟吾而存焉、帝雖意捄而至誠以動之、豈有不回之理哉、果然、恢復之期、不為難復、得豈以棄所得州郡、至國歸金、雖然、捄意必將陥公於死地而後已、無衅而見疑、無罪而下獄、不得一伸其志意、祐有為之資

課有帰佐上文不愼
閉舍之意

而没、為遺憾已甚、其拝命旋軍、則非失計也、公已逝矣、其精忠之所以亘萬古、貫宇宙、廉頑立懦、維持名教者、凛然猶有生氣、吾閱史、誦公東向再拝泣論文光之言、未嘗不涕洟湿於巻帙也、嗚呼松何人也、貢二何所利而識和教公、殊不知其所以自利者、将以自蓄也、擅通涌見収、罵曰、自破萬里長城、高宗(公之於鳥乎、其為萬里長城、而靡自覺、天下不恢復之罪、其将有帰焉、常嘆靡世文物、唯宋為盛、名臣賢相、彬彬乎其多也、然大賢並大姦、大忠與大逆、彼出令、此破之、此立法、彼沮之、終宋之世、内為朋黨之所擾、外為戎狄之所窺、故有王室之賢、則必有丁謂欽若之奸、有韓富之明、則必有安石惠卿之狡、溫涇、與蔡京童貫、宋沢李綱、與清善伯彦與班、韓岳二公、與秦檜同朝、抑時運使之然乎、何上天之不仁也、吾為公憤其不幸矣、

秋山勝鳴稿伏乞

議論醇正行文祥慥不可復容喙唯已来益之物便人欹傾倒而不已於是書所記也乞
教再閲之益于吾心有益于我乎
岩溝存

成風

拾文五冊伏七

雄黄山

秋山鳴稿

梶定良傳

梶定良姓源本族嘗為備前守護代
嘗沿定芳老定良幼而聰敏善馭射
大猷大君朝于京師父梶其庶子定良隨侍
養為己子七年讓嗣於義父子其　幕府吏為以定良
人食邑米二百十石於野州山田
十六年轉御腰物持十九年復轉御小納戸改食邑
六百石於野州栗野賜布衣冕任益隆無間中外伺
候朝夕正保四年　大君覩射於王子定良以善射
選當其任承應元年　大君乘輿於野州日光山

神祖廟堂定良哭慟他如復
先奉承朝夕以致其禮敬 追悼
光酒井忠清拜日光廟陵堂即
衛佐已而 大君親拜廟陵堂面諭曰卿光世嗣宜就戚
族中選其可者廩人將舉而 神君使令之右職尋而執政
上傳命定良對曰敢拜命 共使令之右職孚非所敢望也寬永六年邑民訴
幕王王民革封疆不洪相訟之於官定良曰革疆
非美事也促使吾民所訟是負船陷王民於罪何吾
何心獨食負王及食邑於官吏食芭米邑民亦至於
官曰及吾父母官不肯邑民亦不去凡二年蓋憲
民施仁民懷其德如此九年以久不朝余朝於某川
已至憎苞来四百石延宝八年 大君有疾不豫遣
使賜衣曰廩人有疾不能親請廟此於所嘗服鄉請
服之為廩人詣廟此年朝于江户天和三年
大猷大君三十四忌使大久保忠朝拝廟陵且告定
良朝于五月八至叙従四位下増一千石通前二千
石元禄十一年五月卒年八十七無嗣絶定良為人
廉平公正其在日光凡四十七年凡興請廟祁寒暑
雨未嘗一日廢其每増邑賜爵注向定良聲

先大君眷顧昊天罔極報之無由唯欲灑掃庙隧以
終其身他不願也其小心謹慎如此

○王論

人之為情好同於己者異於己者惡喜果或喜優惰或務遠略或近小比而一之偏人之情也雖然
所以欲而同於吾之所好則其行不違而萬事之原
塊由是而生矣無世又有与己同欲者輔之而後始
得遂其欲其弊往々使有志者徒死於行間乱由萬
膳發焉君子則不然也達天下再同舍其短取其長
隨其才而器使之未有強其不欲而同於吾之所好
也今夫有一城受重圍為之守者当士同甘苦
戮力而後保其城而待後援也若任吾之所欲處

置遣方使人之不得盡其力如之何其能保城而待
後援也[illegible]氏之失馭蠻夷猾夏懷慙褒鄧之行酒
執盃劉聰石勒之窮死北天地間凡其為臣子者
當枕戈嘗膽不共戴天也而況繼之統相之任者
當盡心思於斯時以天下耳目為己之耳目取貞長
劍奮短使人人得盡其力以期於復大讎也繼之統
者元帝也相之伍者王導也帝尚優游導尚優游
帝無復讎之意導亦無復讎之意南渡卅年家心洵
洵當急練兵緒甲養士自卒以倫賊虜嬉戲宴然後以
渡江而西練壯勇之鑠以大讎何復也不汲汲圖時保為三

此一段似落
庾翼事中之後

恭勤雅陶侃
侍中宇文拔
改可

軍禍素揚眾於王庭直取長安（渡江而西）
游苟安無意進取是以初見（歷朱提会）
揖陶侃之恭勤而止於朝夕運甓（大雖可復也）
而斃卞壼之遺孀蘇峻而死允是諸人抱而為之
權蘇峻之致以庾亮拒諫導知之而不能制禍生
肘腋幾致國家傾覆幸敦病死峻亦為陶侃溫嶠
誅翦虜亦布內訌不能來吾蚌而侵掠以故亂得不
失舊物以奉先祀導歷仕三朝口不言復讎功業無
足見者此（此）猶當時稱之為中興名臣後世亦當同

社鼠者何也吾以為以貌則覺孝簡重有大臣之風一
以言則恂恂不妄發如有君子儒者以是默天下後世
乐如其心則優游不斷案近而忽遠無乖軀死国之
節也其保相位以終身全盖幸也後之為相者察之
便人之尽其誠寧非美歟而下史則幸也

供養帖

贈僧伴了

題韓信出胯下圖

古者英雄豪傑之士其未得志也屈劣委靡若小人
之不屑為者為伊尹之負鼎俎太公之釣渭濱百里
奚之自粥管夷吾之自囚是也然而卒之一為王者
之賢相一為伯者之良佐昔之屈劣委靡者变為警
動天下之事業功顯當世名流後昆其何以致之唯
忍以得之而已矣信之寄於其兄乞食漂母蓋丈夫
之所恥而況於袴下之辱乎受小人之所不能忍也
無信也甘而受之初如不以為意者豈非可恥之最
大者哉抑信之所以為心者蓋有在也是以其得真

主之信任也心身任天下之先而力到高厚於古人而世之下猶錯以称之如他人貧賤而不忍者也

以忍字称淮陰事恐未免陳腐之譏

却去吾兄不經思矣

讀石鼎聯句

磨崎嶔崟有一長於我內負之於心外鳴之於口惟恐彼來知而我長之不聞於世有一短於我內匿之於心外閉之於口惟恐彼知而我短之聞於世恐我長之不聞於世恐我短之聞於世者必恐我短之聞於世恐我長之不聞於世者必恐其所為皆蔽惑世任人睨視天下必吾兄而不知深山窮谷之中有廣傑俊髦者高揖斬斷肝衡以識其後所謂廣傑俊髦者見如此二人者作之以不齒他之以不與必力闢之使天下知其可賤而後止剗

結得無悔高軒

侯二子常以詩自負其心以謂榮天下咸不能出其右（錄仁）知軼軒之軋出其上而駕之孟軒軼之意固疾街小技以淩世偶見石鼎在鑪中而發之及貝南龍頭倫森蘭衆腹漲彭亨之句也二子已為之賸落僅之以從橫揮洒波瀾煙雲盒出盒奇氛格六高峻佟之二子不能尚之軒軼又獨吟朗誦以成篇鳴呼如軒軼則深山窮谷豪傑髦者固不勝帚所盒遇也二子獨大陽之花蛍嫣豈二子所望也哉或曰區區疾世之術小技而自好者託之以警世人亦實非有軒軼者也然則區區於世人亦獨軒軼乎二子耶

獲佛面蛇

記蛇妖

文政初勘定府小使下個于谷田川獲一物以為鰻熟視之則蛇以為不祥棄之再下個又獲小使憐蠢佛蛇曰異哉蛇也吾哀之免少間又獲小使憐蠢佛蛇曰異哉蛇也吾哀之免之再今也又罹七歟亦命爾稍霽將喫飯見飯桶中有一蛇如苛之蛇小使執蛇曰吾聞蛇妖久矣男兒何患且今日之事彼自作也非吾之所得知也今也歟禍於吾眾也不容不誅也又燔炙而噉之隕腹擁腫宛蛇遺祿憤遽不知所為家醫措七曰蛇毒不可藥小使伯父死一

小蟹簸至井上小石
而吞之須臾大病
神使子過故而殺之其病益神榮也何不急使人謝
眾先生小使不肯修治世俗之信妖淫可
勝歎哉假使蛇為八龍神使上豫且之獲再雖使帝
識眾之無如之何況羅隔再三神使豈知吐乎其死
則自速也夫蛇隕物貝毒也酷小使噢之不無疑於
先哲之論之中故見於飲捕中豈物有已死再見之理哉由是觀
和事非老而之其病也雖蛇毒之所致而亦疑慮之積乎匝矣象
醫之不能藥也其噢噬蛟軸小使之機智可善者嗚呼
不妙

柳州毒氣

蛇者虫介之長自謂尚敵誰知蛟軸之毒酷于蛇世
之揚揚自高者亦可以少監焉

余時罹病眼眩而耐生柳頸几冬
百箭射心偶錆柔魂讀易過身心表
快不復知病之在身不唯七發蚊觸
川篇也

四月十五日之夕燈下
雲山弟兄會于



白賁堂文稿

○与片山君書啓
○奉寿老太公二十初度序
○雑説二首 庚約園中 時雨
○先考碑陰
○読漢武出車論書後
○書未庵観桃記
○与杉本漢甫書
○送息園観楊記
○六園観楊記
○柳女奴傳
○杜園黄君序
○再贈二孝子傳
○長歌贈杜園序
○手柳君大序
○昏夜月帖跋
○尽性流錬法後
○題画史蔵谷画巻
○唐夫人乳姑図巻
○書於小松田合戦後
○士説
○送中上千秋序
○送町田大明序
○送大原教之序
○書祝掃葉巻後
○送筆工長井源夫之後高祖本伝
○雑説 果蓏
○説佩刀送田内月堂
○上楚観楊記
○送松田軽七郎三利高入合国
○帖序七
○吉川之倫

秋田文庫
3-241
7

白堂圖書

流代陳名儒學

楊伯庸

嗚呼再拜、君藝長兄連隻駈暑、不審、文候萬福、三宅生
未致長兄書、重讀數四、即審春來體中違和、時邪作
崇、伏願千萬自重、學艸一事、言之可為痛哭、豈惟漢
息云哉、未書似布嗚意未暁達左右者、是以聊陳鄙懷、
惟長兄采擇焉、昔者吾
先公在周公之職也、受田相乱政之後、當海内望治
之時、首選賢徳登楊政府、又擢真儒委以教事、四方
翻首仰惟新之政、其所辟如寛泉、東山二洲精望諸、
博士、才饒徳隆、咸能沂濂洛関閩而及洙泗之源、所
講者、通徳性、余所教者、孝弟忠信、礼義廉耻、敢士之

從學之學繳去

進其門者，凡日之所聽，手之所記，耳之所聽，手之所錄，足之所行，無非為己之學也。一年從學，則有一年之學；三年從學，則有三年之學。為學之成也，各歸鄉，又以之教子弟、漢士庶，是以天下痛觥成俗，士之志學者，皆以濂洛閩閩為表準，其他異說橫議而不齒，嗚呼盛矣！本邦教學之盛，據古以來，未嘗有也。噫，嗚呼少未知讀書之有益，而況暇問其取舍何如哉？甫十歲知讀書，十有一執贄蒙養先生，入學，十有二讀史漢左國，略解其意，十有五讀學庸論孟小學近思錄，日就先生而正焉，初閱濂洛閩閩之不可不學，舍之則非所謂學也，而性頑愚，未明知為濂洛閩閩之可真學，徼日嘈嘈，奔走於子史雜書，隨得隨失，及而求之，茫洋不知津涯之所在也。十有七誤被推獎為句讀師，嗚呼！典籍切磋，磨礪取善何啻千百，而既而希韓歿意南征，執贄於精里傳士而學焉，嗚呼！非無意也，過以為學未進業未專，雖得真儒而師之，恐如逌撞之於洪鐘，不能發其音，且謂今世人讀書學文，必南征以取決焉，無乃真學淳奏無實，未有能成者也。夫人不學則已，為學則在立志，豈必遠離家

秋望振古學之有以未嘗不知所以為學之疑

史漢左國畢竟老之所學之次第如何作左國史漢考

論語下小學上論文字之

立用詩禮之字作者而為此等句招立事非知詩禮之作可為知於詩禮之作可為知者

為學邪、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況今親炙師友之輔仁系、其何離家遠去、欠定省之為、是以晨昏了上學、放學而後為省、乾、不倦、幸以良師賢友、攙撕董陶積以歲月、庶幾乎少有得焉、二十有三誤蒙不次特恩、承乏學職、忝陪長兄之後、嗚承余喜惧并至、莞然不知其所以處之、其喜者、則以不辱父祖流庶、以一辟之力自起家也、其惧者、則以學淺識陋、並一過人者、恐厚職不厭衆望、於是、思一南征以成其學、然就職日浅、未可驟以南征告也、受以緘默待之三年、偶 先生奉余師範松山侯告、嗚曰、子已學不次之擢、可以一南征、琢磨貫學也、幸今吾南、請與俱、嗚固藏之于懷、久矣、一聞 先生之言、踊躍敬諾、乃語之諸長兄及希韓、長兄及希韓、亦喜為匝然、於是告 宦請妹暇三年、遂從 先生而南、長兄及希韓、送至於亀上、林酒分手、嗚周旋長兄及希韓間、為情既深、為義既深、今也南北參商、何日相見、恩之心中如熟、獨特與 先生俱且南行、更得良師友、可以無憾焉、強剋愛於長兄及希韓、既至江户、執贄於林門、入昌平、凡入學者、雖林公門下、皆就刘博士而正焉、夫猜里博士第信瀛洲閔長吏事以親

宦然二字似未妥于兩様作以為允或以淪漠二字杭何作栝酌考

中作中告考

炎而丈、聞通德性命之說、著書忠信、孔、義、之教也、嗚呼、意、雖博士今已捐舍、受教於門下者、猶多、幸累歲月、雖不得為列子使、焉、錢弘淋諸人、既而遊刘門者尽去、見留者才三四輩、嗚呼、卯之十卯五不各、既而私精里博士、則象口嚅同而曰、學何藉程朱、嗚退而自謂、大昌乎天下學者、浏藪四方之所以取準則、可見其人之学、而知天下之学、今而如此、可勝嘆哉、豈惟嘆息云哉、古人嘆我生之不辰、如嗚者、非生之不辰、德以悠、行身、坐失機會而、今也欲就正、而亡其人、雖然、既已離家遠遊、請休

入學、不可徒默、而已、敢守一已、讀瀛洲之書、講閩之學、象無相同而不嘿、嗚不敢為意矣、唯会津松本侯甫、魯學精里博士数年、其為人朴直不飾、殊不為世人涂飾之態、嗚之所尤喜、於是每有疑義、輒就論正焉、日夜周旋、頗似得益、其間非無象人呶譁噪、不敢與校也、今之称秦程朱之言、嗚見也哇嗚、之、其実則白陽明象山先儒所謂陽儒陰佛、既行于今日、昔日申明教事、宋山博士首建議、凡學非程朱皆他之、孟雖曰由西山拙斎諸本義、而亦待吾老公而成也、

老子嗜伊洛之通、其高明正大之學發(小夫婦人皆曰施)
仁燁昆弟改至今(小夫婦人)事牛(小夫婦人)後能(小夫婦人)孫之不容口於子
卓矣、真儒之識見、然則今日所謂學者、則皆昔日擯
棄不齒於學者如今
橫棄中之物耳、嗚呼典之伍、嗚呼天寔、才二十年、
昔日淳雅(訛)之俗一旦變為今時淳(訛)之風、中夜思之、不覺
泚下、豈嗚呼所以痛哭、豈惟嘆息而已哉、嗚呼嗚呼、
今之學、安之非有英傑俊髦如昔日諸博士者出、則
恐其不能振起頹俗、築拄(訛)頹風、豈豈晚生小子軟才
微力所能挽回乎、吾儕當堅城陳兵、儲糧修矛、告自

以待天吏之特成
其邑耳、豈嗚呼之所圖持論也、近者、與希轍論及學事、
云以此立論言、禽之別無術、長兄若趑則正之於希
轍、嗚嗚何為者也、學淺識陋、有志未洽、豈敢對他人
比長較短、求之贏輸、不能則徒曠鳥痛哭者也乎哉、
但以所希望者、扞格孤掣、常憤憤往來于懷、是以每
等書於長兄及希轍、動輒及此事、蓋所以憤懣之氣、
自免心陳言、有不期然而然者焉、且也性頗躁急(似後加其中)
世人擾擾之言、動有不能忍耐者、嗚痛懲之、訣去而
未能也、偶長兄書至、議論乎實、穩當滅(船)仲今時之痛、
謹當奉教、狂疾發動、唐突千(戩)嗚之意萬(萬)萬之者

也哉、無他、憤遷謫之氣、無由向人而發、未
十一而少洩、貢蕾而訟之耳、（長兄若責以不訟言之罪則不敢有所
逃也、長兄江海之量、不肯妄拒人、吏賜書被推尚、且
訐之干窗解喻、成以勿賜世人之輒、真為賜隆渥矣、
鳴之於長兄、厚過愛十年於斯矣、以當則兄、以學則
長師、貢豈敢拒長兄之言、主張一己之私言以快心乳、
而今而後永奉長兄之誡、不敢有他也、以前書艸學
未詳悉、鄙意似未亮於左右、故今復煩瀆以明鄙意、
在于此而不在于彼、伏賜照鑒幸甚、長兄又喻以休
暇有期、不可空過冏日、鳴謹肯命、鳴離家既歷三年、

期將滿、學未進、識未遠、當增請休暇、以勉其不足也、
如何雙親老在堂、閑言欠定省、有愧陽諫議、豈以將以
冏年奉辭學而仍家、近日典家兄謀之已決、將告之
於 當喬先生而斷之、未告也、鳴亦嘗以為讀書作
文、抑末技也、如貢舉、則事親須兄、豈也、況識淺創
業類事始、未一卷、前日請 當喬先生而讀之、體裁
整然、議論冏確、抑順、未書曰、二三者皆已成、繼
之而得窩冏帝典、未書又曰、欽羞輯瓦、依式日彙類
著、如長兄在黔刷申、淺深有餘地、如茲、吾輩實所吐
哺也、鳴客歲所作人物論十篇、示之、僅十之一、文士、

請之批正、又向壺抹改竄、似亦頗豆請益、今淨鳶讀覽
請痛賜雌黃、特下、秋暑當又止于斯矣、為道為國加
餐自保、無任、鳴頓首、拜啓七月既望、
別幅
本月十一日、鳴在學事小會為仰高門日講官、
同僚、鳴不肖何敢當之、悚懼汗背、更請懺案、鳴頓首、
并煩告之布韓
崇信正學撫辛雲端志篤
篤任術近二泰老舍私淑而
崇翁儀鴻西京書舍久之如
伏乞
鴻慈覽政
秋山鳴拜稱

奉壽光太公七十初度序

貴顯之家多凶短夭札之禍士庶之家多凶短夭札之禍其果出於命乎
之福貴顯之家何以多凶短夭札之禍士庶之家何以多福壽考其
子士庶之家何以多福壽考其果出於命乎抑於宇宙間者氣稟拘之於有
生之初物欲蔽之於有生之後無貴賤者如皆夫貴顯之家富貴有餘奉己之物優渥具備無一不如意
若為惟其無一不如意者為是以恣嗜欲擅酒色溺
洪流蕩不自知害其軀禀賦之孽甚者猶罹其禍

掌表二件
化冒菊中軒
旋丶滿源
行文於覺有
不粹、妻孝
紫一二良友
高之

況稟賦之薄且濁者乎此貴顯之家所以多凶短夭折之禍也士庶之家貧寒不足奉已之物祗苦薄惡無一如意者爲惟其無一如意者爲惟其欲而嗜欲自少不須慎慎酒色而酒色自慎爲稟賦之薄且濁者猶無曼倩況稟賦之厚且明者乎此士庶之家所以多眉壽奢艾之福也無則貴顯之家果無凶短夭折之禍乎

壽夭窮達雖貴賤之何別其惟節嗜欲定心氣更裨以學之力必能去凶短夭折之禍而得眉壽之福雖未能心天壽之在天者而人能盡其在我者而無遺憾也夫

能節之操心氣而不能定之其能脫然無惑者極多矣至於知嗜欲之不可以不定而定之者蓋未有也若夫

以不定而定之者蓋未有也若夫節而節之知心氣之不可不定而定之其能脫然無惑者極多矣

大要在先數語上面之義論盡之至也不須節嗜欲定心氣而嗜欲自節不須定心氣而心氣自定若只說節嗜欲定心氣則資稟明已無稟賦之累加之以學明天人之理以人世夭壽之在天盡其在我者以立命焉今茲丁未

白下倒挂

南華解決　壽已及古稀正月之吉有開筵盛稱獨祠者幸遇
茲日豈可無一言之頌耶伏惟老公身處邦伯貴顯
之地其奉已之物優渥異倫無一不如意者焉而無
一毫（一作習）世俗淫泆流蕩之事未嘗走咽也學之至也註去
此（一作黃蛟）凶短夭札之禍而得（一作而）壽者寡矣盖高而何頌其德之盈昌而
此豈非（一作果）笑讀其學耶（一作乎）
無則自今以往其壽之益高德之益昌而福壽已
可仰就（一作祝）者不可勝計傑史諸而止之頌亦不止於是也

正大識解以鏤漸文法行之悠人（一作似）經生
常談看了異樣布局似手何妥帖
高於手

雜說

虎豹生於山澤而人憎之馬牛畜於家而人愛之均
之獸也而愛憎之異其所處之使然欲向使馬牛生
於山澤而虎豹畜於家則將憎馬牛而愛虎豹也果
然（一作果爾則三字）服來之用將不在馬牛而在虎豹而馬牛也雖然馬牛之服乘（一作乎）
豈容私於其間也（一作也）我亦通天下之性耳愛憎之實不以山
澤與家也明矣（一作乎）今不然（一作乎）可獨行於其徒而已矣（一作乎）今不然（一作乎）
牛與虎豹矣

旬日之晴、在夏則以為喜、在秋則以為憂、一日之雨、在夏則以為憂、秋陽和煦、雪淡霞軽、百花競先、一日之雨、失气観、夏日炎熱、溢隆赫然、無雨一日、既不堪、況旬日乎、然秋雨、品物待之而養育、夏熱、品物待之而暢茂、與大秋收冬藏之功、各得其時、然後為能尽其職、為可以私情憂喜之乎、国家得賢而興、為失賢而衰、為其不可徇私情、矣雷晴雨廣延君臣猶且相成、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況後世子、賢者之言、秋雨夏熱也、小人之言、秋晴夏雨也、秋晴夏雨易悦、秋雨夏熱不堪也、易悦与不堪、所以造後世人主喪亡之禍也、

先考碑陰

先考諱勝往、称清大夫、号通成、其先甲斐人、高祖眠月君、始仕我藩、考照徹君、諱勝仍、姓平松氏孺人、先考為其季、為兄桂雲君所養、襲後、歴仕三世六十年、累遷要職、以労陞番頭格、秩至二百七十石、尋致仕、天保四年正月十一日疾終、享寿八十五、法謚温良院殿太傔道成居士、先考為人外温内毅、事上執正不回、与人無貴賤、得其歓心、人畏而愛之、年過八十猶贋鍊報国之志不衰、少通兵、兼善剣砲火技、深為先公所識、為師範五十年、藩子弟多出其門、先配森氏孺人、先卒、継以妹氏為、令孺人、卒六人、女四

人伯兄君夫仲兄君孺後妹兄君先季兄君出嗣
族次余脉鳴弟為脉肥長姊君適河野某餘皆夭

六行十六字

讀漢武止由輪臺詔

武帝於西京詔帝位孺術而崇神儒術而崇儒術号令
為崇儒術号令
謂之儒術與始皇
也者何如

子其所以用心者皆亡国之為厲民之事而已矣世
之論者與秦皇同並称也以此與並而秦皇坑孔鄒
而天下瓦解帝宮申嚴而四海無虞矣其所為同
而治乱異者蓋受詔之有無使然也帝英敎明達即
位之初励精図治既驕心一生王恢之議用禦大之
說行量汲擴棄来孔用事而天下騒然帝則以為功徳之盛駕
三代而上之侠帝從於此而已矣則其與秦皇何別
特其悔惜建思子之宮而族江充悟賢士之妄誕而

漢陰下四字入乙巳

禁神僊而受詔之地、此所以刻氏社稷、危漢室、無則受盈尺之地、所關係不細大矣、

漢武秦皇自古為稱帝至彼乃治亂實壤之處、此論實見高一層矣斯自不可及也

時潞淳

未廣觀桃記

白河之地近乎山遠乎海不毛之地多磽壤多人往、就植以梅桃櫻蘇之屬、余僑卿之南與一二交友遊江户、江户之為地以花鳴者非白河之比也、於是暇日輒出遊興尽而還、以為常、矣阪西移乎東名東名之地近乎海遠乎山寸土尺鹵必墾闢梅桃櫻蘇無地之可栽植矣、其或有所植者、亦以余西来日浅也未遑探之、府城東南瀕海曰未廣、櫻而耕乎其中、環以松檟、南面如缺、補以桃数百株、閑花時輒如錦傍也、

每花時輒以花鳴者何限而墨水隔山之勝為甚

俗語下四字入乙巳

俗語下四字入乙巳

俗語下四字入乙巳

父相语曰、花候可矣、但惜以其妨田蔬伐之、比詹先其未、既至、果如其言、余於是乎有感、夫白河共江亢、可遊世不可復矣、今幸有所遊、亦罹斬伐之虐、以失其観、使余悵然無所措、又自省、桃樹之微、一則遂其生、一則(不能遂)[易]其生、(也)[此]、古之君子擇其居、有故(必)[之]夫、

(一)[與]松本実甫書

鳴領首、実甫老墨、鳴之所重於老墨者、不特理明識透之学心服之、又以其実践之行過於人之上也、今請敢陳之、其在昌平、(方)[食]時、奴(卿)[輩]未去墨折封、急(止)[甫]而(作)[修]書、鳴許之至寮、凡業狼藉、圖書星散、方将收拾、鳴悄問其故、老墨愀然曰、鄉信至、告家兄病急、今方将帰省侍養(疾)[也]、收拾而去矣、茶茶(不)[弥]嘆、以為有古人之風、(述)[所]重於老墨者、以此歟、是時、鳴窃以為学者理明行脩、若老墨者、世不易多得也、距今数年、景慕之心、脩一日也、昨歳去墨西遊、途

出於吾鄉不圖通宵談論渴想頓医今茲仲秋歸途
復叩草堂鳴倒屣迎于堂所憾吾輩不能無恙伏
焉去槿卅次語曰受行寡而陋正李掃地矣且出示
一篇曰受以豫人其請不得辭而你旦下見之吾之
墨守猶(孰與)前日也蓋(鳴執而見之)論学術也於乎受行轍圓乎天下
去槿日中阬無人矣然於学術行拙之鳴語以此蓋
出于過愛而有(勉)焉也何以言之受行跋涉山河倫
涉艱險異聞奇觀亟其夥也在他人則(柳)南(嫌)亟
說之不舍今也草草(柳)一不及奇異之事而所語(亟)
已止如此而不以鳴為痛無志乎也夫有人既以非

常待之亟非常以報之豈以其意氣相合移為諛說
以長其怠惰哉故今不以送長乎為嫌唐突盡言唯
願去槿扶焉自古異李之害心術也甚矣雖学懲洙
泗識蓋古今若明道晦菴二公猶其初不能不讀(柳)
其說況降(中人以)是而下幾何(柳)不讀且戒焉(幕庵白)
哉近乎天寬之隙(柳)朝政維新(柳)醇儒輩進異学之徒(柳)
敢出頭(笠)其醇儒云乎(分)狄出入陸王(柳)但其英才明
識不遠復亦(分)无祗悔耳如弊藩亦(柳)痛(柳)斥異說学(柳注)
程朱(柳)禁之哉為(柳)西(柳)鳴(柳)之不敏也幸在于覆醢中于
不被異說之清蟫其少也以謂学自程朱之外無異

遂既長然後始知夫異学誤人雖賢哲不能免而慄
然心悸惟恐其在己也而陷于沈中又喜脫賢哲殊
不能免之厄而入門之既不誤也平常佛法而
有得焉若貴藩祖公天縱英明尊儒重道能禁異説
而醇于程朱天下所共知歴世又能奉之不衰
左輩理明識透之学雖有勉励之致(勤苦之謂)而尚云
困于祖公之典賜也天吾侑之学豈惟読書作文而已
哉又惟得志則施於事業以裨益國家不得志則尓
将令其身鮮過而已矣鳴之不敏也侯居常以為其
志雖迂腐無成自謂比彼汎汎濫濫終無所得(汎則
随得随亡)

為少有間焉又可以不畔聖賢為已之教矣左輩学
明行脩如彼之至矣然再遊後有時乎使酒虐人頗
為物議所狂慢損其德宝為疵不小矣鳴之在学也
既重左輩之学又愛物議之不快(欠落言字数矣)然不
敢発也所以然之鳴之不敏其過已多矣其(脱)有病
於已為能医人有累於已為能責人是以默不敢
発一言又以謂左輩一時適(遇)然耳豈以是為常耶今
茲氏表自昌平還(先)阿老輩之事則曰(脱)依然仰面於是
乎有所疑為左輩豈終不用心於此乎被酒之時狭
之可困繫之久或移於居常不可在学狭之可困繫

(貴藩之役
陪従西国之日或
書貴藩頗窺某之行
以賜別
乎未尽情也)

大丈夫志通豈可以口腹之欲而存心乎

之欲哉扁舟之興古人所貴不知車轍所屩其叩舉堂之日欲桑一言而草率不得一語及於此老瑩得鳴之舉如彼而鳴之所以报老瑩如此顧慚愧不已鳴又以謂老瑩居常温順和舒容人言不敢妄拒人其在学既然況家庭之間所以致物議者特以酒耳如鳴云云則戕之地事其所以布是疾老瑩之所悉近年節抑之不至於乱醉也所望於老瑩者唯節抑之宜以微醺為度不至於乱醉則物議之謗衆之重老兄益深凡所尚乎正孝者以行所知而已今口称唱正学說理細微入於毫毛人推以為不可及觀豈非可耻之甚邪吾儕入門之不過逐程而驅不以聖径為故事凡事用力於実践勇於敢為必有所至為儕輩之先既已行周道雖布大堰之水而関之嶮積以歲月必能達焉鳴之於老瑩向慕之深非一日見待之厚出望外非他人泮合之比乃敢狂言冒威不知此書之至幸遇老瑩温順和舒之日笑而舍之典其特不幸遇老瑩被酒乱醉之時怒而絶之也事而不幸特存于老瑩鳴之頭東望竢賜报言不尽意伏希高明亮悉辛卯仲冬初二厚

春来秋山鳴禎而

曰一身之失猶並可院庶
講官侍輔多為渥矣何
幸於十月之每公会主此煙燬
此處焉

後以隻日侍講
世子於順正館親承
学無補於啓沃以辱其職焉時念當日之戒敕戰兢
最慎庶幾半無朱墨矣今茲甲午春三月七日侍講
順正館侍臣傳命曰園花方開逍遥游觀亟如意
以慰侍講之労於是乎昔日之頽一朝而浮焉
頓首拜 余之辱編觀園中初聞往歳都下大災郊
尓為烏有矣擧園中草木燔焼尽矣意不復比於
旧時之觀今也觀之則當日亭觀臺榭之構不復留
一烏有園中之趣花卉之美猶豆存其観矣豈得無

君子之所愛非鬼神呵護者乎不然灰炭之餘焦土
之中何以存此観邪櫻桃夾池花影倒焉上下相映
清風時送芳池水漣漪為穀文禁懐暢舒徘徊躊躇
久之夫使鳴得再此観焉誰致之無他以鳴之辱侍
講焉耳非鳴之辱侍講以致之也即以 閤下優
叙徽労為耳非 閤下之優叙徽労以致之也即
以不墜當日之戒敕為耳鄉使鳴失墜而不奉為則
雖有優叙徽労尓何可得也唯其奉而不墜為是以
致陪教官之後以有此栄為耳此乃恩之所由不可
不知也従観之際念當日之戒敕并園中之趣恍如

前日之事感慨并至溘矣若夫戒敕之言則不可浸忽（不可浸忽 修訂）後之庶幾（不庶幾 修訂）啓沃得其方而後免弁髦拗之偏矣而閣下亦孜孜蚤夜講學以成德焉則蒙賜豈特鴻（鴻 修訂）退而為之記

六園觀櫻記

六園館在都城北大家（泛景喬先生又）蓋先公游息之地余嘗與長公民表屢往遊今茲甲午春祓後在東一日月堂語余曰六園花候可矣吾將游焉子必俱焉余欣然諾乃卜日約同遊余與松窩紫山先至頃之月堂亦至（鶺鴒蘋鳧皆至庵主）距桑史昔遊十年於茲此館罹災所謂神通之閣時而小學之庠無一存者焉唯集古園垂牆全焉花樹亦多亡其存者軼浸古枝葉蓊茂則與昔日之觀異矣立於館址而望之白雲一帶纏繞園中乃占生於花下杯酒吟哦因思昔者與

長公遊長公遂曰昨歳在白河今年在都下與子同此遊明年又将与何人遊何地乎長公蓋有所感也嗚呼之未嘗經心今也長公已逝矣民表亦在西今同此遊者皆昔日之観異乎雖余之不情極知先公拘館園亦與昔日(先生)此遊之可悲而不可樂也大抵常人之情心有憂感則雖遇可悦之物而中心為之不樂心有娯楽則雖見可憂之物而中心為之不憂也其故物為主於中為其所感而已今夫人子為親寿子姓圍桑賀客滿堂方是之時有一人潜焉出涕則衆必以為不祥而以為不孝何也寿雖可慶而此非可哭之時況以之傷親之意邪孟軻氏(洗忘)甚矣何也故哭日不歌食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如此人亦甚矣余豈為之哉故余於此遊排遣憂悶而暢舒舉思庶幾憂樂適(典)可而各得其所也嗚乎以此心而往我知為学與政亦不難矣

鳴拝草

柳女奴傳

南果堂為余語曰。吾家畜一女奴。年可十一二。喜三絃。例其或演習。輒饋事未終。請而還者數矣。吾戒之曰。汝幼。宜效女功。有暇。通泠川絃聲。淫哇蕩人心。不可長也。試問汝父。以為何如。曰。如庄之言。然比鄰習尚。不得猶異也。請不已。頃之。其請漸少。執事稍謹。吾訝焉。不知在主家之無事也。不復請。執事愈謹。既聞吾課生徒唐詩。彼執爨供饋之隙。吟哦略上口。女奴家新居。俗尚不良。家有淫哇之聲。頑不可諭也。方是

作悅書之法無剛欲須
習不能服饋奉老

刪此句亦不費言

無改化但安為女無家心
身當

作婦家之海妓知言亦
心如是而止

時。求一謹厚之人。而不可得矣。彼性于其中。染汚之。
舊。吾謂不可得新也。而今如此。習之不可以已乎。余
聞之。蹙然不安。吾徒誦經讀史。固知古聖賢之可学。
然立志之怯。畏憚不果。遂視以為故事。內無孟於已。
外無補於人。閉女奴之風。亦可少愧哉。
柳瀬石。性謹愿。一旦自奮曰。雖貧賤從也。既在学中。日
不識書。何以称焉。自是日習誦不倦。実為其父。於乎。
非此父。不生此子。吾故并表之。

松園小傳 是親兵為人筆力老健所為文實豪健流

松園贊并序

松園、女隸、衒鬻、販夫、女也。性、恬淡。不為產。家本豐贍。及松

園。蕩盡無餘。少好臨池。而不求表襮。或乞之則恢愕
遁避。如恠夫。然余嘗見其書於其家。問之。而得其実。
欲顯於士君子之林。遇其病沒。年方六十。松園逸其
姓名。通称萬藏。松園其号也。余既重其操。又悯其湮
沒不著。惜余之力不能使其重於世耳。乃為之贊曰。
時方趍利。汝市井徒。而無意於逐之。時方競慮譽。汝
有其実。而無心於虚之。嗚乎。若人世有幾人。逐時好
者。可愧死矣。

鮑文二篇仕乞

高明雌黄

嗚拝稿

赤須二孝子傳

我
棗城斗出于海面、樓櫓輪奐、東面睥睨、絶處見
長堤、東斜漸于海堤下人家櫛密、是為赤須賀、漁戸
人愚而淳、有孝子兄弟、夙喪父、事母甚孝、家貧無有
衾褥、每寒夜、輒卧左右以煦之、既母病、兄弟侍養
尽力、久之事闕、天保元年、賜銭萬以旌之、　乞家
警勧之道至矣、間者得其詳於土人之言、曰、初母疾
在牀、長兄又病死、母悲哀疾轉加劇、兄弟常不離側、
医藥必謹保護倫至而疾猶如舊、兄弟憂悶不已、夜
闌拂神礼仏、以祈其或愈、如是十有一年矣、未嘗有

懈也、人憐其至孝、且後時勸以各有配、兄弟懇辞曰、
辱父兄過慮、奴豈不之思也、狄他人入室、雖保其
良善、或侍養不如意、雖悔何及、孝子兄曰圓七、亦業
漁、炼曰從供村中、使以糊口云、吾観勢俗男女未
弁、踰牆鑽隙、以為恒、亦須賀特甚、群凡涵入骨髄、人
不之異、雖以我
公家仁厚之政、然以其就封日
浅也、尚未能化之、猶兄弟者不須教養、不假督責、而
優為之、不以負累其天真、遂致
公家之旌、豈
不美耶、墾俗或由是漸帰于淳、異日一変為孝友之
郷、則兄弟実為之唱首也、

長湫戦場圖序

應仁以来、列邦割據、兵連禍結、寔人之婦妻、孤人之
子弟、哀呻之聲載路、殆三百年矣、照祖悯然志
在済之、戦之以解其苦也、役之以休其力也、故士争
效死、加旃以其行兵出奇、以制勝、自大高納糧之初、等
以至浪華陥城之日、策無遺策、所向無前、長湫之戦、
照祖援尾討秀吉、進陣小牧、森長可窃請執參、與池
田父子等懸軍深入、照祖諜而知之、清師出不
意、臨陣斬三將、秀吉聞之、投袂而起、我已退據小幡、
不及再里餘、日暮拂暁、屠城、與夜我復還小牧、秀吉

憮然、遂旋軍云、方是時、秀吉氣呑四海、豪俊欽乎、我
仗順一戰、挫之、使彼瞻落、威信已伸矣、長駈而進、四
海可傳檄而定矣、然其畧辭請和也、愀然以天下蒼
生為念、速俞駕西上、辭臣爭諫、終不聽、於乎亂誰之
世、兵弱土狹、尚不度其力以求逞其欲、況兵殫土廣、
攻取戰勝、何所碩慮而不為也、欲而不嗜殺之天吏、
寧遲二十餘年、布征夸之拜、亦不俾戰逞欲以厲民、
識者以謂是心胎後未無窮之治焉、庚寅春觀是圖
于暎翠堂、當日出、奇以制勝之睚歷、指掌、乃懇請
謄寫、序其首而藏之、

長湫戰場圖序

應仁以來、州郡割據、兵連禍結、寡人之婦妻孤人之
子、莫哀呻之聲、載路、殆三百年矣、照祖悶然、有
濟之戰之欲、解其苦也、役之欲休其力也、故士爭效、進
死如歸、且旃以其行兵出奇制勝、自大高納糧之年、以至
浪華陷城之日、算無遺策、所向無前、長湫之戰、照
祖浩師出敵不意、臨陣斬三將、秀吉聞敗、投袂來援、
而我已在小幡矣、以其圍小幡我已還小牧、秀吉
憮然、遂旋軍、方是時、秀吉氣呑四海、豪俊欽乎、而我
仗順一戰以挫之、使彼瞻落、威信已伸矣、長駈而進、

大江廣元論

陽忠於所事而陰占其利，令當時見是而不覺非者皆奸雄之所為也。自藤氏以戚畹專朝權，天子不得親政，平氏效尤，其累加甚然猶未有其名也。至鎌府為天下總追捕使，名既定矣，禮樂征伐不復自天子出，世皆知鎌府之跋扈而以致之而不知廣元啟之也。自古摸倣謀反者有矣，逼至尊易位者未有也，逼至北條專廢立之權，世皆知義時父子之不臣而以致之，而不知廣元教之也。義經之西走也賴朝憂四

海可傳檄而定矣。然蒼生為念，逮駕西上，群臣争諫，猶不聽，於乎亂雖之世，兵弱土狹，尚不度其力以來逞其欲，況兵強土廣，攻取戰勝，何所顧慮而不為也。然泰時知恭推而不嗜殺之天，吏寧遲二十餘年有征夷之拜，而不強戰逞欲以厲民，識者以謂是心胎後來無窮之治，信矣。庚寅春觀是圖于映翠堂，當日出奇制勝之跡歷歷，揮掌乃懇請謄寫，其首而藏之。

方及側不可得制廣元教以州置守護莊設地頭以制之而未朝權歸幕府天子長擁虛器雖無非由鎌府之跋扈而廣元實為本謀承久之征象議據関柜守廣元猶排衆議使之並進廢至尊流三上皇雖無非由義時父子之不臣而廣元實為本謀故曰廣元教之也江氏 皇朝盛族若匡房若攀周世有其人廣元實為其甫博覧多聞不忝厥祖在朝之初品不過六位職僅為洲佐其才無所施朱每観古明良相遇心存於功名當是時猶源氏其人耳遂參帷幄議大事説之以收朝權因以展才將以固寵而占其利

此一段恐欠精錬琢磨之功

論服一段無得憚煩反覆切

也故勢在源氏則為之謀勢在北條氏則為之謀唯其勢之所在也其勢之去也一幡之死右相之殃皆與知而不言豈唯知而不言又從而揚之焰鄙夫承久之乱三綱淪而九法斁矣何遑論曲直狂夫之啟也不擇人雖然厳厲臨之逡巡不為發也衆議猶有所顧忌今舉兵犯闕何所不至也一飯之恩匹夫匹婦仐身猶不忘遺必酬有所報為若廣元顧其所以報之者無非奪朝權強將門之事於是乎廣元之罪無遮於萬世矣自相門專權朝廷毛膏亦已久矣廣元既獲乎源氏宜當告以尊王室攻臣順拳廃興興

伸儀無復使臣下夫權則其勳功之大小何如也管仲倘者之佐不齒于聖門然猶尊宗周攘戎狄故聖人不沒其功今也廣元就勢依熱展轉不知其所底至其於朝廷胡越視之此管仲之所恥也其博覽多聞不忝祖如是而可乎我自政出於將門世惟知有幕府而不知有朝廷故朝廷忠臣介以乱臣幕府奸臣却名以忠正是非之公不明於世也久矣是以數百年未推尚廣元以為賢不知不特為朝廷乱臣而又為幕府奸臣也其在當時若源氏若北條氏自謂駕馭得方而皆不知陷於其術中亦不足怪也嗚呼奸雄占利之術一何其巧也

議論鑿鑿攘擾奸雄之肺肝而益有遜惰非淺人所得而辨故服之信儲評

筆陳錯綜逐段愈明末以管仲論之又以其所恥駁之可謂得其類矣

川田興安評

松園贊并序

松園者隻街販夫也性恬淡不為產家本豐贍及松園蕩尽無餘少好臨池而不求表襮或乞之則恢愕逃避如怯夫然余嘗見其書於其家問之而得其実欲顕諸士君子之林遇其病没年方六十松園逸其姓名通称萬藏松園其号也余既重其操又悯其湮没不著惜余之力不能使其重於世耳乃為之賛曰

時方趍利汝市井徒而無意於逐之時方競虚譽汝有其実而無心於處之嗚呼若人世有幾人逐時好者可悲死矣

伏祈
成鳳

秋山鳴拜稿

送井上子彬序

子彬將東遊昌平來就余而謀子彬曰先人起家列教官余以葭莩之親入承其後和蚤夜孜孜常恐墜其緒今敬之與大明一旦東遊余亦欲與俱既清親而見聽唯家兄曰齒少學淺或不可余惑焉敢忘先是余與伯華談及此事以其言為是乃曰双堂齒不高子富春秋更用數歲之力勉励以大其基趾游学猶未晚也宜與令兄言意余如此子彬曰然但内為具慶無故外為職教事剛況有二子之與俱年時矛不再来由非有大不可則將果行何如其志

益確。余與伯華知其不可奪而更憑憑之。遂以二月中浣與東。嵩子三省之。同。為人謀之忠。慮其一。余雖屬情。窃希望之日久矣。今為子彬謀而不能尽心。則可謂善学嵩子者乎。然此行素為子彬謀萬全矣。故余之所以泗之。為乃所以深成之也。今其銳志堅定。不肯少回顧。焉。以是拖竹学之。則何業之不可成。此余之所以憤然慨憑之也。不忠之誚。吾請甘而受之。昔者余之学昌平。同遊五十人。其勉励刻苦於正学者。蓋鮮矣。其餘非游惰玩愒。以曠日則溺功利。鶩虚遠以度年耳。聞今日更甚。焉。余之所憂於子彬者。不在

游惰玩愒。以曠日。而在異說競起。以誘我也。乃伯華之所憂。而余之憂最在焉。子彬之明。於邪正是非之間。必無能辨之。然余之所以深恐焉。則以為彼之狡黠不一而足。可保其不惑。況作鄉之曲。所謂者正學。於所謂異說者。未嘗知之。縱令知之。亦未逢其真矣。夫異說之可悅。甚於淫声美色。何也。淫声美色之接目觸耳。人孰不惑。焉。然有守者能知其害而遠之。至於異說之可悅。則人未知其害之深。古故昔以来。明者為多。溺。井嘗蓋雖見知為子彬者。唯能守正学以切已。若夫高妙超越可悅之說。一切屏去絶棄。又能

時體然之所以深成之意。奮然勇往。刻苦日夜。更十倍其功。則一日有一日之加。一歲有一歲之益。所得既深矣。則雖有異說不能為之害。蓋詩所謂可以為錯者。莫非所以成就我也。然後余之所以為子彬謀者。亦庶幾乎可免不忠之誚矣。臨別泐國詩以贈。聊見其意而不足。乃書為子彬謀之始終以為之序。

送町田大明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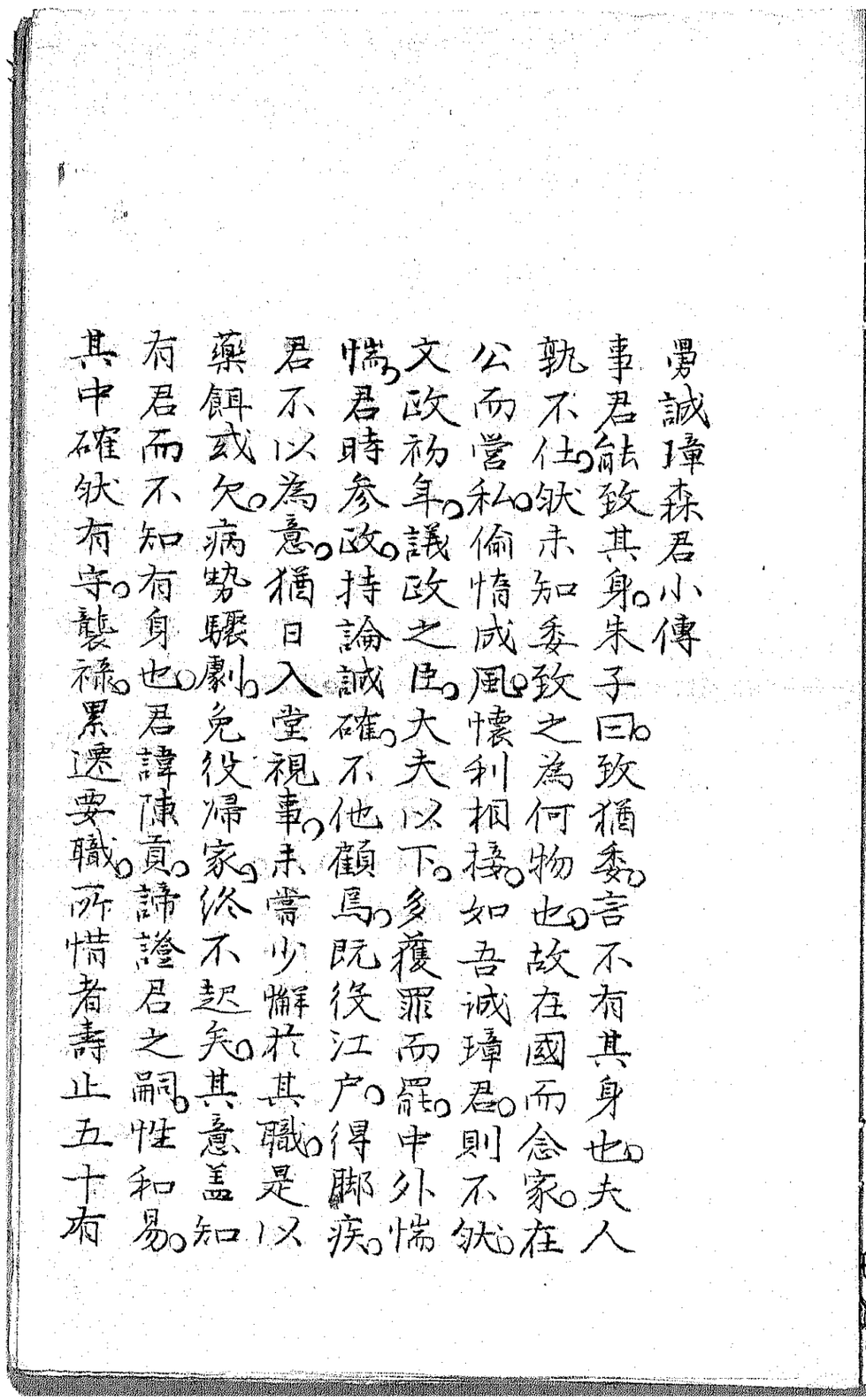
天寛之際。公家中興。祖業百廢皆興。首下令曰。凡為士者當兼修文武。不然則不為用矣。故士皆競進用力於此。群材輩出。有光於旧時。以至於今日。但積獎之存。或以讀書為無用之物。往、相嘲曰。士人之業。擊剣馳馬是已。何用夫讀書之為。吾聞儒者之言。学者為忠與孝而已。則吾固已知之矣。何必為挾卷咿唔者而後能之。讀書者及之曰。彼没字碑(漢)何知也。擊剣馳馬。一武人之事。而所謂忠孝者亦妄行胸臆而抑異於我之所謂忠孝者矣。納鑿不入。氷炭相

及。甚矣旧習之雖移也。為非能審軽重明本末而不惑者。吾知町田大明府也。大明父祖皆傳撃剌之術。大明則曰文武者士之業。我固有業。為之則足矣。而大明不審乎此而従事焉。則何可也。於軽重本末之等。為不審乎此而従事焉。則何可也。於是讀書講学。勉励疲剌。猶自以為不足。歳之戊戌。與大家井上二子俱東行。将入茗横以成其学。衆果嗷嗷曰。二子之於学。為其家業。宜矣其東行也。至若大明則不可。於是乎不修其職而東為無用之学。此之謂不知務。大明為不聞治任艤舟。余聞之中夜不覚蹶起。曰。嗚呼大明而至於此乎。苟非其明敏之資過絶於衆。則非読書之力有得焉。則亦何能審軽重明本末而不惑。二者相因。以有此行也。嗚呼大明而至於此乎。大明既於其大者。奮然用力。不復恤人言。則何憂学之不成。況於剣乎。異時西帰之日。吾見其裕如有餘也。然後向之嗷嗷者欽跡而遠去。人、果知文武之不可以兼修。而不美乎。臨別書以勉之。為大家敬之序

余嘗窃謂人生有三不幸焉。曰庸下之質。曰氐弱之禀。曰夙喪怙恃。而三者之中喪怙恃為最矣。」天下聡明敏給之士何限焉。獨庸下之質。在其中事、不及於人。雖以教督之峻与成救之切。然猶且頑然不移。是豈不為不幸乎。然而父母之愛子欲成就之也。必使之就師取友。厳程峻課焉。終之随才成器。庸下之質。果非不幸矣。天下壮實強健之士。亦何限焉。獨氐弱之禀。在其中。雖汲、於日夜。奮発激励。然終日務業。伏枕動亘旬。寸進尺退。得不償失。是豈不為不幸乎。然而父母之愛子欲成就之也。必豫使之摂養餌藥。度公責任。優柔浸灌焉。終之壮強成器。是氐弱之禀果非不幸矣。唯其幼喪怙恃。惸然無助。則勿論乎庸下之質与氐弱之禀。雖明敏俊異者。溺於宴安。怙於逸游。終之不足齒於士。君子矣。此其所以最為不幸也。大家敬之幼喪怙恃（故毅斎先生之弟季弘不幸夭逝）嬴虚善病。而性敏。有志於讀書修業。但以嬴虚之質。則不能無終日務業伏枕亘旬之憂。以夙喪怙恃。則不能無宴安之氣。日長傲戒之意。月消之憂。是以其学無足観者矣。敬之故録斯先生之遺不幸孤嬴使其長在膝下。親受保護之慈。趨庭之訓。則嬴虚宴安豈至如此哉。必能継志以

述其事狀今如此余也居常窃嘆焉今茲戊戌春一旦奮狀与同志者俱東行將入吾平橫蓋自知其病之有在焉欲用力以去之可謂有志者也敬之事君而有職事繼家而有幹蠱今閒舍而遠游則固非閑散游士之比矣其在学當恐日晷之不給盡己力之所及汲汲日夜以成其学焉果狀若敬之則可謂知病而下藥者矣於乎使世之不幸蚤喪怙恃而悟於宴安怠惰者皆如吾敬之用心則何必憂其不能成才也敬之有茅茹直道其才不及於先而尚有其病也則何不能無待異日之東行歟





曷誠璋森君小傳

事君能致其身朱子曰致猶委言不有其身也夫人孰不仕狀未知委致之為何物也故在國而忘家在公而営私偷惰成風懷利相接如吾誠璋君則不然文政初年議政之臣大夫以下多獲罪而罷中外惴惴君時參政持論誠確不他顧焉既歿江户得腳疾君不以為意猶日入堂視事未嘗少懈於其職是以藥餌或欠病勢驟劇免役帰家終不起矣其意蓋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君諱陳貢諦證君之嗣性和易其中確狀有守襲祿累遷要職所惜者壽止五十有

八而未尽其用也既今廿有七年矣嗣陳功績念不已使外孫金子時中寫真小河内殿教装潢蠅拭勝鳴撰小傳并贊曰

唯其忘身事方可託雖由質美吾必曰学子姓嚮慕丹青傳真其羙不溢廣教援云

弘化三年丙午夏六月甥秋山勝鳴謹撰

説喔嗑及革象贈駒井済大

已亥冬至済夫携蕃過噬嗑之革而余亦得革之坎乃約相易而断之退而反復観卿窃謂天地之間有正有邪而已矣邪之為物其在人也本生之後為不知所以制之則学之初亦其善不明耳其善不明耳其本在胸中而其発用之動或流於邪僻而不自覚是以有邪而其本則正也本則正而発用之動或流於邪僻而不自覚是以有為之君子為祛去其邪而全其正焉此所以学之不可已也然而為之術無他在已者知之明而勇之果耳為可以得之故学者為学初知此心之実不可偽他求

無所往而不用其力

此知而後行其序如此

慶會一段大別洗發主意下三節即此二節之義而加詳焉所謂

耳用之析網而能擒

此心無往不然則天下之理

無不窮而吾之所識

無不盡矣知既盡矣而後自

今日用應酬之間

得其正者焉雖有

之消融澤化不覺其

「進益」雖然此特吉

在事物之至作進退

之際

其序耳其用功之勝

勝掃滅也學者有身之

理之功未熟力行何

可得也必欲盡窮天下之理待

所謂豁然貫通而後從事於力行則吾尒將見

勞苦一無所得焉不

慎精詳以處之則

理無不窮而吾之所

謂明未

何也一念之萌至微妙矣人不知而已獨知之為不

如審幾之功則苟且因仍將有不勝自欺之蔽者故

大学於格致之次言誠意申庸於戒懼之深言省察

以慎独為言蓋以是尒噬嗑彖辭曰亨曰利用獄

而此意耳蓋以卦象言之上下兩陽而九四一陽間

困其所識之淺深果淪其天尒

能行其所知知益明矣

結其功未知行益勉矣

此学所以用功之要而知行

相資之方如此

夫天下之理既明而吾之所識

如不尽則其於知也可謂明矣

以此明而不力行

其為天尒

知所以

此学所以知行二節以不当偏廃

其功而最慎於知者如此

於其中。必蘧合而後亨通矣。以卦変言之。六五以柔進而得中。以卦體言之。震之威而離之明。以是決獄無惨刻不仁之戕。而各得其當也。今夫在学者受用之実而言之。以離之明而照事理。以震之威而果行之。以蘧其邪穢査滓之害。正如九四隹梗不屈者而合之其学之要一言而可尽矣。不過曰敬曰誠而已矣。夫既以敬存心而後誠一以従事焉。則何不奏功之有。故其変而之茎。曰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辞雖繁。其意不過一裹誠意而後事可為焉耳。学

豈他端。吾儕日夕従事焉。無一毫徇外為人之心。則其邪漸尽。而一於正。積以歳月。必有所至焉。済夫敏而勉知之明。行之果。固不待余呶呶然而神明之教。今如此所謂有則速改無則加勉。済夫年富志鋭。宜当擔当此道。以馳驅中原。不宜妄自菲薄。以讓先於人也。余雖蠢愚。激励奮発。而周旋以従事。不徒瞠若於後。庚子春日摩友秋山鳴拝具

大江廣元論　秋山鳴

陽忠於所事而陰占其利今當時見是而不覚非皆奸雄之所為也自藤原氏以戚畹專朝權天子不得親政平氏效尤甚矣然二世而亡至鎌府收天下兵馬之權礼樂征伐不復自天子出世皆知鎌府之跋扈有以致之而不知由大江廣元教之也自古據國謀反者有矣逼至尊易位者未有也逼至尊易位者有矣劫以兵者未有也至此條氏舉兵討北關專廢立之權世皆知義時父子之不臣有以致之而不知由廣元教之也（何以言之）我經之西走也（承久之亂）賴朝東平方反側不

(縫)河得、制廣元教以別置守護庄設地頭以制之而未
朝權歸幕府矣子長擁虛器雖無非由鎌府之政庶
而廣元實為本謀承久之征衆議據關拒守廣元獨
排之使之三道並進廢至尊流三上皇雖無非由義
時父子之不臣而廣元實為本謀故曰廣元教之也
江氏(大江廣元)朝(朝廷)盛(隆)若匡房(大江匡房)若舉(中原)周世布其人廣元實
為其中博覽多聞本厥祖(大江)在朝之初未得其志每
觀古明良相遇心存於功名當是時獨(大江)廣元(中原)親(大江)
遂參帷幄議大事說之以攻朝權(朝廷)以展(大江)其(廣元)將(大江)以固
寵而固其利也故勢在源氏則為之謀勢在北條氏
則為之謀唯其勢之所在也其勢之去也一幡之死
右相之殃皆與知而不言豈唯知而不言又從而揚
之煽鄙夫承久之亂三綱淪而九法斁矣何遑論曲
直狂夫之啟也不擇人雖然嚴厲臨之逡巡不發衆
議有所顧忌今舉兵犯闕何所不至也一飯之恩匹
夫匹婦終身不忘必酬有所報焉若廣元顧其所以
報之者(朝廷)(指源氏)非奉朝權(權)將門之事於是乎廣元之罪
無逭於萬世矣自相門專權朝廷他喜而已久矣廣
元既獲乎源氏亦當告以尊王室效臣順撲亂救民
無復使臣下奚權則其功之大小何如也管仲伯者

之佐、不齒于聖門、狄猶尊宗周攘夷狄、故聖人不沒其功、今也廣元就勢依熱、展轉不知其所底止、其於朝廷、胡越視之、此管仲之所恥也、其博覽多聞不恭祖訓、如是而可乎、自政出於將門、世惟知有幕府、而不知有朝廷、故朝廷忠臣、斥以亂臣、幕府奸臣、却名以忠正、是非之公不明於世也久矣、是以數百年来、推尚廣元以為賢、不知不特為朝廷亂臣而又為幕府奸臣也、其在當時、若源氏若北條氏、自謂駕馭得方、而皆不知陷於其術中、嗚呼奸雄占利之術、一何巧也、

蝦夷地（界不產穀）極北○隣肅慎○其俗質而驁○羊茶（水）為糜○刻材（水）為舟○矯木（水）為弓○鏑羽（火）為矢○海於（漁）山於（獵）以為生焉○宛然太古之遺○戎傳文治年間○源判官脫高館之厄而来于此○意蓋欲頼蘂族若秀衡者有帝鴻聚以謀再舉焉○但是質愚之民○不毛之土○無甲冑○無糗糧○莫雄數寸無復用武之術○其飽溫酪○煖氈裘○死為幸未之鬼○非其志也○悲夫○近時西北虜獷猾務四方事遠略○名為互市○其實不測○是以丙辰有魯西亜之事○今歲○有請厄利亜之事○而輸夫苗嘗其衡○承其弊○且驅松前治下數百里○地多山嶽險阨○雖有後急不及於事○大肉食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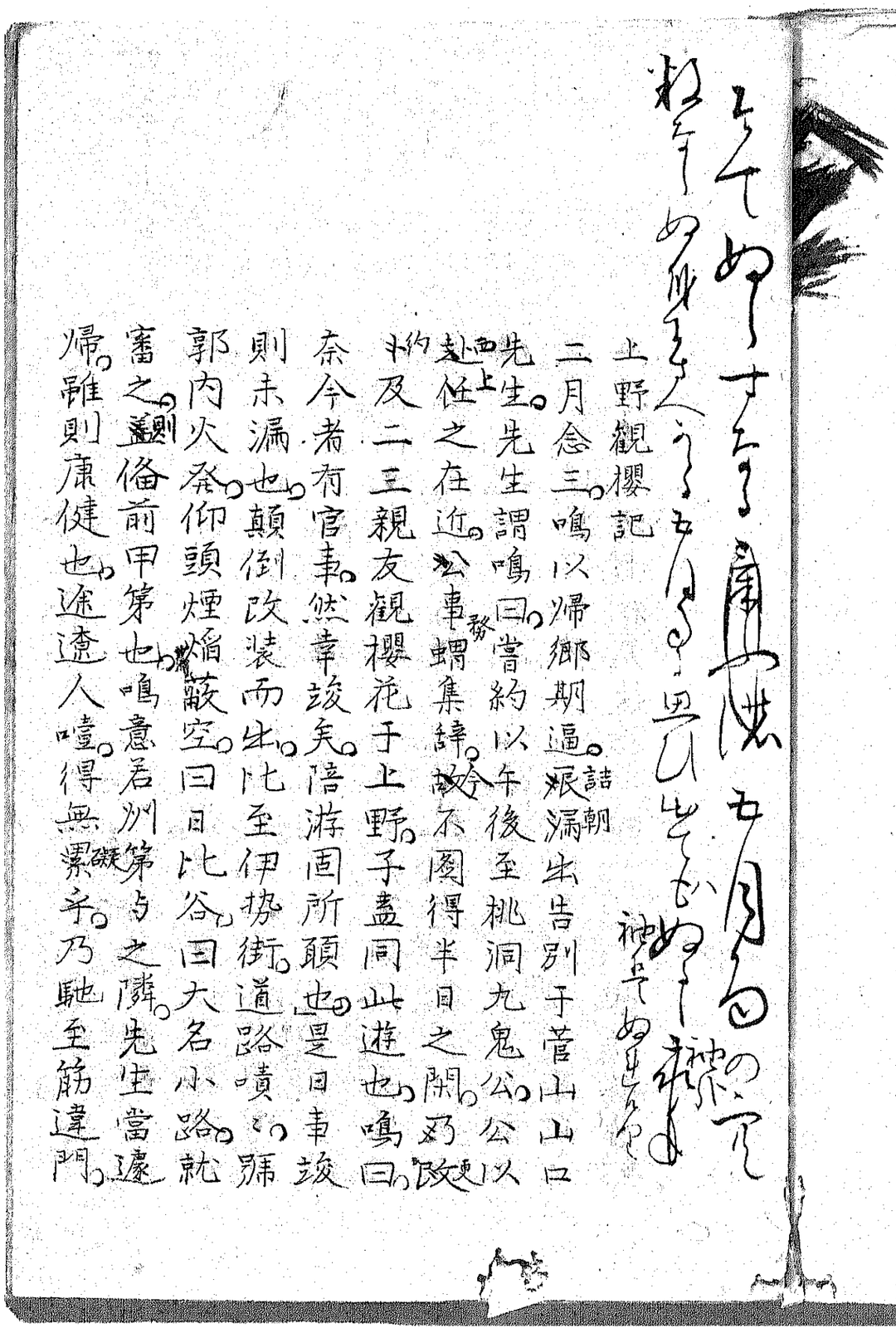
癰水居多癰者去其病導其利適變以為教忘人主之職制
物成務之大也作富室以易穴屏作棺槨以代葛溝聖人之所
以不廢也況北藏邊警數聞羊為今之時亟募壯丁操甲弄兵
練以為精銳鏃癰之堅弓矢之利以湯其朴素沿邊谷地置屯
堡烽燧相望以備緩急矣計不出於此千里倚糧以趣敵吾未
見其全算也吾宗家藏夷弓矢各一揮弓斡矢(斡余)長三尺強
用余本)桑以為飾矢長四分弓而居其三折羽二枚留其末
錯而羽之以角為鏃(鏃音族)又竹(竹疑作箭)繫鏃其用塗以毒取於入于物而
殊也伯父親松君嘗從司臨大河內氏巡視北邊在假夷數旬
既還携以贈於宗家方今距文治六百餘年其朴素猶如是況
當時耶於乎源公逝矣事不可追矣為今之計循其從而不知
適變吾窃恐有戕轍之誚矣吾覩于斯物而有感故為之記

說佩刀送田內川堂

川堂田內君忠實純慤少奉仕
守國公左右十餘年恪勤不懶增秩累迁
世子傳余奉茗椀之日奉余侍讀於
世子始得見君於玄館一見無由罄言盡懷其西
歸君贐以國詩一章善余之朴素無求乎外過蒙推
奬余雖不敢當感激之餘心欲奉之不失距今八年
矣昨歲奉命東來再侍誦筵得屢就談旺露情實
開示肺腑今茲甲午仲冬君往駕西役先別共飲
於松窩飧賓主微醺共耒陶然君曰子知佩刀之說

乎。允士之於刀。佩以衛其身。狄是不仁之當。一離室則殺人。獨仁人君子得其用。不仁之當。變為仁人之罟。常人不能得其用。通足以自殺其身耳。人之在世知佩刀之說而後為憲。過。子知之乎。余辛尔曰。余知之矣。余知之矣。請試序其說。或可以代贐乎。君咡狄拍手曰。可矣。余退為之說曰。士無故刀不離身。犹西土君子之於玉也。蓋西土尚文而兼武。王之溫潤象文。栗狄象武也。東方尚武而兼文。刀之堅利武也。韓之飾文也。士而不兼之。何足以為士。故其用之時乎武。時乎文。隨用而出之。此為仁人君子之事矣。狄是犹膚浅。請又衍而言之。士之所慎者二。不過曰言行而已。二者術身之具。而我好之所伏。顧其用何如耳。终日不言。何以辨事。终日不行。何以成事。唯択其可言者言之。而不可言者不言也。択可行者行之。而不可行者不行也。方其可言与可行也。鼎鑊陳前。刀鋸列後。奮狄勇決。不啻奔育也。方其不可言與不可行也。利禄雷前。好言誘後。委靡退懦。不啻怯夫也。不可言而言之。與可言而不言。不可行而行之。与可行而不行。其傷身辱親。禍孰大焉。仁人君子不如此也。故士於此慎焉。則憂辱不至。俯仰無愧。豈特寡過哉。

是可以為佩刀之说乎。今君既屢要職。言行之所繫
尓重哉。古人(送)臨別有一言触盖於人耳矣。君之国詩。
僅、三十一言耳矣。而洵蓄有餘味如彼。余之言絮
、累数百言如此。而不能出於君之言。又不知果得
其说乎否。但恐辜尓之約。或未食言之遺。於是乎書
以問之。



上野観櫻記

二月念三。鳴以帰郷期遍。艱(詰朝)漏出告別于菅山山口
先生。先生謂鳴曰。嘗約以午後至桃洞九鬼公。公以
(四上)(務)赴任之在近。公事蝟集。綽不遑得半日之閑。苟改更以
約。及二三親友観櫻花于上野。子盍同此遊也。鳴曰。
奈今者有官事。然幸竣矣。陪游固所願也。是日事竣
則未漏也。顛倒改装而出。比至伊勢街。道路噴〻。靣
郭内火発。仰頭煙焔(燄)蔽空。曰日比谷。曰大名小路。就
審之。蓋前甲第也。鳴意若刈第与之隣。先生當遽
帰。雖則康健也。途遠人噎。得無羸乎。乃馳至筋違門。

（齋名重周先生嗣子）其齋其号也

自北者絡繹相連而未認先生父子也復出門赴御成小路唯見一人狂奔自北即（及生嗣子）其齋也一揖（直）而馳去（嗣）又復進行先生与令孫従一僕前驅赤城子綽亦伴焉先生曰西坐於楸下待子来矣（吠）火発後前（嗣）第吾第萬無脱理老穉無及事故先遣重周（嗣欽）与子綽相慰而従之先生女嫁福山天野某第隣偪前先生曰噫不免矣子綽乃謂嗣曰（子従）請訊先生乎（来）余則直至福山第馳而去既入神田橋門（嗣）火漸西与先生舎頗相隔乃取道於道三橋途遇子綽帰来曰福山第烏有無及遵路填咽相先後而進時火稍向熄嗣将告別而帰先生（強）要入第於是與子綽至舎（其齋笑）曰今日花下将送子妨火不果幸火就熄第尓無恙今請開離筵于此不亦可乎嗣見（舎）半数席（半徹席）什器狼藉嗣与子綽相謀欲及未昏敷席整頓什器（與齋）不肯曰健児輩今辣之子唯飲即開厨行酒（其齋酌）曰倉卒之間託老父穉児于二兄吾心安矣杯数行嗚又謂與齋曰前日所（質於）正先生義利辨一篇意兄見之為說何如應声曰（請試之）疑似之間奈須辨（如子所言）白黒公明又何用辨是吾之所慊於子也嗚曰慚児不幸于此（子更詳之）書

今有冷入敵地盗糧（食治之余）糒子則（如子則）恐不肯（其応者）哉而不肯者非義也食（何也）備本敵之有（子之辞欠）意（敵之益我尚則）

未見與否。齋洪高。蓋進註程說之意也。子綽初字子
毅。曼曰先生改字子綽。以其名曰武寬也。子綽以示
鳴。又痛此書其由以與(子綽)既而主賓獻酬驩狄。殆
忘覺。共喬曰。今日之事。頗奇遇。書以傳焉可也。鳴乘
醉乃言曰。雖以鳴之不文。尚可記乎。曰。可。子嘗用力
於文字者。真可以傳矣。鳴欣然諾。但以歸期日迫。(故)
曰。(約而)歸家之後。記以贈。黃昏竟別而去。歸家十數日。排
煩次第。當日之事而記之。題曰上野觀櫻記者。以其
初約在焉。不知果足傳乎否。鳴之不敏。辱先生
父子之過愛。有年於此矣。所憾者。則在鄉之日多。而
在東之日常少。今也復歸家。山河隔絶。不識何日得
復拜(奉教)乎儀於西文。況親(膝)下乎。戊申暮之春中八日。來
(西崖知己)
名狄山鳴記

手抄曾文序

余之志於文辭之學。乃心嚮于南豐氏。竊謂議論正大。說理入
細微而不過焉。吾輩所當法者也。其在茗橫。頗費日力而未有
得焉。其西歸也。寤寐苦心。且讀且作。凡七年矣。然後纔覺意之
所至。筆或從之矣。其用力於文辭之學者。可謂勉矣。初獲沈氏
讀本。熟復日夜而不足焉。更取元豐類稿。及諸家選本。拔其萃。
分章段。標句法。其餘訓誦。間所得者。旁注題識。不一而足焉。凡
如此者前後數種矣。每其得好題目。輒搆思腹藁。動累數日。結
構間架既成。悠然展紙下筆之際。自以為於南豐迂餘往復周
詳縝密之法。庶乎或得之矣。及一旦去而從事於聖經也。其於
文辭。有事則作矣。未嘗設題而作也。是以一月遠於一月。一年
疏於一年。沈氏退本來諸書閣。蠹蝕塵汚。舍而不顧。況其他邪。

無淺而全義。上文未有清高。來此此段主旨。元在言其無如也。無與者獨言內容文章者。內容如為如名道破。謀先。金等未遑聊。玄乃住何如。

況数種手抄邪。昔歳不図獲脚疾之経年不愈至於暮春漫有起色。遅日倦餘倒書龐而得最後所手抄者餘餘纔存十葩。蓋沈氏之選而曾氏之贅也。則當日之意有戚戚焉動乎其中。於是乎不忍遺棄釘為一冊子。以遺於児輩。因嘆七年之久為此閑工夫之文辞之業実使之然。顧自覚狀雖然安知今之説経解傳之鮮減乎於誤文義而興経旨相背馳者未必不賴為此閑工夫也。然則七年之工夫其或不徒為閑乎。児輩其念旃。嘉永三年庚戌暮春晦

鳴拝稿

（朱）欠伝初年入佛氏願寛其説故他日注釋大中論益出必不賴其力云
（朱）見文辭下學志未没生辈道戒之

（朱）陳澄評

手抄曽文序

余之志於文辭之学。夙心嚮于南豐氏之窈。謂議論正大之説理入細微而不過焉。吾輩所當法者也。其在茗横之頗費日力而未有得焉。其西帰也。牖窻苦心。且讀且作。凡七年矣。其用力於文辞之學者可謂勉矣。初稿沈氏八家讀本。熟復日夜而不足焉。更取元豐類稿及諸家選本。抜其萃。分章段之標。句法之其餘訓誦問数所者得者。旁注題識。不一而足焉。凡如此者前後類数種矣。每其得好題目。輒構思腹稿。動累数日。結構既成。悠然展紙下筆之際。自以為於南豐迂餘往復周

詳續審之法の麽乎或得之矣の及一旦去而從事於聖
經也の其於文辭の有事則作矣の未嘗設題而作也の是以
一月遠於一月の一年疏於一年の沈氏選本來諸書閣の
蠹蝕塵沒の舍而不顧の況其他邪の況數種手抄邪の昔歲
不圖獲脚疾の經年不愈の至於暮春の寢有起色の遲日倦
餘の倒書篋而得最後所手抄者の餘餘終存十篇の蓋沈
氏之選の而曾氏之隨也の則當日之意の有戚戚焉動乎
其中の於是乎不忍遺棄の釘為一冊子の以遺於兒輩の因
嘆七年之久の為此閑工夫の文辭之崇の實使之然の顧自
赧然雖然安知今之說經解傳の其得力亦未必不賴
此閑工夫也の則七年之工夫の其或不徒為閑乎の兒輩
其念旃の嘉永三年庚戌暮春晦

書藩月帖後

大抵侯國雖称多好文之士の然不得有実学者任其責の則士遺
經史の騖詩文の唯屈流韻致之事の流文弱而無実用矣の獨我
藩の学主經の明史の旁及兵法武技の詩文国雅の博綜兼該の無不在焉の
若夫佳辰良宵の看花對月の徑客說經談史の論文品詩之餘の杯酒
興来の展紙各自為書画題詠の笑語款洽の皆儼然士人之所為也の
吾友半林君の袖小帖示余の竟書其後の拓而閱之の亦藩士之書
画歌詩而君少時所輯者の距今三十年の存沒相半の愴然書其後の
丁巳季秋賣堂秋山鳴拜書

書游泳錬法後

余一日訪翠樹翁の入其室の図書狼藉の篇帙山積の翁危坐其中の對
几讀書の寒暄礼畢の論古今英雄の談勝敗之迹の聲如破鐘の目無古

人既而出示一小冊曰是戚之所留意輯錄者頃子書其後講
餘枝閱蓋輯知漾古今係泅水之事者題曰游泳錄法約自少
好学無劍諸武技皆通焉菊善泅泳自墨夷窺邊海內多事
公家命習練操舟游泳之術約時年已過古稀首事演習其勇
銳健力雖壯者不過也今也餘暇輯茲書則固非世閒逐時好
誇博者之比而其所載皆可師法也余也一介之書生其於兵
劍諸武技固當不識也知於泅泳之術耶狀猶知茲篇之為有
用書也

是國家論江山當有
甲乙之劍仁義守如

贈亟史麻谷翁序

甚矣人欲之害也目則欲靡曼之色耳則欲鄭衛之
音口則欲膏粱之味以至心思支体無非欲之從如
之何其能望清事耶故聖門之教以克己為重学者
以超此關為難狀天下人之氣稟不均千差萬別未
可執一而論也余淺陋遲鈍之氣不豆言狀性恬淡
疾世人奢靡之風百玩好絶無所欲於其間但潛心聖賢之書優游不
厭將以終身狀以涵養之功未熟而省察之力猶淺
也是以見理不明處事多失其當屢常以為憂昔年

系出此則之人從之宜自

偶獲一幅渭墨山水畫余雖無識畫之鑒一見猶知
其為逸品愛玩之餘示之吾友果堂〻學識為吾
堂之望兼書畫皆善一見稱至妙曰昔吾友麻谷翁
之所畫也翁尾張人學畫數十年一注南宗其畫最
絶塵俗性淡泊尚倹素蓋久之所不能勝昔以常猷
憩其為人而猶娯閑靜幽僻之地余與之交曲
嘻嘆市井之區余語翁之事余聽之心窃嚮往欲一見
之今茲丙午十月翁遊于勢未于桑名壽六十九歳
康健不衰時方科場事繁内則児罹痘疾公私紛冗
不得如意乃先託果堂一幅縑素乞揮寫滿幅雪景

氷壑山水之天翁周遊天下數十年在何地方而謂何
人更受何方一迴收克治之功如昔也將天資粹美
以致然余初謂畫人貪價無耽衒虚而無実者何
料其中有如翁者宜矣其畫之絶品也獨嘆世之名
儒者終年矻〻用力於黄巻上一離黄巻則冥行擿
植何況藝已之功乎又聞翁不好飲酒嗜飲而不飲
大宇余則不能然雖不飲飲此幅之成
挂之壁間須臾雲霧郭白日蔽空飛雪撲衣及面擁
爐猶覺膚之寒於昔年孺山妻而奉杯連飲高吟称
快翁閑之必笑曰子未嘗用克已之功者則吾將就

此教以何術而非術似
然而非話也快意圖
之矣
以此知平下梓人〻雖
意莫如不人然而不知
己見之真可歎!畫
則師匠也

作畫日休濃筒空飛雪
挂衣及面何如〻

而問之。

唐夫人乳姑圖贊

子之孝親。男易而女難。終身膝下。親奉甘旨。幼在膝下。少長遠人。是其難易之所在也。禮曰。婦之事舅姑如事父母。又曰。姑慈婦聽。但溘季。於其親猶有物我。今欲施諸他人。意尒難矣。唐夫人之事。絶無而僅有者。歷吾文公之表章。炳如日星。於乎偉矣。余觀此圖有感。乃繫以贊曰。

婦免有乳。本為毓子。今却乳姑。孰為悖理。兒歯已脫。甘旨不克。新婦遞上。至誠熱中。乳姑有礼。不敢自從。每旦櫛傞。拜升謹供。吾姑不飢。庶強数年。宣言默感。

奕葉赫欽。嗚乎唐氏。孝敬厥性。古往無傳。來今誰競。
曠世一人。超敬對真。

書如水和田翁戰功記後

余嘗訪駒井翁、語和田氏丙藏、祖如水翁親冒戰功記之事、
余好異聞之癖、為之神飛、一日語之于嫠、子嫠曰、嘗閱之、信
然矣、我將為子請之、于和田氏、無幾、袖以示、乃卷盖書以贈女
壻

者為近江和田氏之祖源滿季爾近時有和田伊賀守惟政尓近江人未詳世系所由嵗
吟味聽者之惟政一改興政字是一徵也滿季滿仲弟滿仲始居
棋津多田子孫以多田称之者然尓初称
多田或以之乎是二徵也質諸和田氏則曰姓平系蓋出於鎌
倉侍所別當和田義盛徵章用鶴丸三矛畫家久逸譜牒所傳
如是乃余之說無所徵焉豈不惜乎此卷中間失之駒井尓為
周旋得再帰于和田氏於乎尓之與人忠可謂篤矣嵩不然此
卷長失所在而功烈湮沈子孫無由於知之余今得閱之更證
之於清正記及本山安政戦功記歷〻可徵矣既喜得詳尓之
事蹟又愛筆力之瑞正乃臨模以藏于家因書事由于後抑非
徒駒井脩之信則不知有此卷而非子量之為余謀則不能観
此卷而臨摸之勤何耐得也

士說　秋山鳴禧

立志以明道希文期待古人之所以不自輕而以実
功自励者不亦切乎方今海内又安四方仰徳士之
載経事文者不尚自重有為而狃故常事苟且何在
其為也道隆則師其人道替則師其書其書在為又
何患乎無人而所憂者特以畏怯委靡志之不立耳
夫士之所自任者重而其道之遠曾子嘗言之学者
於此言朝夕服膺宜無失為苟不然而曰世無良師
吾學無成吾見其無志而自畫也人之生各得此理
以為徳仁則人心之全徳唯其以氣拘物蔽不故不

確言

以作任廉下加字如何

舘無失之也。故士之志學者。必先發憤立志。博約相資。知行並進。學不失其功。積以歲月。則無不可馴致之理矣。但立志之不勇。或作或輟。以終歸於無成。是古今之通患也。故其身體力行之勤。與一息尚存不容少懈。非弘毅則無以收其功矣。是士之責。吾儕不可不勉焉。有一人。目不識一丁字。攘袂搤腕。疾視讀書者曰。忠孝事父之道也。我舘知而行之。何必讀書學文而後舘之。為此人未足深尤也。有一人。終年矻矻。用力於讀書。而稠人廣坐抗然曰。理則然矣。柰稟賦相懸。吾儕豈敢希聖哉。此人真可憂矣。古人論中興之擘曰。文臣不惜錢。武臣不畏死。則恢復之功可期而奏矣。吾亦將曰。儒者不憚希聖。則性可復矣。作士說

讀高祖本紀

誅荼。于掘越之殲。全姜于嚴島。斬光秀于山碕。是皆英雄矣。時噶義之舉。而天下後世推裝以偉世之勳焉。余以為大眾者何也。此三人者之所為。亦唯不過於利君父之變。假以為救衆濟欲之資而已。故長氏舘誅賊子滿。未閑舘奉足利氏之子弟也。全姜悖逆無足言矣。然猶知主義長而奉之。元就則殺之。豐公

豈可以為百世之師

排衆議而首擁三法師須臾弁髦之要之欺孤兒寡婦
恭操懿裕之為君子蓋有不忍言者吾儕称之加何
心耶吾讀高祖紀至為義帝縞素有所感焉嗚乎木
強之人酒色之徒而所以基四百年之業者因此一
著之合宜焉朱文公嘗曰漢高有聖人之材昔者夫
子許管仲以仁是特褒世之意不得已之言耳夫一
時假義之舉猶能鼓動天下之人心況於躬化乎

歷卷

雜說

南牖之下生果蠃每歲動緣壁而上屋又入室女児
以繩縱横導之曼延而緣之又栽牽牛花於其旁伐
蘆以為欄二草弟先萬延壓欄緣繩盡處果蠃則
失其所緣垂下如纓絡花時正午花未開其狀如児
拳近昏則拳漸開日昳點火観之拳全開五出毿毿
然仙乱素絲每朶三四十幽芳可掬天明絲斂而復
拳然後牽牛花代之花色不一或瑠璃或浅青或紅
或白或絞纈其他数種每發五六十與緑葉重疊相
映三伏之天炎曦赫然氣倦體疲舍書呻吟就而観
之猶能足以悦目焉夫此二草一終朝而萎一待昏
而花世俗之所以為不祥而今余之所以愛玩不已
者何也曰新又新取諸牽牛花闇然而明取諸果蠃

果蠃則二字削去如何

荀存此心作能繫於此如何

是此二草之足以為自偏之法矣讀書者苟存此心則一草一木之微亦足以觀為已之學矣

題和田乾長裂足利尊氏書圖

論者以建武中興之不終蓋由帝之失政此言其孰謂不然雖然是特責君上之論也已豈忍與臣子言之耶言之為難也果如論者之言則是黨友賊而寇之眾也何以勸天下後世忠義臣子之心乎況於當時乎若乾長父子之非不知降則富貴也唯其忠義出於天性之事之成敗固置之度外以其心謂與不義而生不如蹈義而死也是以

議論有長出意之氣象

敬下如此之段文帝之失政藉口而卑陋不堪不義者實有增於此數句如何

百方誘致不肯動其心至於裂書投火終之亹身於鋒刃而不悔非自信之厚而見義之勇其孰能與於是乎千歲之下生氣慄然對圖令人起敬

蝸廬記

人之無志可勝歎哉方今學者孰不知古今聖愚同一性其用力之至自非下愚之不移何為不可期乎復性也但其立志之不強向道之不篤雖口說聖經名為鉅儒然知之未真行之未果讀書非不多也學文非不博也老死于牖下終身無所得焉夫既不能有諸己則如之何其望能益于人也今夫吾儕之於

有缺於三字削去當可下有忘字似燭乾

學。不為則已矣。苟有志於為之。則發憤立志。窮理而求乎擇善。識身而勉乎固執。既不誤乎用力之方。而實踐切諸己。凡日用處已接物之際。不背於聖賢開示之意。而苟也。古人務學之切也。其用力之初。必先以敬存其心。以誠心行之。戒謹之於一念之微。或察之於事為之著。不求居處之安。不願膏粱之飽。明健之資。於視聽言動之際。必能勿以禁之。厚重之性。於傷已接物之間。敬畏以守之。一則反於天理之規矩。以致天下之歸仁。一則見其驗於家國之無怨。夫子之教顏冉。顏冉之從事于教。其方具於聖經。文公為

後學發揮盡矣。吾儕不可不勉也。諸葛亮言其君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夫亮受昭烈之遺託。以興復漢室為己任。以謂曹氏而在焉。將於先帝託孤之命。而職分不終矣。學者於為己為人天理人欲之際。亦必能識其不兩立。然後可以有為矣。秋子少喜讀書。白首不衰。頃者憂學行之不進。名讀書之室曰蝸廬。蓋取諸蠻觸之寓言。意謂自今以往。日用常行之際。於所謂為己為人天理人欲之間。必能去彼取此。又能審其機。則異日併蠻觸以為混一之功。豈有不可期之理哉。為論救患復之心。雖伏尸百萬。逐北旬

結上慎字念敬字意
使物不得歸福爾

曰。亦倒傷焉。唯其蔑之不力。容己私之尚存。此豈爲善學者耶。而況致彼勢難大及。以併我。其亦何以孚之爲。此在魯之今日。所大懼也。依鍋廬記。朝夕省以自勵。

吉川公論情暱則不敬。情隔則不誠。欲之難克。於五倫爲甚。而夫婦特基焉。英偉之姿。豪傑之材。往往不免焉。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孔子於大舜不告而娶。爲猶告。蓋爲頑父嚚母。告則不得娶。以廢大倫也。其唯以如此之重。是以歷世英杰。雖心知其惑溺之非。而意猶有諉焉。

爲曰。吾於倫也順矣。夫婦之別。吾能行之。假公義而騁己私。恣衽席之慾。自以爲得計。爲不復顧天下後世之議也。英杰猶然。況其他邪。毅然不惑乎其間者。能幾何也。豈非難得其人乎。公生逢亂離。位僭之日。士皆趨利避害。貪婪無厭。綱常掃地矣。天下莫復知有聖賢克己之事。而況年少妙齡。何望有此慮也。特天資之高。學慮之審。見其後容對兒玉就忠之言。何其明且確也。公一納醜女。疏絶惑溺之原。更得殷脇之助。一舉而得。可謂不世之舉矣。世稱諸葛武侯在隆中娶黃氏之醜女。

（紙貼）
夫子教句則字猶曰夫子句踐然卒能得其人不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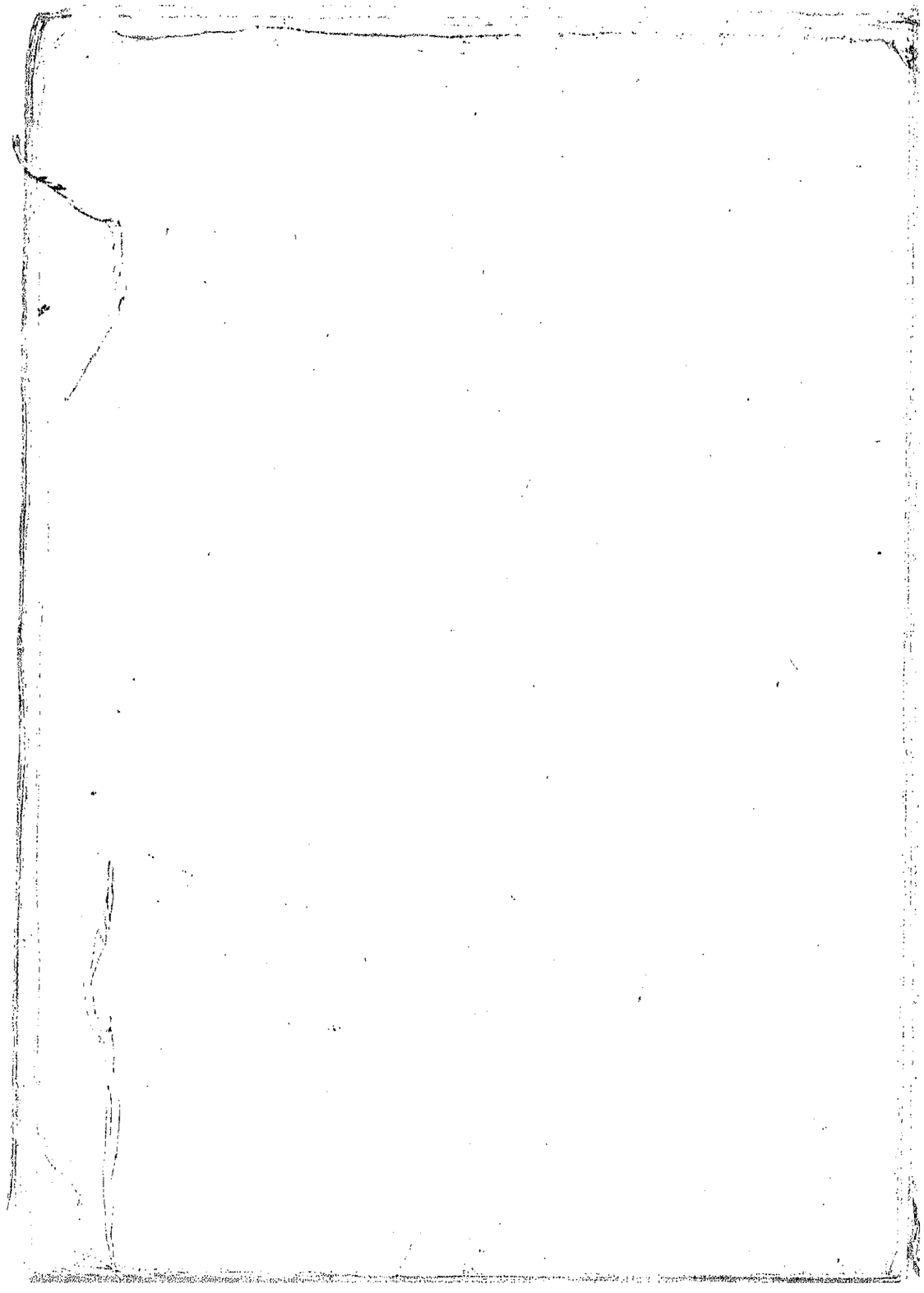
而其滔泊之志。寧謐之學。以輔昭烈而曜藻火於既
熄之時。表揭綱常。于萬古之其所本者。克已焉耳。公
亦娶黃氏。得信直之女。力以兄弟連鋒。翼家翁以馳
逐于中州之逆使之偏平于時。及武侯蒞世之閒氣而
又精學之力。彼中歷世未見比倫。豈得以吾邦武弁
沒字蒲而望其萬一耶。公之於武廟異域殊世未嘗
知有此等之事也。唯其天資之奧之暗合。既於其
難克者。從容果斷。其他蓋可知矣。方豐公際會風雲之
鞭笞宇內。強者摧。元弱者納土。西方弟先唯恐其在
後。倣而公父子倔強傴僂。以終其身。雖比之於阿弟

以其京已落之以其大之以天下神無術焉
憾謂竹加知集註者
若元見者而謂得達
非之以此

風塵中認英雄。則似未曉天意之所向。欽要不失為
大丈夫。其所本者亦克已焉耳。胡文定公以武侯之
滔泊寧靜。推以為真大丈夫。吾既以公。媲美于武侯之
安得不以真大丈夫與之所感者不學無術耳。使其
知聖賢克已之學。則終身所成。豈止於此哉。

僕以層漢之見何敢容喙於高文。唯以下問之切不敢辭妄加批評。如其
得論之罪願怒之

世之學昔文者除朱文公之外往往多本虛無自力若卓爾近歲亦千先
馬聞。先兄亦學昔文而勁拔明簡。無昔來筋骸之態。其天資使然歟。
抑亦其平日用意語我如此歟。可恨。吾已不昔矣。



白賁堂文稿

文帝論
記蛙
先公賜告記
与相馬基書
記芳埜城伯之事
記本間孫四郎重氏走射之事
源平戦海濱
記河王事并論

与南果屋書
、度山観梅記
口書度長治校勘攷証後
口恭奉送世子西征序
口祝佩刀送西内君産祝儀并序

秋山文庫
ヤ-241
7

文帝論

禮樂刑政、先王之所以教天下各得其所也、人主舍之無以立國矣、世衰俗偷、暴君乱主於是乎出、取先王之法而徇吏以私意立簡易之法、天下習以為風、流淪不返、亡而後已、帝之除肉刑以日易月、其意如出惻怛慈愛之誠、而非暴君乱主以私意徇吏之類乎也、夫肉刑傷人支体、極其慘刻、聖人豈快於是、蓋設法之意、刑一人而千万人戒焉、以期於無刑耳、徒慕之言、真可哀也、然彼生

不懷刑禍之至、唏吠驚愕、欲自艾以新、既感矣、帝、
仁厚不忍、而念之、又為之除肉刑、以一人之故而變更先
王之法、可乎、且也帝雖以容易刑、而有司不能奉將
其意、死者相籍、名為除刑、而其實慘於肉刑、三年
之喪、過古節之、不及企之、以為中制、為臣子之何
所重、而人主忘可以之重臣子之哀乎、帝遺讓不忍、
其素、先王之法、古君處冢宰、總百官、嗣君不言三
年、周道亮、其制不行矣、歷秦至漢、但存其名耳、
觀高惠而可見矣、然則無其實而有其名、無益於事
也、吏之可也、奚足深責帝、愚是何言也、孔子愛餼羊、
蓋愛其礼之廢而已矣、安可以為無益而廢之乎、
然則此是二事、雖如此出惻怛慈愛之誠、而特其私
意耳、於無益於帝之治也、是帝不學之過也、使
帝知大道之要、則未必以私意廢先王之法也、

記蛙

余幼時、兄弟常相游戲、當晩、傍池而行、時正盛
夏、魚有螢集艸間、兄弟爭先捕之、螢跳躍無三、
終捕之、則蛙也、而有光在其肚裏也、余怖畏、左手

捕蛙、右手持其拙、千裂者然、宛如脫衣放之、熠燿
跳躍而去、鄉使蛙無光、則不耀是憐、小人之獲
罪、其亦何異於此、

秋山鳴拙稿

先公賜書記

小川某、人語余曰、某家藏　先公手書、昔年　公
家復封之日、吾亦携家西上、途經都下、遇　先公出
於初欲避之、既以謂吾於　公家雖賤職、受沢已
久矣、且　公閑退、吾輩不得（次）拙（而不可偽矣）
父毋、亦何隱遯逃世之為、卤薄稍近、乃退轅、拙（伏）
公熟視、如問侍臣以某名者、既至某名矣、為某吾外
叔為　公家掌庖寄書曰、往者　公出游、偶、名余曰、
我家蒙復封之命、閑講帥而西、吾今日之出游、蓋為
観之也、然不幸不見一人、俄歸途、高傴見一輛、一人

野裝拜狀道旁問之則汝外侄小川某來往間所見
受已聊足慰我懷矣夫西上五日不下於數十人而
今如此者以隱避邏逅而已向使吾亦效之則何以
慰二公之懷乎於是告叔曰侄之此行實協於神明
矣不然安來此德喬乎敢請生得二公家墨痕則足
矣非敢所望也叔承聞言之欣然手書以賜之
微臣何幸得此賜今也二公已逝矣欲拜手儀而不
可得況於此賜乎余聞而嘆曰有是哉子之誠也蓋
按古之道君之視臣如赤子臣之視君如父母民五君之所因以建国一有失其心
內亂由此生焉故古之明王競々常恐失其心餒之
衣食度能任職又假顏色以求親暱開言路以通下
情君之臣之所因以託生一有違其心飢寒由此前
焉故古之良臣戰々兢々每恐違其命斯順忠斯匡
救不爲其不用故敢違臣節其有私情可攄則未嘗
隱默也其生後世視君如雷電鬼神隱避而遠之視
臣如草芥犬馬虐使而不恤何況假顏色以求親暱
有私情不隱之事邪方今之時未聞有此事爲有矣
其爲可不書以傳之耶先二公之德因不待言矣今
某之致是賜無他一腔誠心以致之也是不可不以

記而傳之也其為人質亟不飾可愛其事上任事能
協其職亦唯有誠心以行之也

與相馬其書

鳴白鳴未初与足下相識近每訪友人子矢論談之次乎文語以足下之事曰在藁轂之下以文辭建赤幟未幕韓文公之雄大日新刻苦以求有成焉嘗慶初山陽翁得其文訣嘗以呻吟麽論文言志如此人不易多得也鳴閉之恍然恨不得与一坐呻其所懷既而聞足下來益不已及月旦子矢之文乃忙遽取而觀之悵然久之何其所見之異於鳴耶抑吾之所見特其皮膚而未透於骨髓也及復讀之撰不解焉今請嘗論之卷極其稱揄過吾之所以疑而不解也吾送近藤其序及甲業記為歷吾送近藤其序亦頗健其論亦近人情然字句不鍊章段無法結局殊為突兀子矢嘗示余來孟性訐直不善商諫嘗以刪改蓋不敢少假借於此一事約之亦以為歷卷為吾所見東西背當耶豈料足下却稱之以為當耶不恥此吾之所以疑而不解也若甲業記實盛一武夫

耳、其去源而就平、特以时势耳、今以兼并天下、寅服四夷、为其本志、则非所以论於实盛也、况其在平氏、国一偏裸、非有将帅之雄、清不合而去、其豫决孤于业地耳、侯投胥脱贼国之志、而彼生此死、偶然尔、此论盖不详其事实与为人、而取辞於笔端以骋之耳、受时天子在上、镇宿与木禹虽奉陵宣、然由君子论之、均之叛而已、其亡何轩之为、宣特以木曾为叛乎、要之两论一不得其时情、则无用之赘言耳、以之前篇、通篇纲经锻炼而章句之际、未必无可议、足下系之为厤卷、与吾所见东西背驰、此吾之所以起而不解也、

鸣幼好读俞、徒務记览、事博杂、一无所得、退清心於程朱之学、欲由程朱以窥圣贤之蕴、但性疎放、欠著实之功、曼以亦遂无所得、如其文辞、固所不解、然四五年来、特赖师友诱掖、稍用心焉、惟其疏放、依违相继、随得随失、傍疑其门牆而已、何况升堂入室乎、今觧其所得而言之、夫论古议今、先详其实、而又明其时势、以立一篇之幹、而行之以正大高明之论、其章段字句、務学古人之法而行之以简明质实之语、而後為得之、今子文之作、动辄友之、吾於子文、居常责以此言、而不能用、足下

所見文稿不下於数十篇、其間豈無勝此二篇者乎、
而足下独取於此耶且子文曰、足下言此行無
与足語者、独得子文、足以慰懐矣、清継是以注文請
往来為相切磋、夫革轂之下、文物所輳、雖賴有今逝
矣、其門人友生、猶当有之、而遠越境東下、豈其間之
無人乎、而独於子文、極其称揄、夫我藩雖小、頗富於
文藻、師友未嘗乏其人、而鳴於子文未嘗称揄、豈惟
鳴、挙藩亦未之許也、而足下之言如彼者、蓋頂歳奎
運日否、鴻儒頂生、相継即世、雖革轂之下、蔑無其人、
故称子文以為可語者乎、其意之所存、実不敢於子
文也、不然、足下屢訪賴翁、聞其言論、湛遙亦当多、不
可如此之鹵莽矣、若鳴切磋砥礪、師友不欠其人、以
故未有暇越境而求友也、雖然、欲曾経京畿至中国、
徧南海、接其逸老、先哲、拾其遺文、質其疑、是素志所
在焉、但羈官於此、不獲得越境也、妾意不出二三歳、
而当遂志、遂出是中高堂、前仰以此意、乃此書特其
是声尓、時下栗烈、為此通加餐自愛、癸巳十一月秋
山国領首

記芳野城陥之事

元弘三年四月十六日二階堂出羽入道道蘊将歩
騎六萬餘圍大塔宮于芳野城遥見菜摘河邊遥望城嶺
上挟旗之錦及白赤之翩翻靡於遠嵐似雲似花山下官軍
数千合弁煌燿甲袖連続似地被錦倩加之斗擻千
仞象兵環攻不絶易牽十八町餘帆賊軍難攻賊猶
東人之不意死生父子死主主斃超而逼壁官軍熟地
利化険陥叢射而注攻守九重夜死傷無算賊多
倩風郷導芳野執行岩菊丸語手兵曰聞金沢右馬
助阮拔赤坂向于金剛山吾軍以熟地利将一面攻

圍數匝不能拔何用鄉導吾謂此城攻自前門走傷人耳城後絶險彼或不備吾宵夜擊之質明鼓譟彼方驚愕我兵前後夾攻可以得志矣象曰善於是選兵百五十夜緣登金峰官軍憑險果不設備賊得易達潛伏溪壑以待天明前門後門齊攻官軍部分防戰選兵百五十僕千餘各處放火燥進官軍倉皇不能防或屠腹赴火或与賊交刺象殲焉乃攻入藏王堂為中軍営王自知不免擊紅錦戰袍擺紅倫甲冠龍首飛腹三尺五寸小雉刀敢死士二十餘環衛前後馳隘賊軍縱横奮戰賊軍名易似狂風捲

未集不復留跡王命列庭庭上張帷幕設宴決死箭著王甲七傷腕二流血淋漓王自若在皮褥上互飲三巨觥木寺相模長劍四尺三寸貫仗起舞前門戰酣呼聲震地村上彦四郎義光箭集甲十兩六號曰我兵不力前門失守退柜牙門數刻忽聞宴声徹耳臣曼以来賊勢強熾我兵疲傷不勝戰欲於此城立功則難矣及賊圍未重冝求路而走仍無留禦王知王走而竟追之敢請賜御甲及錦袍陽為王欺賊王曰何用此言死生當共之義光作色曰戮我言也漢楚相阨榮陽紀信陽高祖以開帝業以此心(廣)起大事

可謂迷憾矣乃進解甲王可共詣脫甲袍投之曰我
若生俟卿冥福若同死共到九泉相對歃歃義光上
牙門進樓目送王去遠斬遮笥板露軀大呼曰天孫
神武帝皇裔今上第二子二品親王護良為逆夫所
拘欲報恨於泉下今就自刃賊軍運尽復亡以是為
榡脱甲投樓止錦袍袒白練裏衣抽刀自屠出腸抛
檻版嘬及而伏賊視以為真爭攢牙門初義光息兵
術藏人義隆欲与父俱殉馳至進樓下義光不可曰
勿為共死以衛我王義隆從王而走鄉導五百餘騎
識王壹要諸逆事方急賊競進義隆據險單騎揮刀
下截馬脛上斬馬首血戰半晌殺傷過當賊不得進
叢射以慶之義隆身被十創猶不欲死賊手走入箭
林中割腹而斃王遂得脱走達于高野

原欠作一品親部
卿漏仁字誤矣

記本間孫四郎重氏遠射之事

新田足利相挑未交鋒。本間孫四郎重氏。（實倫）穿紅下濃
甲。騎肥健騙馬。立于和田岬沙汀。（堀）海上戰艦大吟。
曰。將軍未于斌海。意徒（得無多）鞆尾道舞妓（那）僕（今）為奉珍羞。請
勒待焉。語未畢。拔腰間鳴鏑。箭羽稍廣。當鞍橋。手係
之。（併執）二纏弓弭。立馬於樹陰。待涛上雎鳩以影鷺
魚而飛下。敵軍則以為發為不中。為希世笑柄。陸軍
則以為射或中。為時之名譽。海陸諸軍皆注目。忽見
冲天之雎鳩飛下。獲一尾魚。長二尺許。攫其鬢。（奮毛）軒翥
遠去。重氏馳馬于松林中。逐而射之。意欲生獲。故射

斷隻翩。鳥銅鉤鉄。立大内介舩檣。雎鳩攫魚。落大友氏
樓舩上。雎射人。不知為誰也。敵舩七千餘艘。駢列
舩端。陸軍五万餘騎。立馬於汀。皆采不已。震撼天地
人。尊氏見之曰。彼欲見精射。而射雎鳩。雎鳩却落
於我舩。在我為吉兆。今欲闘其名字。小早川七
郎進立舩頭。喚曰。扌手無雙。願聞貴姓。重氏扶
即應命。進立舩頭。喚曰。扌手無雙。願聞貴姓。重氏扶
弓對曰。畏戝之身。不在人数。縦使歸名字。孰能識之。
但於弓箭之事。在阪東八国中。或有識之者。請以此
箭記之。架三大張弓。以十五扶箭。後並引滿。日挟二
矢下章旗舩。遠射之。箭飛六町餘。著洞。著列尊氏大者
佐、木筑前守舩楼。箭餘勢穿楼主兵卒甲冑。顕信舩隣尊氏舩。
之。刀尖書相模国人木間孫四郎重氏。象兵傳観曰。
哇。何物不通者乎。可死於此箭。不戦謄先登。重氏揚
扇招海上曰。戦争中。一箭猴足惜矣。願清煩射返賜我。尊
氏問高武蔵守曰。我軍孰可酬射乎也。師直曰。酬射之者
阪東無中盖不在也。闔佐、木筑前守顕信。西国第一精射
両国。不識姓名。請名余之。尊氏示之。本間之箭。
名而至。尊氏従之。呂顕信。顕信應
辞不能。尊氏強之。顕信再三
辞。出而帰我舩。被俳優
甲。射緊標鉄形兜釜備。當立銀渥弓。阻而張之。衛弓

弦立船頭。衆視以為不辱任。時僧会有壮夫。奔出潰岐中矢。
奔鳴鏑高呼。曰。清此一矢受見射。彼時水面。官軍。
将卒力争。箭飛不及。未二町。而落清盛在大用之後五
万餘騎。同音嘲笑。久之。顕信未及射。而有此壮夫憤
事。亦何所開射。顕信遂止遠射而不為。

源平戦海濱譯文

門脇中納言教盛季子蔵人大夫業盛、興常陸国人
土屋五郎重行相搏為所殺、皇后宮亮経政、為武蔵国
人河越小太郎重房、所囲也、経政而重房、
守清房、若侠守経俊、連騎陪陳、倭横奮撃、多斃敵兵、
切死於乱兵中、新中納言知盛為前門将帥、陥兵或
逃亡、或闘死、獨與息武蔵守知章、侍臣監物太郎頼
方、臣主三騎、備海濱而退、兒玉黨、擐圍扁旗、兵可十
騎、菜與鐙倶、馳而逐之、頼方善射、四擘射先登旗矛、
洞頸骨、顛墜死於馬下、追騎中魁将、欲與知盛相搏、
進而逼之、

知章蔽父、與之相搏、墜於馬下、拉敵將即蔵之、將赴
水、頴、敵將重賢走未蔵之、賴方累騎漫蔵之、盍手弓
射驕、矢盡、執刀力戦、敵兵射中左膝、不得起而死、知盛
浮聞而走、躍駿馬、游海上二十四丁以達于大臣舟、
舟中兵士充滿、亦無安馬之地、乃逐之於蒲、阿波民
部重能曰、駿馬為敵獲矣、請斃之、便手掊矢而出、知
盛曰、為何人之獲、惟任其所之、今者方救吾死、如之
何我之重能乃止、是馬亦不敢離舟、泛而游、舟行稍遠、
乃渡游而陸、至波胠處、頴而悲嘶数声、既而上陸、河
越小太郎重房獲而献於　院、初是馬　院所最愛、

宗盛為大臣之時賜之、大臣使知盛畜之、本信濃国
井上所産、故名曰井上驌、今者以重房獲之、更名曰
河越驌、知盛見大臣泛曰、武蔵守既死、監物太郎又
死、今我孤党無所頼矣、大有子蔽父死于敵、父棄之
不敢救而逃之、事當互於他人、使吾旁観之、其切齲
甚何、今吾親殺之、而不能然、生之為可惜、至今而知之、
窃恐父兄或指斃之、不耐慚愧、擁甲袖欷歔、泪与言
下、大臣愀然曰、武蔵守之死、真可謂孝矣、手巧心剛、
為真将軍、頴子右衛門尉清宗曰、武蔵守年歯十六、
與清宗同甲、可惜矣、猶人廣坐皆垂泣湿甲袖、

記阿王事并論

赤松光範在摂州、與補正儀為隣、屡為所窘、心愠之、其臣宇野六郎、向死于任吉之役、子阿王年尚幼、見光範泣曰、補氏君父之仇、将狙之、君聽臣、請陽往事之、彼以其幼也、或不之疑、可以得志矣、倘使不然、積小歲月何不得志之有、光範惻然曰、六郎已死于國、汝幼頑我不忍遣焉、曰、年長焉、彼不敢近、可及其幼而圖之、固請不得已、乃許之、授以利刀曰、以是報讎、阿王悦、乃辞光範、造一傭、至赤阪佃舎、兵庫助忠元遇讶之、怪問之、曰、我為宇野六郎孤阿王、六郎者、為

赤松氏死矣、族人利吾幼、遂奪其邑、吾欲訟之、而光
範亦右彼、吾既無寓身之地、乃將送人間寓山林也、
忠元憐之、携帰告正儀、乃名見置於左右、正儀為人
誠信接物、其於阿王善視之、阿王亦善事之、年甫十
五、正儀欲授以邑、辞以未有功、明年去六郎之死為
七年、某月日為忌辰、将以此夜刺正儀、會正儀召阿
王、命和田正武加之元服、更立名字曰和田小次郎
正寛、以御賜兜鎧授之、阿王感泣、侍坐至夜既深、
趙自刺正儀、顧生平之遇不可遂也、昼日之恩不可
違也、又見正儀従容背坐、不敢疑、乃不忍、出而慟、正

赤松氏死矣、族人利吾幼、遂奪其邑、吾欲訟之、而光
範亦右彼、吾既無寓身之地、乃將送人間寓山林也、
忠元憐之、携帰告正儀、乃名見置於左右、正儀為人
誠信接物、其於阿王善視之、阿王亦善事之、年甫十
五、正儀欲授以邑、辞以未有功、明年去六郎之死為
七年、某月日為忌辰、将以此夜刺正儀、會正儀召阿
王、命和田正武加之元服、更立名字曰和田小次郎
正寛、以御賜兜鎧授之、阿王感泣、侍坐至夜既深、
趙自刺正儀、顧生平之遇不可遂也、昼日之恩不可
違也、又見正儀従容背坐、不敢疑、乃不忍、出而慟、正

儀愕、興衆視之、則阿王也、具告情故曰、赤松公之恩
不可背也、又之讎不可不報也、而公之恩亦不忍背
也、吾惟有死而已、引刀自刺、衆遽止之、乃自髡為僧、
遁居住生院側、以正寛為名、贈書辞乃、以瞻光範、終
身不敢出寺門、
諭曰、治平之世、明良在上、教化洽下、賢者呈能、以務
其事、不肖者循職、革面以従事、非國之亂
誰之世、為上乱紀、不知為政、不肖者溺于汙下、賢
者尚不能無過、習使之然也、故士不樂生于乱、而
樂死于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明教易

儀愕、興衆視之、則阿王也、具告情故曰、赤松公之恩
不可背也、又之讎不可不報也、而公之恩亦不忍背
也、吾惟有死而已、引刀自刺、衆遽止之、乃自髡為僧、
遁居住生院側、以正寛為名、贈書辞乃、以瞻光範、終
身不敢出寺門、
諭曰、治平之世、明良在上、教化洽下、賢者呈能、以務
其事、不肖者循職、革面以従事、非國之亂
誰之世、為上乱紀、不知為政、不肖者溺于汙下、賢
者尚不能無過、習使之然也、故士不樂生于乱、而
樂死于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明教易

赤松氏死矣、族人利吾幼、遂奪其邑、吾欲訟之、而光
範亦右彼、吾既無寓身之地、乃將送人間寓山林也、
忠元憐之、携帰告正儀、乃名見置於左右、正儀為人
誠信接物、其於阿王善視之、阿王亦善事之、年甫十
五、正儀欲授以邑、辞以未有功、明年去六郎之死為
七年、某月日為忌辰、将以此夜刺正儀、會正儀召阿
王、命和田正武加之元服、更立名字曰和田小次郎
正寛、以御賜兜鎧授之、阿王感泣、侍坐至夜既深、
趙自刺正儀、顧生平之遇不可遂也、昼日之恩不可
違也、又見正儀従容背坐、不敢疑、乃不忍、出而慟、正

赤松氏死矣、族人利吾幼、遂奪其邑、吾欲訟之、而光
範亦右彼、吾既無寓身之地、乃將送人間寓山林也、
忠元憐之、携帰告正儀、乃名見置於左右、正儀為人
誠信接物、其於阿王善視之、阿王亦善事之、年甫十
五、正儀欲授以邑、辞以未有功、明年去六郎之死為
七年、某月日為忌辰、将以此夜刺正儀、會正儀召阿
王、命和田正武加之元服、更立名字曰和田小次郎
正寛、以御賜兜鎧授之、阿王感泣、侍坐至夜既深、
趙自刺正儀、顧生平之遇不可遂也、昼日之恩不可
違也、又見正儀従容背坐、不敢疑、乃不忍、出而慟、正

儀愕、興衆視之、則阿王也、具告情故曰、赤松公之恩
不可背也、又之讎不可不報也、而公之恩亦不忍背
也、吾惟有死而已、引刀自刺、衆遽止之、乃自髡為僧、
遁居住生院側、以正寛為名、贈書辞乃、以瞻光範、終
身不敢出寺門、
諭曰、治平之世、明良在上、教化洽下、賢者呈能、以務
其事、不肖者循職、革面以従事、非國之亂
誰之世、為上乱紀、不知為政、不肖者溺于汙下、賢
者尚不能無過、習使之然也、故士不樂生于乱、而
樂死于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明教易

儀愕、興衆視之、則阿王也、具告情故曰、赤松公之恩
不可背也、又之讎不可不報也、而公之恩亦不忍背
也、吾惟有死而已、引刀自刺、衆遽止之、乃自髡為僧、
遁居住生院側、以正寛為名、贈書辞乃、以瞻光範、終
身不敢出寺門、
諭曰、治平之世、明良在上、教化洽下、賢者呈能、以務
其事、不肖者循職、革面以従事、非國之亂
誰之世、為上乱紀、不知為政、不肖者溺于汙下、賢
者尚不能無過、習使之然也、故士不樂生于乱、而
樂死于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明教易

案既曰誠信、一矣、其於一句不假言也、或王字下加一而字、賛重複、言其平生以誠信一今於阿王亦爾也、如何○此疑作是歟

更立名字、作因為与其族又偏名命之曰、如何盖立之為言創始也、恐微失事実

敢字恐不当作豈、不疑○乃不忍作不忍不歩

良之士往々以所見為是事喜於苟雖不知隔於非
礼非義哀哉世人不察或推尚以為不可及或斥以
為非礼非義不足論矣二者胥失之余読史至阿王
之事未嘗不嘆惜焉夫南北戦争壊乱極矣朝為君
臣暮為敵讎見利而趨見害而避莫慢知大義所在
其亡士之不幸也阿王之明敏幼弱尚能明於大義
雖衆庶好徳之良萬世不墜而乱雖之世実不易得
也但其陽事以図之不義之尤甚彼幼弱心存慢
讎既可喜矣又何責凡事合宜也見其垂泣請於光
範之言可謂至性至孝矣光範言死事之孤不可遺
則似矣未嘗一言及陽事之非義惜乎使光範明言
其非義則阿王明敏必能悟之有所改図矣且也其
父為補氏所殺亦両軍接戦之時耳夫両軍接戦萬
馬馳突飛箭乱射剣鋒斫殺伏屍十萬流血没踝以
其死鋒鏑之多而展轉為仇乎則将不勝為仇也光
範豈宜喩之曰夙夜服公事有雖殉国是以為孝
矣豈可出於是詭諭使俾之計乎乃阿王明敏又必
能悟其罪然彼光範屈膝為足利氏之用其於大
義既有缺焉況父祖以来若圓心若範資恨子野心
及覆廕常蓋家風尓何望其能喩阿王以義也雖然

北教語似未曲有其陽事之非義而不暁其不可為但則責不悪切如何躁作非乃作則

父祖在北己獨切南無乃缺於大義乎此教語似与不文前後如何

意作願如何

抑不知一句語氣似不緩

人各為其主、光範父祖在北、阿王為之世臣、如之何更負君父、獨潔其身、使光範黒告陽事之非義、則意不美耶、今不能然、欲徒以死事之孤不可遣而服之、則惑矣、及其不能止之也、授之以刀、涕泣遣之、則益惑矣、終之不得遂志、甘使一美士埋沒為、抑不知其於計得否、阿王生乱離之時、耳目所接不正矣、尚能知大義所在、鄉使其長、数歳、則不敢為是非義、吾為阿王哀其不幸、

又曰、一事之細、一言之微、為不慎為、累能無悔耶、況大義所在乎、然君子尤於悔悟之日、痛懲以往善、聖人所以取于復之初九、以其不遠復、无祗悔也、此亦不可不知也、吾於阿王之事有慨焉、世言阿王拘小惠、遂忘其讎、余以為不然、阿王明敏、年僅数歳、尚能知大義所在、安可謂及稍長及而忘之乎、鄉里庸児、尚一月歧於一年、一年歧於一年、何況阿王乎、其一出摸而入河、心何嘗忘讎、将揣胸洞腹、生食其肝、然而所以不得遂志者、蓋有由焉、阿王初至、雖正儀誠信不疑為、然彼自敵中来、其意未可知也、左右侍衛、未嘗懈戒倫、是以未得其間也、非忘其讎也、且正儀推誠信措於人之腹中、意其燕居、泛容語及

歧嶷二字恐非庸児所当、更求穏字而也、

敢字恐不当、亦削之为可
焉字下添则字犹
击作来

大義所在、撫曰、卿不幸坎坷、亦無傷也、夫尊氏擁立北主、光範父祖為之竭力、天下義士欲生啖其肉、不義孰大焉、卿孤事之孤、彼尚聽逸遂之、臣子之義既絕、他卿宜當黽勉精戮力於王室也、於是乎翻然必知順逆不可犯、其既明於順逆、乃并彼陽事之非義、与楠氏之不可仇、而必能知之無疑矣、乃撫胸洞腹之志沮焉、方是之時、阿王服勤数年、無点不敢疑焉、雖多衆隊之可擊、將何所用之、惟其知義、故不能仇之也、非忘其讎也、為阿王主、苟知昨非、則當諭光範以大義、萬方勧之帰順、不聽則俾之以死、意不善乎、

既明順逆是非而其設心又如此、可謂一心是非混淆前後錯戻之甚恐阿王之喜不如是之酬也如何

几作觀

阿王則不知出于此、其意蓋曰既已為世臣、誓以必復讎、雖順逆不可犯、而如食言何、安可独潔身以說于世乎、不如人各為其主、剌正儀殺之、身亦一死以塞責、唯其以與宿志相及、是以因循数歳、既決意不能遂、又求死不能得、遂以投於徊流、豈不惑乎、見其告正儀之言、曰赤松公之恩不可背也、父之讎不復也、而公之恩亦不忍背去、以知順逆所在、陽事之非義、與楠氏之不可仇也、向使阿王知学、則當悔悟之日、亦不為乾坤退戻之事、必能諫光範以死継之、今不能然、甘被非礼非義之名、

文挨夫阿王意未必如順逆所在陽事之非義与楠氏之不可仇也保衆恵養日久亦不自覚暗生忠恋之心豈一是感激欲伸刃之際此心忽然發動不能自遏是以茶毒自屠感志相吉遠矣哉以見

雖世教不明習俗弊壞之極而天理民彝之終不可泯滅焉而陽尊陰卑之非於是益章矣今曰主下萬世之知順逆云、蓋過褒而又責之不諫光範黨逆恐未識於事情也、瞥見如此唯冀見教

千古無磨、豈不哀矣、吾為阿王哀其不幸、作阿王論

與南果堂書

昨在館中言及侍講之事、極知事体難處、兄曰、復至永茨不容、含曼無策、傑曰、非全策、申徐方下於漫而退、不能忘于懷、夫以兄之學之識、猶謂拿攏何況傑輩庸陋無識此豈漫然而已、其中之心不能自已、固史之所

共在館中言及侍講之事、極知事体難處、兄曰、復至永茨不容、含曼無策、傑曰、非全策、申徐方下於漫而退、不能忘于懷、夫以兄之學之識、猶謂拿攏何況傑輩庸陋無識此豈漫然而已、其中之心不能自已、固史之所

共南果堂書

昨

成天之祸福雖国当然、兄亟诚之也、今请试言之、圣人序卦先解、以憂兄之议论不行于昔日、彼之得以衝行其罔、雖妳散矣、可谓解之時矣、今而所以彼之在中独持異也、而以彼之独持異、抱拗堅志、無不至者、意必将有所由也、一旦明主悟其奸而罷斥之、其他諂恵佞諛之人、與兄同心戮力、以董陶朝夕、既無楚人咻之、左右前後皆薛辰州、宣惟無不善、自今以往、凡兄之議宜當無不聽焉、為兄之議而見聽焉、借主未議先當清、則何憂不能涵養德性以

典乎學、僕私為兄賀、非為兄賀也、特為 公家賀之、象解辞利西南、蓋咋之隔于險去、業已動出乎其中、其事之行、自平易安靜、不須煩擾、而不論其有事與無事也、蓂廖斎曰、雖之既解、正当培養生理于凋瘁之餘、保全元気于方復之日、元気今方復、宜尚平易安靜而不尚煩擾也、其変而之比、其兎亦貞吉、不可不勉焉、為本義以一人而撫万邦、以四海而仰一人、僕以為兄今日之任当之、何也以其師尊自居也、其德在今日、於兄無難但以僕之所見、平易安靜、守之不失、上於兄為元亦貞之德、頃自審何如耳、若夫九

五顕比之盛、仁之能事尽矣、其要在我者已審則善矣、不問不監後夫何如也、成蒙本卦為貞、事之始、事之主、在我庶之卦為悔、且図在後十卦、亦為事之終、主客存已与応人之於事之際、雍人養大事之始終主客存已与応人灼然如指掌、申曾観老子悟泰生理于洞、瘼之餘、保全元氣于方渡之日、以平易安靜為元、永貞、異曰使、世子如九五顕比使邑人治被其徳而已、巽窓天阮罰、兄之入都門、担當不在于遠、僕於周易、對之茫然、因不能解矣、今也所以叙、至此、僕之於兄、匝他之文有蔵而不言、非所匝也、乃敢陳列以進、不知有片言隻字之可采乎否、瘡突烏暇、不賜巡悚伏願

度山観梅記

余性偏、凡事去難而就易、舎大而取小、忠衆多而好寡少、厭喧擾而愛閑靜、是以其在世多牴牾吶鬱、綢人廣坐、不免於形渥、雖已知其害、亦未能痛克治之、此是数者、固偏矣、然猶有時乎亨通取快、以故因仍自怨、至今猶依然、於乎余之無志、亦可見矣、頃閑度山梅花方開、余来于此土、既経四年、其間嚮入八重渓、又窮山巓、其後遊歩数矣、尚未嘗及梅花候也、今也聞之、勃然神飛、蹶起、痼癖發動、窃恐士女雑遝、或伴遊衆多、以失其靜、而不蒙者数、舎館直果堂

誠你重何如

二則字卿何如

遂遠之、欲与冀山先生遊焉、且曰不須同游之衆、先生（ハ）笑而足矣、余欣然約以月之念一、既先生有故不果行、唯興果堂、詰朝天氣和朗、北出乎郊、忽聞琴之声、須臾樹木枝葉調、刁い仰看之、陰雲重疊、四面競起、余單孤軍獨進、臨賊围中、然業已在途、不可徒已、決策而進、非風塵厲、萬竅和之、不能辨人語、問女則嗚、對者則聲、每入林藪村落、怡覚其声之大、相須哄然、過深谷部、歷野代、度山稍近、忽然前面煙雲杳靄四塞、則度山梅花也、就而観之、竹裡水邊、帝徑隨圓、無此境彼界、滿目皆梅花、奇香馥郁襲

梅花之去且東かナ

人、樹亦老幹蟠根、比之稱嫩、尤有致、是花漸向零、猶十存六七、於是相與徜徉、無傍花漸向零、如之以風、外於余輩而未有一人之遊者、惟以其閑靜寡與、是余之最得意處、且也果垂亦同是好、是以徜徉躑躅、樂而忘歸、雖布廣凡、卞無有之、闡、所憾者、不与先生俱、半年十大欠事耳、其歸也記之以示焉、嗚呼、欲與先生朵頤啊呻于此揃也、又自嘆而若此遊、亦所謂偏處寺通取快者、此編余之所以終不能治之也、文政庚寅二月、秋山鳴記、

（書之在世者假十小姐過去又し遊也此果之書者後来後人厚恩天地し大福者所感況人間于能在此果而以斜来與若干成

書慶長活板貞觀政要後

馬上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治天下也、世法未尽、可以変通得合、而不可拘泥持守也、然世猶有馬上治天下之天子、有漢家自有制度之天子、矧厮役而鼓瑟、愚亡已甚、太宗十八起兵、二十四克禍亂、是乃非馬上得天下乎、四方又安、首求賢興学、与天下更始、歷世帝王所以羨慕不舍、以取法焉、以此豈不美耶、

本朝　皇統一本、萬世不易、中葉以降、政歸于下、武人執命、不知為政之通、乱亡相因、職此之由、独我

東照公有見于此、挙賢納諫、

台儒臣講透書、其識卓矣、大　公佶爰長運、朝挫堅
軍、夕走殊雄、大小數百戰、仆而復起、危而後全、
公之馬上創業也、英武之資、其所見與太宗符矣、（又不敢私許已）
（以空位）
德之際、屢命進講此書、遂刊行于偏（于）天下、公惻怛以
濟民為心、固邂出于太宗之右、若不復藉此書也、蓋
自古人君志得功成之日、多蹔自大、不（嘗）敢復取法于
古、往々以取潰敗、公則歉然唯恐取法之不博、此
其所以致今日昇平之治也歟、

鳴抃稽

恭奉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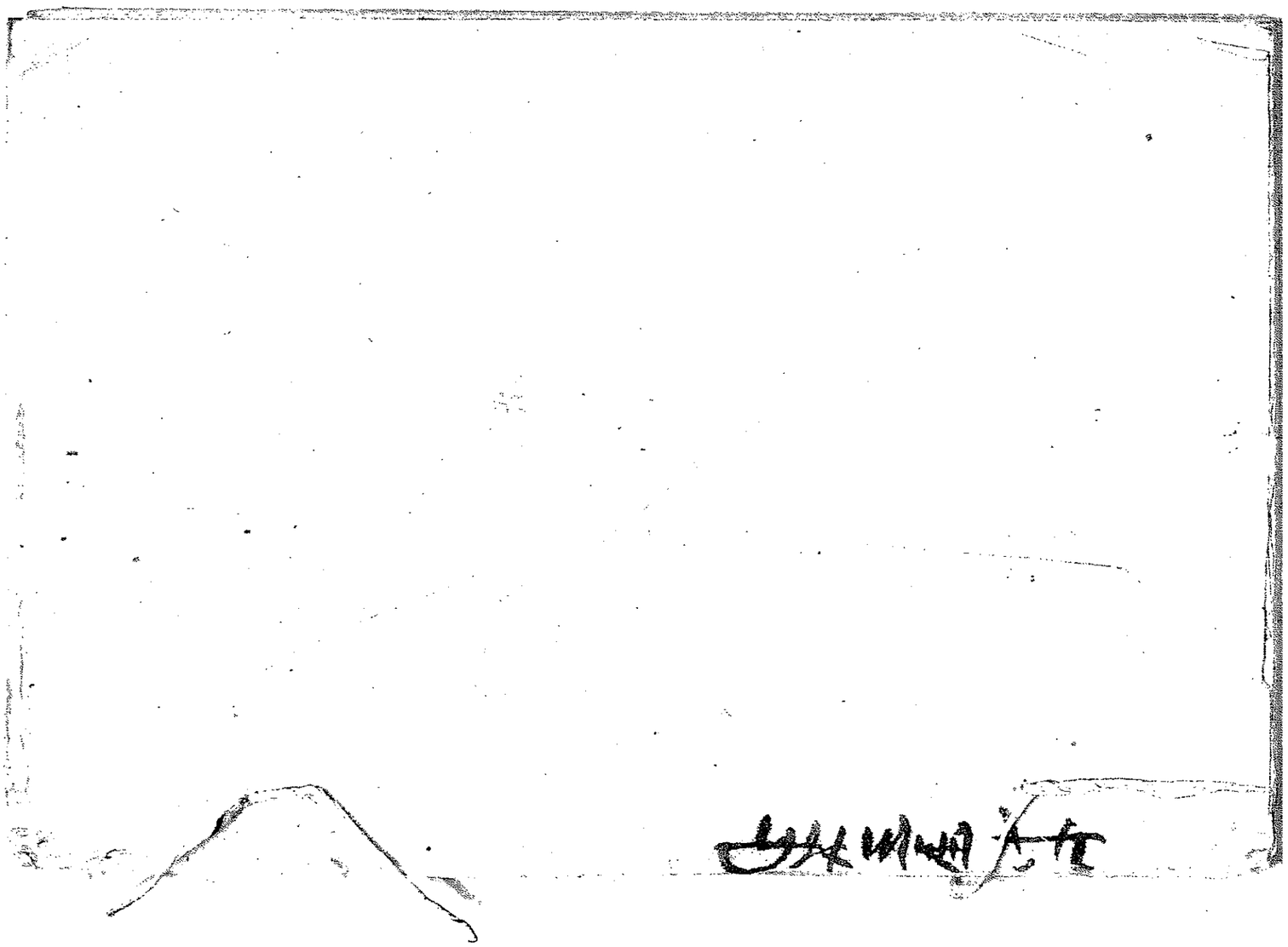
孟子西駕岸
自數十世之後
系數十世之先
何以致其思成焉
考則生我者也
祖則生考者也
而為之子孫者也
於居處笑語志意與其所樂者
皆目視而耳聽之
得以時追之
以致思成焉
數十世之先
何以得屆処笑語志意与其所樂者而知之
焉未由於思成則將為所用彼系也
狄而先王仁孝誠敬之至
自近而推諸遠
以得之思成而無疑焉
嗚呼
斯道之思成何況其明乎
亟乎知其

說女之於為政不難矣若夫衛靈色在蜚雁則不誠無物雖夫子亦無如之何今之人主於其臣雖似盛礼貌之心志懇款待之有道知誠意之不在焉徒脩飾其外耳則亦免乎衛靈之蜚雁矣何以望国準之拳何以望臣下之忠甚矣惑也誠意以行之數十步之遠猶得致思成焉不然一言之近於不誠為用知何可不監焉臣嘗以為聖賢所教学者所為其要不過於此今茲甲午我
公有疾
世子代而撫封
臣誠洒才待罪諫官臨
駕発敢献一言於
世子傳余学荅横之旧奉
命侍読於

世子始得見君狀云館一見無由瞎言尽懐其
歸賜以国詩一章善余之朴素求外過蒙推獎
余雖不敢當心常感激欲酬其言而不得距今八年
矣昨歳再奉
命東来侍講延曼下人得屡就君而
談旧律信情数余又嘗有事於国講以君善治
国詩遂
後而質焉由此而往事不問公私上露情実開示胸
腑今茲甲午仲冬君従
駕西後余心不能無悵焉
先別与飲於松窩館佩刀之況乎佩刀之義士
所常帯掌雖狭不借帯時乎用之不能尽其通則傷
身豈細哉仲尼之没人之在世知佩刀之況而
後為高遠余卒尓曰余知之矣請試序其
説或可以代贐乎君西然拍手曰可矣請子為吾成
之余退為之説曰
士無故不離身犹西土君子之於玉也西土尚文而兼武玉之温潤形縁文采狀武
也東方尚武而兼文刀之堅利形縁武飾文也士而不兼之何足以為士故其用之時乎
武時乎文随用而出之為仁人尊通其儁身厚親固如
君之言也狀是犹漸浅聴請又行而言之士之所慎
在二曰言行而已其用尤不可不慎世終日不言何

以辨事。終日不行。何以成事。唯擇其可言者言之。而不可言者不言也。擇可行者行之。而不可行者不行也。方其可言与可行也。鼎鑊陳前。刀鋸列後。奮然勇決。不啻奔育也。方其不可言與不可行也。利祿陳前。好言誘後。委靡退懦。不啻怯夫也。不可言而言。不可行而行之。與可言而不言。不可行而不行。其傷身辱親。與力不能成其德業。是可以為佩刀之說乎。今君既為[君子不如此也]世子傅。言行之所繫。亦重矣。古人臨別。有一言能益於人者。如余固因君之言。特以數行之耳。不知果得其說乎。否乎。鳥乎。君之於余。僅一国字三十一言耳。而遒[有]緜餘[味]藴。余之言絮。累數百言。而不能出於君之言。顧而赧然。但恐卒尓之間。或未食言之遽於是乎書以問之。

奉



白賁堂文稿

秋
○先世事忘辰詩
○詠双駒画扇 四
○笄山先生詩集序 三
○題補館図
○贈浮屠師玄応序
○恭記恵庵観音幅詩
○致亭遺稿序
○奉送旧足湛五位公東詣序
○與山岑伯実論学序
附伯実復書

○與山岑伯実復書
附伯実復書

○先考遺像記 未脱稿
○先考遺像記 改定遺
○先妣 亡室 小稼世孫 表
自題

○冬暖有感示伯詩
甲戌元朝試筆 四

秋山
3-241
7

明治二年己巳秋八月十三先妣廿三年忌辰長篇一齣命述鄙懐

憶昔移旭居阿母猶康健閑時親迎駕打鮮薦香飯山妻侍奩嘻嬉屋滿
児孫前襟及後裾吾慮其剛思貳而有時至信宿欲畫穩遲日倫黙心児孫
亦信賜歲己未仲春児東役辞親大児甫十一阿母臨八旬憶昔癸巳嶺
正月叅謝去八十五春秋終天堪雪涙冷奈別阿孫隆冬辞阿婆悲歌斯
一関黙穂康無痾原来十五稔里庸心常懍懍所願健且寿明春将来詣每
雁書貌至認平安心舒秋八月十九宗兄走鯉魚開拆中凩疾驟發十二
日肉脈不能止潟丸急瘟蔓蔓地憾無方仰看羨飛翔翼恨意不足貪程
冒夜行神行疑戴戒攜資脚夫史七日達灘頭軈身途如砥新居共熱土
先阿郷信傳治途賒仙薬病閙膝前薪食待船發所希須臾謂誰遥七
里遠一趨在候忽同舩見一箭熟視親説道子非秋声淋翁嘗来抗衷契
驚定瞳視老工重藏氏愀然為余言哀哉先逝逐聴子嗟無声俛頭頻逃
呑為不事不臨長持懐抱恩俄頃舩彼岸無奈心緒乱約也助余癒提行

李不憚升堂不見容惡訣衝心腦拜主一辭香解袂有菓侍亦是二七日妻兒皆聚室新阡已生草虫鳥徒唧唧轉瞬二十三否運言不堪宗家屢告凶夕陽變為嵐祝在鳥無仰學淺頻布泪殘疾職既解国維憐蜂蛾適值此忌辰懷旧嗚咽頻迷明期至識声容恍復伸永月勝鳴雪流再拜

詠双駒並序

憶昨復于京徜徉獲古扁一馬驅而馳一馬驤電眼渦雲播来神初招之人嘖落魄元信筆聚訟假時真跡蓋龍八尺驅衣尚大赤飛觀起生明深黑於磨墨鎌府畜双龍矯健擅両雄蘇軍負洶湧吐空萬衆虫飛将飛不至百計奈無施怨見鳥嶋間累累着双騎兎水冠関西馬驚後可追中流暗倫儕揮撞載始漏不見有阻礙甲如矢絶流乙與水流衆珠璣滿身躍殪蘇豈中州急流念勇退積怨殪同根睚眦殪豺狼為人鳥喙可與惡羅織豈可同宴安君不見百戦耀史冊功成難欠慈図誰能認龍駒活眼今看破倜然同秣呼痛我南平車轅読耕長老寓戒千里図庶不失古道

近著江間生錄其外大父故教授恒斎手山先生平詩稿為
若干卷以其與吾斷児友善屬児永余文以為序余於先生從
大明子孝穀
其教不為就而辭之生不可強必得余序而已嘗欲私余昔日之遺充得其言
者余年十三誤承之隋都論之後嘗時年少学淺屢常仰同儕諸
賢之提撕同儕為恒斎手山先生及清水西郭岩崎世齋無幾
西郭些齋皆先生門教授先生天資明敏博覧能文涉
和漢究古今書逕不読易通兵法従游二十年間自聖經之要
旨文辞之開合歴代興亡治乱之機将相賢否用舎之際以至
於古今國雅之異詞亦皆傾倒不吝而余亦知無不言獨其不
及於詩者以余之不作也是其所以辞生之請也雖然先生之

欠渾厚富贍如彼意其詩亦相類頃手君史請品之高氣韻之清永匹倩千古人生其聽二子之同旨

余卓牡三誤承乏都講之後當時年少学淺屡常仰同儕諸賢之提撕同儕為恒齋汗山先生及清水西阜岩石奇些瀼無幾西阜些斋皆免先生則陞教授先生天資明敏博學強文涉和漢究古今歷代興亡治亂之概將相賢否用舍之係以至於古今語余曰君有写書癖務旨外事而為其不及於詩者以余之不佞不與吾斷児友善属児求余文以為序之時过而悔心存矣生生平詩稿若干卷以其與吾斷児友善属児求余文以為序

鄉者刺苦而所写余以前者之故諱且論之方今若大明子相二子親受其教其舍而不顧其技可矣子有此好而欲忘如一日今欲欲必得余序而已豈以余昔日之遺存獨存得其言乎且贈仕贈

舉個冒君代宣嘉校倉雜記多氣宣芳數前世之何如余昔曰蛍雨先生見惠之源分数十冊書版實数凡三百九十

愚之性。不忍朽以不知為知。於是乎直叙其實。以贈焉。雖然。先生之文章渾厚高贍。如彼。憲其詩。典文章相韻頑乎。若夫品格之高。氣韻之清。欲求匹儔乎古人。則生其就二子而聽之可也。

恒齋先生詩集序

余夙誤承之。都講之後。當時年少學淺。居常仰同僚諸賢之提撕。同僚為恒齋先生。及清水西颿。岩崎些斎。無戒西颿些高。皆免。先生則陞教授。余則在誘掖董陶之中矣。先生天資明敏。博學能文。涉和漢。宛古今。旁通名法。余之於先生。從游二十

舉之久。頗悉其學之所蘊。獨其於詩。以余之不似也。稿未嘗及焉。江閒生為先生外甥。近者次先生平生詩稿。釐為若干卷。以其與吾輩兒同儕。屬兒求余文以為序。余以前者之故辭焉。且檢之曰。方今名大旗旄。孚彬二子。嘗親炙受教。且其於詩為長技。則與其責於余之不如也。余如耽二子而諉之。得乎情焉。生不可。其意蓋欲必得余序而後已。豈非欲以余昔日之遺光。獨存。得其言而為之重乎。然失其人矣。但藪愚之性。不悉於以加為。於乎。直書其實以為之序。若夫品格。彼自高。氣韻之清。欲求匹儔于古人。則生文之高。氣韻之清。欲求匹儔于古人。則生文章相頡頏乎。若夫品格彼自高。氣韻之清。欲求匹儔于古人。則生文章相頡頏乎。

乾二子而諉之月旦可也。己巳日南至後一日秋山孫鳴序。

門人　江尚政正謹書

題箱館圖

箱館之有尹祓子棄和幕議以其為北門鎖鑰也遷筑前守戸川安倫安房守川太田資始（麻田藩）二侍臣糧為之與戎何有（圖畫多之）慫慂（邊陲震動乃）登設堅固俾寧飛遞視以鎮之遂經白河余時甫十歲未覩軍容之盛心無知猶抵腕距今殆乎六十年矣方今宇內覺車亞市舶舘（館）為利藪（藪）夷館戎舍（舍）結構連宇鳥言蛮語（語）啁嘶喧呶（呶）砥礪之徒（徒）亭之屠人（人）烟（烟）燄（燄）衝（衝）天（天）與（與）鯨鯢（鯢）想數年之後煙霧高莽（莽）之野（野）化為膏腴（腴）之（之）壤（壤）不（不）復（復）有（有）異（異）樣之音（音）其盛可想（想）吾（吾）藩（藩）不（不）為（為）昊天之所吊（吊）上下失攸（攸）如（如）鮒（鮒）魚之喘於涸轍（轍）求（求）一（一）西江之水（水）而（而）沉（沉）之（之）不（不）可（可）浮（浮）也（也）溫（溫）夫（夫）罷仕（仕）山居（居）幾（幾）多（多）年（年）遙（遙）（遙）變（變）故（故）以（以）來（來）食（食）不（不）甘（甘）味（味）寢（寢）不（不）安（安）席（席）（席）被（被）而（而）怖（怖）西（西）走（走）東（東）趨（趨）道（道）開（開）関（関）擯（擯）行（行）窮（窮）東（東）北（北）隅（隅）（隅）（隅）

望風諒其赤心為事之切
如彼而温史[illegible]
而其實晴相濟者乎西歸之日
淺中陋識誤辱殊恩之渥
默而其心而愧於温史
已已日南至兄色

今去社稷泥而復
如色而留陵如稍
而焰熹兩者不可也
則

[illegible]通達之[illegible]
[illegible]令讓送論遙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德亟師迹師傳衣鉢門碑仍旧之徂徠修門不復見此碑余心疑之徐東役滞留不在家老衆事庶兄既謝世無由於問往事徒往来於心焉驗於今者歓酒之事而後始知師之破戒律猥嘩啀杯之由其来也有漸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狄則其去門碑乗而不用矣吾得悉其解矣余之與師相語十多年知其頗汲陸羽之流故昔日大佛庵碑中亦及之何料并般若湯滿也徐世將言浦柳之廣酬庸之以摂糧蓋不得已也余則曰絶慾者釈氏之所務如所以寡之〻方矣豈無乎今南不力干斯而儼般若湯以充摂糧焉是凡俗之見非所以望千師也今者王政復古之閧痛關神佛相依託以為無臭本地之説曰神曰佛各自轄別且捡佛寺僧侶之犯戒律其行不淨潔者而放逐之意師亦聞之大佛庵碑既刻而建之于庵前乎圓寂不閧消息或以其涉於嫌疑而然也之乎若尚狄於碑則廃而不用於嘫杯則公然行之而不顧乎是余之所以為大異也余壮歳非不善飲至老而前之特取其微醺而止今也大禹之齢七十有三矣唯將入于地亦唯脩旧業而欲不背於初心余之自東台来始而師之時德亟師頽而指師謂余同学子新帰于崎陽余謂青年有志遠游可羨及其傳衣鉢也能終孝務如碑文中所言特釈杯一事其設心之陋為可慨焉乃書以問之雖此事頗訐直似傷友誼然為使其黙而不言今此叹〻之言蓋為之也意過言激千萬諒恕余決不能應盛意當別啓本月十日僕若病不佞乞致仕見允伻剛児歓禄列馬併煩遺墨之更拝

恭書記

憲德公親書幅背

三代之盛以屋可封矣是豈書數生之大書乎以主於理而已甚唯主於理是以人皆篤実而無虛假矣蓋質之美學之力以致之也後世學不明人漓於私智不知篤実之可勉矣我先太公治國之日大興學以為治先勉在学職者以篤実親書其方以授之不肖固亦與焉駑駘井重倫有志於学之而時 太公既下世於是乎請 憲德公親書以授 公可之一日親写 太公當年之語既成侍臣竹中春八誤謬書鎮以毀之春八惶恐請罪 公量如海不痛治従容更寫以授重倫又名春八賜其所毀者曰以是授女但是語非可授他人者今授如此請勝鳥記事由以傳家春八謝恩謹奉命退而語以故請記顛末以遺中尚有未故因循未果歷三十年之今者春八二子節以前言申之乃書以與之節現為補敝則太公之語 先公之意則行之者在於一身而已可不勉哉勝鳥国音

名の明治辛未初秋臣鉾木画謹識

致亭遺稿序

讀書欠心術工夫の蚤涉猟古今の博務記覧の訊詩屬文の徒横劍在上文公先生所謂蚊言之鸚鵡也尓於學未足為有無為人之生于世間の既倫奏黄之雖虽可尚然鄒聖有言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幸学不明教不倫の虽有美質の不瞭明師之善誘の怵利驅欲の壞倫乱常の絶滅免希之性而不自悟為吾儕読書の待心術工夫の然後僅得不失其免希之性の然則読書不可無心術工夫也吾友山内磬才識特達の其学明經用心于内の其学大進の為学頭の脈茶同儕曰談心術之方の吾儕多明友の然貳以詩の或以文の或以史の或以博覧の識録の其心經為言及于践履者少矣の為友学涉古今の務記覧の攅の史于經の然而其蘊在于經而主乎實践中間還于監察而去学職矣蓋監察職劇矣の其於經業心術工夫不能專焉の吾友性健実無疾の有暇娯漢(游)揺の善釣鰻編以生疾の會余以役留于東の不能而逝以生疾の會余以役留于東の不能而逝以生疾の會余以役留于東の不能而逝

（申平重國倫行文願特理盡其事之所向讀書窮踐而已不幸登世不能遂其志也有二子尚不肖死
不悼耶近者外侄鈃摩公威携其詩文遺稿求余文以為序余文
其意之所向讀書窮踐而已不幸登世不能遂其志也有二子尚不肖死
于戊辰之亂更艱梅林氏為嗣亦可悲矣嗚呼運日降曰学者皆非三也況
於心術工夫乎余也年垂耳順且疾疢慕將不久於人公威之請深有所感
焉遂書以為序明治四年辛未秋七月編庵老人

管氏之一脈流傳于尾遭逢於真人東翔託躬於肺腑子姓繁衍就中我
衆藩祖公藩屏東道文武厥猷四方多士競來出於其下英子傑孫九
世而出守國公識通古今學貫天人嘗輔將府之衰又安四海勲近後
昆斯復旧治永永承而有戊辰之事姑存藩号以安人心擾乱之餘社稷亡而
安封建廢而郡縣行壊乱之餘姑存藩号以安人心擾閣
下以知事之今者復去藩而置縣於是乎閣下免知事之以従五位陞于東
京初有知事之命以画策刻藩士之君臣之名既廢雖然閣下仍在城
望受賀固也老病致仕山居不出鄙心私謂至政四布藩何所用憂富
庶之又以謂鏞商以来人安於封建之聞復為封建也迨於廢藩置縣之命下也
何地焉因自悲革藩之士浴國恩凡二百年而士則猶留于旧土閣下於
則去此土而東征東征之後雖欲一謁拝祖廟而不可得焉而與旧藩士

別離為異鄉之人念之則殆誰為情矣若國秋山氏之尊公淡壽故趾家在學職五十年身厚四方侍講之任而猶及千　月池老公之閒退特親賜　德音而為終身之規

後會　晴山公猶璅棗西征駕近者以新授崑　先公東在新殿先是入学八回西役六年而歸衆名時　閣下為公子讀書屢賜物命捴名字与華押此時既疾聾而在告君臨閫城之日虽遥賜束脩于洛邸其歸時出候起居之使未嘗拜謁執謂其為君臣自若也閣下讀史漢作詩家庭間談及之而私悦以為後未有望為好文之君必矣庚午冬不可得聞其詳焉今又將東征之回之何哉

王政復古海内一新廣門地人鑒賢才伏希閣下東征後讀書攻文夙夜以成其才而待　朝廷異日之選用焉昔者老公泝國新設学造士讀書主經經奉朱說博覽多識以大其学固宜不敢違奉其教以至於今日況有西命之訓乎方今学術湮晦人異其說不知原於朱說加旃嫗起国学亦正学以漸学以伏國学托上古之教以救之可至拜則已甚矣耶穫教堂人道教閣下宜察於此痛斥洋学主方今所謂漢学者以朱說為範矣不然戒也固粗守朱說五十年嘗以国字著小学畧辞及白鹿洞掲示諸義今淨写為冊献之乎左右勒夕熟復則虽說理疎浅大旨可了而入学捷徑不外於是固又著廓憲編其書以闢洋為主今併献之乎左右燕閒或賜覧観則知其害大而可惡矣固犬馬之齢七十又四既惠耽耳又疾眼五朱之色雷霆之震皆不入乎耳目而悦者獨未至聾盲者心也遂念　恩不能報效而聊託文字於左右以道　閣下之東征伏願　閣下千秋萬歳勉励成学遠追　祖宗之盛規以當　朝廷異日之選再来而為知

華手衆縣則古人所謂衣錦還故鄉不亦榮耶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閣下其念之

右奉送

舊君従五位公東征序

鈴木画

傾首拜上

興山崎伯実論学書

学一而已豈有二耶其所以為有二者不善得之者我先太公當國之日新興学任能明倫成材学必主経而奉程朱博覧多識以甄陶縉紳士薛英陸續在乎其人延及于近日学遵人述誤以滅学承之教官内而導春秋禹盛之君外而成毓滿堂之多士属國家多事之秋苦口不暇而與益於事身老且疾在告数歳舎國家変故遂辞職致仕懇心多矣

王政湲古之宇内一新若我藩絀旧擢新驚動人之耳目其間頗不飽於人心蓋執政者目與一丁字之餘惟利之求不知國體之如何不察廉恥之何物湯曰墜于洋夷與湲有人道矣学者所以明倫理而今如是不如無学然猶置之不過為文具為耳既為文具則其学之真假亦非所問然則其為害徑為異途亦何疑之為間近者有一書生執経質疑於子林子林憮然曰像不喜說経書生默然退逐人說此語以為笑柄此豈為教官者之言乎然而已則抗然辞月吟

弄文墨以為高致。黷洋貨。利封殖。
曰不圖特擢足下任教官。與子彬專掌
足下固長於經義。而二大參事（贊）兢贊承教。而所取信焉。其言必可行也。初
十郎與武夫輩學事一切任之。今也十郎免而武夫來走。方是時擢足下
授以教官之任。庶幾乎浮海內書生所喜說之好機會者矣。檢職員令。教
授限一員。如助教不限員。今春剛兒任焉。小疾辭免。聞又任川澄某云。小
疾免。固輒近之矣。豈更無任助教者乎。然今任足下於教授。再檢（撿）冷
助教職。掌同於教授。則知異於昔時之教授矣。雖然既已任以教授。則
恐不無其意焉。足下不可不用心就職。以與隆此學為事也。今也廢門閉
戶。芝麻（蔴）用人。惟其才。意謂三代取人。不過爲其人而擇才所舉者。非阿諛則黨類。何其浮才之有。甚矣其愚也。悲夫。
猶昇平之俗。因仍之餘。文恬武嬉。外洋夷之毒。瀰積若散。化隶方我夷
之風。狼戚無廉恥之鈍漢。口唱倫理名分。而不知倫理名分之爲何物。嚮
君臣父子。唯利之趨。名為復古。而不能復古。嚮者佩刀号為武士者。
俄頃與商賈農夫伍。爲甚矣名節之壞。可為嗚呼矣。方今學館為文具。而
其中太不可者何者為最焉。曰生徒斷髮。曰廢聽講曰廢聽（讀）書。曰
寮生（舍監）凡此四者。其太不可而亟急革者。被髮左衽。夷狄之俗。宮之淨。況
於滿目皆是乎。夫斷髮文身。裸以為飾者。北太伯。今之被髮則斷髮而已。
蠻以是為本邦上古之俗。而及以雜髮制額中古以往之風為不可乎。今
之斷髮者。何人始為之。而勅於何地方乎。斷髮固非國俗。今無少長風靡
成俗。亟更為大禁。以勵士風。向昔足下在学之日。与同僚曾議斷髮者
不許上学。今當申前議。請而為嚴禁也。廢總聽講者何乎。豈以說經非古
義乎。果然無学者姑舍之。志学者必待講說而後入矣。況（況）（倣学政）者復奉行曰附
（明）并謂遵（遵）旨。家族以下至足輕就（就）（遵）者凡三百名。其餘每講不下一百五
八十名。学中無復有立錐之地。可謂盛矣。及其廢奉行目附。則仍舊寂
但学中生徒耳。然猴勿謂（遵）（遵）有上学者。則未必益也。至於廢而不行。則
已甚矣。輿議有曰。秦愚黔首之術也。廢書物奉行則亦太不可。夫數萬浩
輸之書。仍旧使助講掌之。則浮矣。今使俗吏專出納之。則非矛盾也。若

明秀謹復　貴坐秋
書纔數百言薰讀三復教喻之厚督責之深諄
切感佩之極徹於骨髓物換星移世道一變政權
歸朝　天子親萬機國家奉其命專務維新
當此時秀以淺學無識庸陋之才猥蒙枝擢承之教
官固不敢勝其任而不厭人心也秀雖不肖知之夫
先生出　先太公當國文運極盛之際以卓越之
才醇粹之学博覽多識久督学政高齢屏居望巍然為
後進標秀謂當無所憾於心然　先生之意猶且為

大索生不設学力請着一切許之不限額數至於生徒躬執炊爨則為太煩其礼貴與休学屏棄在家而不出寮為常居如是之無法度何以為寮之為又何曰果能成材太不可也況此四者舉矣則其実隨而何復矣足下而既奉職念不曰舉而行之待之三旬舜為無別卿云何故也何其狐疑猶豫因仍久之也在今不勇決去失機會焉或来佯食之譏而足下之見亦似為学有二者然是公無之事矣非所望於足下也不可不念也衆名以正学鳴于天下久矣閭閻邦游学生徒輩矣使不喜說經之教官應接焉則恐取笑於四方今足下徃焉亦無是等之厚亟尚実踐而盛大之使四方来游者果知我学之正冠乎海内也與足下語久矣綜義詩文居常資焉者多況於其關係於学之大者豈知而不告則不信矣董生之賢早自知其棘多年之交不忍於知其不可而默焉

請再思不一一不宣辱

初秋日

中夜想之慙心多矣今秀之蜀下而委任教諭之責於世道極重之時是須堅辭固避以讓能者而厚顏隱忍抗然出而斡之汲汲以亟進世利者況學校者風化之本人材之淵藪而學政之得失關國家之隆污為學政之不脩人材之不育罪誰之由哉思之悚然深慚且懼秀始聞是命也驚惶不知所措欲固辭而不得退而自念思秀自幼好讀書夙夜孜孜用力於其中然天資庸劣才識魯鈍百事不及人而嗜好擊叙講貫斯為一介武夫閑過多矣日月荏苒終無所得是堅辱人之所知也國家之廣人才之多豈無其人而今以秀任是事國家何所取而然也竊是必有由矣是以秀任是事以欲摯之元元盡犬馬之微力以興隆此學為事以答待遇之厚報國家數百年無極之渥恩為耳秀雖幾乎不愚恐奉教於 先生讀書知恥尸位之行庶幾其中有不可者四曰生徒斷髮曰慶聽講曰庫吏經書籍曰蓄生無額今以秀觀之生徒斷髮者是往往着在學之日共同僚試之者尓時猶可及停止也然喪亂之餘習一時相競風靡遂成俗尓沒士祿減其半人心當千活計又兄亦利無結髮之勞皆使其

子等為之行路無人而不頭顱不特吾藩而已當今
鄙鄙皆是也鄙記之音叩斬髮斷髮斷即斬髮斷即之頭則為文明開
夷之音叩半髮斷即之頭則為勤王攘
阿姊之頭則為無益穴蟄之音可以觀世風矣今
世虽申前誡其斷有不可得革者篇
公卿著胡服許斷髮者上　朝閔　太政官日誌八
月九日有散髮制服帨刀除礼節之外自今而後可
從其意之布令又聞之有　天王以十月十九
日斷髮開賀遣之事諸藩又廢刀帰農國又去主為
郡縣士庶農商一層者為平民為國體既如此則如
生徒斷髮者欲禁之其可得乎若夫廢聽講庫史総
書籍聽講則非廢而不敢行之時諸官減其員多事
之際不暇給其職加之練兵事急藩士活計蹈集仗
令行之無上学者有名無実故暫舎之待其有稍暇
也頃者百事就緒諸官漸閑以七之日行之然先是
以不可一日廢講経以四之日講論吾以八之日講
小学使館中補教與諸生聽之而如講會則二之日
有小学輪講七之日有孟子輪講九之日申下有補
教孟子輪講而其間又有史類會讀有詩文會隔夜
有峯舎史類會読教授助教日坐講堂以検諸生
不下五六十名問字質義無有小休辰而入申而

退無使助教兼掌官書之暇必欲使掌之非增員則
不可藩政一新六員一切罷之故增之極難而使訟
者則士族而非昔日之厮吏又讀書有階級不許躐
等妄借之故出納之事姑附之有司亦似無妨烏曰
寮生無額躬執炊爨旋休學退寮不以寄為常居蓋
寮生不過其額然請者非一切許之且今諸生在家
不事結網鋤園則過尒優遊懶惰度日秀歟使縣內
子弟從事文武悪居宿干學館之中以成其材元國
家之用故惟恐其入寮之不多也至躬執炊爨則固
子弟一事閒東京公侯子弟皆躬酬事況於縣生豈
為太失體哉然取薪水不為無妨干讀昏執業故須
暫使番卒暫兼掌之如役延休學退寮不為常居今奉
天下以一六之日為休暇且我縣負產無休學或漁
水或灌園或拆薪舂米手執工藝以足衣食貧又兄
之産者亦不得一為禁嚴者又曰四者
皆矣則其實可證而復矣然今館中所講之道非有
他也則綱常倫理所談之事非有他也則忠孝義烈
所讀之書亦非有他也則四子六經而所賴暫則虽
世乘虽法受秉彝極天無墜而綱常倫理永存乎天
壤之間而近日諸生往往生向往之志奮励勉力期

任國家之用比之昔日之萎靡不振者大相軒輊則
先生之先以為文具者今庶幾乎不為文具矣如夫
四者可行則行之可改則改之國家多事之際逐經
三旬而如孤疑猶豫者　先生辱駁之　先生之言
宜篤信而敬奉以期必行烏然事有緩急時有變通
如夫斷然潔其身而去狷吾其身則有之恐背國家
待秀之意也今也辭職而食祿則大不可況國家動
搖之際立朝居職者方宜納忠陳力之不暇而超然
退居於無所設施之閑地束手儕觀棄世道人心於
不可為此秀之所以不安也雖然教授之任重矣安
得非畏而叩居哉而猶抗顏坐于皋比者將求前之
所謂綱常倫理之大者明之以奉　先公之遺意
以報國恩之萬一抑又可備不知分不量力之甚者
矣伏請　先生無棄秀之優柔不斷而教誨之矣且
趁便目前事從簡易爽其故常惟新之求則時也幸
也不可如之何今以因仍之久廢書教以在今不勇
決坐失機會為其所以督課期望者秀雖不敏敢不
佩服乎哉而間有與
深抑秀天資孱弱自幹學事晝夜思其何如下手何
如收救萬見微力之不可得為也而居然猶在職是

宜来伴食之譏也然欲為之者國家之事臣子之分
不可委之於不可為焉惟此一念為君為國之誠一
身之是非毀譽有所不暇顧故鞠躬惟盡其力不計
事之成敗為何如也況今之天下非昔日之天下而
制度体裁亦既改其面目欲遽復之古道其或可期
乎蓋亦在權事之輕重而決之尒此以其持論或有
異於昔日者此 先生所以為秀之見亦似為学有
二昔也歟臨紙惕息欲把筆作報而救罪無他恐唐
突 高明重獲罪於門下今也歲月將改踟躕逾年
負罪滋大矣乃出復書之稿於篋底謹陳鄙意所見
與其所以因循之故條答以呈敢正當否不識学為
壽往乎為異途乎果為二則秀今日之受用反乎前
日所講也抑秀從事為学四十餘年于今實賴
先生耳提面命之力萬望更賜叱教不任悚惶恐懼
之至不逐妄言之罪幸炤鑒
幸未晚冬
山斎朋秀頓首再拜

前者
得已也近日厚授四轄之
成敗之遷而訓於綱常倫
斷之時勢不能不然
虽自負董程之資一遭足下之
擢而執事者深知而任之者尔
有未見諒者是以更貳一言之
而極言之然而事頗犯忌諱涉訓毀
遺而微意之所在焉而今不能
而及於天理之
而天理之

谷山崎伯実

前略奉呈候覚餐視聴仰惟而疑於心而不忍默焉蓋不得已於多年之友誼也（頃日序四輸諫後暁人在開杯知遇之厚欲鞠躬尽力不計成敗而凱於異隆斯学島乃教余之條峯論維新一斬八時勢不得不然而其要帰於開橋島之資然一決之際（一条然不如所以吐言之宜乎一朝鄭学政矣）蓋當話者深知而問之者不達如余猶是以不免遺憂矣惟不得已也足下請盡懐而聴之季世狃治安士風淪骨禍機伺人道滅絶冷未政令一新不遺旧俄吾郷特甚當是時已下作而俟教官之致敬陳妄聴（叩之然言簡意詩渉誹謗是小姑就学中数事而為高論足下就復而識徴意之所在焉而不能忘来意及惑今之国勢故當而不知変通為今者歎而言之（触其機又恐違居斯邦不出大夫之義）余則老朽頽齢旦暮又地之日而足下則知明

（裏）

益大果断重事十年之憂則小稚者迂十字聖人未嘗容易語之可與言道未可與權吾儕常為見如之何慮言権為如足下之言未踊仁取義之人何苦踊台又為不願也縣廳則数百年之恩雖種種偶然失焔者欲想両下所見未地変革如是余之所見豁然不可疑者一出於心而不忍默焉蓋不得已於多年之友誼也頃日序四輸諫後暁人在開杯知遇之厚欲鞠躬尽力不計成敗而凱於異隆斯学島乃教余之條峯論維新一斬八時勢不得不然以全身之文至懇不悉季冬

（裏）

行亦之丸元是猶為對揚徃復潘輝徒失多年之友誣而無益於事請自今絶口不復論學事[illegible]金夷風雪料峭歲將暮加餐自愛至懇不遠幅庵先生[illegible]

向也不棄委之不肖辱賜教示有所疑措之不問非予之道也故敢不顧不遜妄陳私見一二條答以乞正左右　先生洪海之量能容齊之渦滿今復屈賜尊報乃示以識見之明決益覺不能奪之亘千一朝簡枚矣蓋當路者深知而信任者尤齊讀之大驗以為然乎何其言之不似　先生之為是言也其意實以為非所以生也既而思之蓋以齊言過切直無謙卑之意非所以對長者出乎爾反乎爾是固理之當自省懇報惶恐無地要之　先生而為是言也乃所以深教誨齊也又示世狃治獄士大夫廉恥洋夙沉溺斁敝之間人道滅絶可為痛恨矣尒来改令一新不遵旧儀吾鄉特喜以秀

作而在教官佔就數事為言欲使秀孰復而識微意之所在而秀不能解之乃反惑　先生之固執故常而不知變通為今欲已言之以解其惑仁又恐遠居其邦不非大夫之義嗚乎　先生之意所謂忠而孚微而切矣而独秀之鈍頑不能解　先生微意之所在是則極所慙矣既拜一隅豈可不以三隅反乎乃欲執　先生纂著所賜之書熟復之（待）以解其意以為受教之地而復叩問之焉幸勿棄其不敏寒仄鄙蔑感將晩萬一憫重教卒裁書以為謝焉不忙言無次第伏頌首拜復

先考遺像記

（冒頭）

孝子之事親也思慮周詳無所不用其誠然尚豫念凡樹之感也是以有寿像之奉焉（陪侄）子之事師亡（无）先考通武枝奉命為師転五十年寿八十五而終（歯）門人之奉（貢）外乎宗子之家而門人之奉（貢）礼不得祭祀（満）之止於二三矣余以支子出（嗣）宗子之家乃家不得奉寿像也（祀）然而（無中生有）幸得畔上氏之憲而奉之（事）事具余書後今茲壬申春二月初九不図又副別幅（像）夫既支子（嗣）之副也（像）雖若出於不得已（歳）然（概）一朝偶得拝其真則昔者終天之（感）庶幾乎或得而併而少慰追慕之萬一矣則継今以往（像）雖或副数幅（像）尓

再不獻而不為違義也勿聞壽像落于市人之手而在本街對月酒樓也怵惕不安乃與剛機謀所以脱厄者余謂樓則朝暮遊客酒徒之淵藪俗流猥褻之熱協而一壁間挂之汙衊極矣優游不斷因仍之餘杯羹之汙酔溪之虐輕慢凌忽無所不至終遂為累人悉客之取去則雖悔不可追也先考之寫真神之所寓好義之聞縉紳屋相近之意或悉其人頗好義之聞縉紳共機訪致遠之曲言其意致遠曰雖不親略知之矣余友大高致遠國医其人善詰朝共機訪致遠之曲言其意致遠曰雖不親略知之矣余友大高致遠國医其人頗好義之聞縉紳

傳之子孫神尒可以安矣於是酬樓主以狩野玉汀永信山水幅既奉家下(満之棟)宸(尾)洒掃南軒一壺之酒一尾之魚併焚一瓣之香而恭謝洪恩沈滿之罪拜幅之際感愴交集明治五年春三月朔男固謹識越既望書以贈

先考遺像記書以贈國医天高牧遠(恩處訓詳)

孝子之事親也無所不用其誠然尚豫念風樹之感也是以有壽像之奉矣弟子之事師亦然先考通武技奉命為師範五十年壽八十五而終(若壽像見)

外舅宗之家而門人之奉宣不止於二三矣余以支子出身(助)礼不得祭祀歳時(繁)千宗家乃家不得奉壽像也然(繁)晝日得畔上氏之惠而奉之事具余書後今茲壬申春三月初九不圖又(別幅)夫既支子所以奉之者特以義起耳今之副也雖若出於不得已然(副)剛得偶拜其真則昔者終天之憾庶幾乎或得兩俾(而)少慰追慕之萬一矣則繼述以往雖(或副)幅數幅尒不厭也(猶之為述義)

先五日聞先考壽像厄帝肆
歸而語諸兩兒云痛恨欲息憂
在本街對月酒樓去歲臘尾偶獲
盖任勝已歟余頻頻不安
就而懇祈則或許賜以別幅乎未知樓主之
意何如
余謂 婁則
謔浪之撓堅間挂之汗蛾極矣
之汗酔漾之虐輕慢陵慢無所不
雖悔不可追也先考之眞神之所鴟鳥不容褻也逡巡趦趄
緩一日之則憫一日之苦情愈一刻則長一刻之燠熱
者不必如是也要在速脫厄而已余友大高致遠國医其人頗好
義聞酒樓與其屋相近意或憩其人児曰善詰朝與児訪致遠

曲言其意
知其人無他也垂幅抑大人之眞
幸也曰然余不忍於稠人之侮
致遠致遠曰
致遠慽然曰請少休焉幸有友之親曜樓主者居對樓與之
謀為萬全焉刀而出須臾奉幅而歸余與児相目愕其神速致
遠歸坐曰向者謀友以実友諾直入樓奉幅出曰主偶不在
家幅則空焉敢屬之於子主婦吾保無他奉幅授余余渙然心
解且談實主驩然致遠書求余
文辞書以與而未果是日云及焉余曰今日之事之談了
之何其愉快也苟非子之勇於義何以至此余雖衰老筆鋒退
縮請力為子叙其顛末記億不必他文也致遠曰幸甚日将晡
余奉幅辞而歸家其明遣児問友姓名則宮崎桂斎也桂斎云

業医精眼科我謀之兒倉大剛兒患眼延治焉以故親於我今之為厄幸得二医之高旋而永傳之子子孫孫神亦可以安矣於是酬以山水幅盖當時門人之所奉意甚人既亡之子孫不能継奉而落于市肆者再幅沈淪于市人之手者一幅今幸得二医之周旋而永傳之子子孫孫神亦可以安矣於是酬以山水幅相同像則孫神奉家

文政十三年之揮後幅為

其幅数多八十二歳貫道齋七字蓋乞致仕之年而

十六年矣後幅亦當時門人之所奉意甚人既亡

春三月翔男固拝識

一襟之香恭謝淹留之罪拝幅之餘感愴交集明治五年

其菊水既奉家一尾之魚保樊

封建廢而郡縣新制布于海内壊城郭毀舘舎断髪廃刀以供于農商為伍甲冑弓矢槍砲鞍勒凡曰之要具挙為長物視若糞土於其他什物器用書籍画巻等是時吾先考遺像儀式流派秘訣故紙直相若帝舗積如堆亦不免乎在其中也豈不痛耶蓋遺像者威于當時孝子門生之意而奉于其門尤受知于 守國保國二公祿二百七十城士子男率出于宗子之外皆出于門生之奉也先考通于武技閨石進番頭格享壽八十五自家族大臣皆敬憚之八十賀筵有恩賜没之日使侍臣賜奠幣栄典然遺像今落于市人之手流離寄厄于對月酒樽之上為醉客無頼之侮弄者久之矣其贖

可欲（歟）與（今音）得脫厄以奉吾家何慶若之知其可教（今音）輝則當（今音）年之豐可羨矣苟不知之則若今日之衰慢（漫）蚤（早）神（神）亦無如之何矣（但）在子姓（則）未能頓去（忽）之（此吾愛子之所以（重）而（加）戒（誡）之（子）也（初其何厚于吾人憂心如惔（談）及詳（詳）往（往）事（事）而（兒）謂（云）太勳（勤）致遠為（曰）其（子）在（本）街（街）對（日）酒樓（樓）也（漢）兩（兩）曾（層）臨（臨）脫（眺）厄（阨）者（著）事（事）而（兒）謂（云）太勳（勤）致遠為（曰）匡（匡）吾（余）友（友）善（善）其（子）人（人）頗（頗）勇（勇）於（於）義（義）間（間）酒（酒）樓（樓）與（與）其（其）居（居）相（相）近（近）意（意）其（其）或（或）慈（慈）母（母）或（或）尊（尊）之（之）寡（寡）厄（阨）也（也）致（致）遠（遠）悚（悚）然（然）曰（曰）請（請）少（少）休（休）焉（焉）待（待）僕（僕）勿（勿）須（須）臾（臾）奉（奉）幅（福）而（而）來（來）余（余）與（與）兒（兒）相（相）目（目）愕（愕）甚（甚）致（致）遠（遠）歸（歸）坐（坐）曰（曰）向（向）也（也）與（與）吾（吾）友（友）謀（謀）被（被）諾（諾）直（直）入（入）樓（樓）奉（奉）幅（福）出（出）曰（曰）主（主）偶（偶）不（不）在（在）家（家）幅（福）則（則）在（在）焉（焉）子（子）宜（宜）疾（疾）奉（奉）客（客）主（主）歸（歸）吾（吾）保（保）無（無）他（他）厚（厚）謝（謝）之（之）致（致）遠（遠）命（命）杯（杯）酒（酒）且（且）酌（酌）且（且）話（話）賓（賓）主（主）頴（頴）然（然）致（致）遠（遠）嘗（嘗）求（求）余（余）文（文）辭（辭）書（書）以（以）紀（紀）果（果）是（是）日（日）尒（尒）及（及）焉（焉）余（余）曰（曰）今（今）日（日）之（之）事（事）亦（亦）奚（奚）可（可）以（以）無（無）言（言）乎（乎）況（況）子（子）之（之）勇（勇）於（於）義（義）何（何）以（以）若（若）是（是）余（余）雖（雖）衰（衰）老（老）且（且）病（病）而（而）不（不）能（能）文（文）辭（辭）以（以）紀（紀）其（其）事（事）而（而）不（不）能（能

可欲與武之今者幸得脫厄以奉吾家何慶若之知其可教輝則當年之盛可羨矣苟不知之則若今日之衰慢蚤神亦無如之何矣但在子姪則未能頓忘之此吾與子之所以喜而又悲也初其同厚子壻人憂心如懊及詳其存承衍對月酒樓也謀所以脫厄者畫畫兒輩語之謂太勳致遠為國屢與余友善其人頗勇於義聞酒樓與其居相近意其或慈樓主之為人乎詰朝与兒訪其居而謀之致遠曰幸有吾友之暱彼者對樓而家就謀為可抑亦幅大人之真字曰然余不忍孚至尊之窮厄也致遠悚然曰請少休焉待僕馬分須東奉幅而来余與兒相目愕甚速致遠歸坐曰向也与吾友謀被誘直入樓奉幅出曰主偶不在家幅則在焉子宜疾奉客主歸吾保無他幸幅授余除欲然心降厚謝之致遠命杯酒且酌且話賓主頻

欲然心降厚謝之

欲致遠嘗求余文辞書以與未果是日亦及焉余曰今日之事亦談了之可謂愉快矣苟非子之勇於義何以若是余雖衰老文鋒退縮然請力記首尾以贈焉何如致遠曰幸甚日将晡余奉幅辞而帰家甚明遣兒問其友父姓名則宮崎桂齋也桂齋云業医精眼科會大兒患眼延治焉以故亦親於我今之為我謀亦宜現其為好義之徒也於乎王政帰武人七百載而復古辰之乱前義挑地於後洋氣充于晴弧儒學既擴知士結舌方是之時鬼此事実不特一家之慶実為斯道賀焉雖既絶望於今日然尚不能無望於後来矣

生時四十年矣而倘得拜其真則纔於以往雖或副数幅亦所

生時四十年矣而倘

今言者終天之慨与今日凡樹之國庶幾子或而倘少慰之矣

雲諸君父陷于夷虜百困之中為人臣子者極必死之力謀所以入其中極之不徒已也故文王之厄羑里散宜生南宮括之徒以美女良馬苦心謀所以極之又献之以洛西之地紓之無道能毒威悦而免之得所以極之之方也

不獻也此憾蓋當時門生之所奉甚大既亡子孫不能繼之而落于市人之手者拜觀之而感愴交集明治五年春二月初九實嬉遊奉之之用日也

王政歸武人七百載而復焉天下大小諸侯奉版圖獻戶籍相競請調諸朝廷而不願惜焉普天率土王家之有蓋存及政權於諸侯不宜私有也朝議難而允之更授十一之穀祿遂賦第宅于京師而郡縣之治漸振關止門關之譏脫刀之變胡裝可謂無許久要革矣津表天下弟車貿易之利寄巧玩器盈于海內往而張大之治教制度以至鎖末之事悉洋則不行也其他沐僧尼一神道禁基者之買宦使屠兒盜于平民之盜意所嚮在去陋習而于公義也而海內莫不驗視而驚愕矣方是之時在廷大小有司悉給穀祿而更不與尺寸土壤焉以寸土屬民皆為王土可謂影矣猶華士二族無職之可居而坐食穀祿非戶慄而何哉

農一南區雖然如華族語其曰則入之少狹石長深窖之中而往來人之上躬不識稼穡之艱雖商賈之利益何暇能講之使其一朝脫綺羅而着胡裝呼執耒耜而親耕耨壓居廂舍審甫及來參諸物與高貴爭利

乎。是
國而飫梁肉者乎。是決不能也。中有虛心而合之。雖武臣窃命因襲之弊有
心致之。然擾亂之世。人心亦謀戒亂之
安土之任。尓來多故者越乎千世。少者亦七八十年。能繩武必至今而世
有功于民而保國。一然則當今之時。救世封土一之土。以別其等。治
民保主之功。使之得參其先。則安洪大之慮也。古者人皆土著。進而仕乎
朝。退而耕于野。而有可居之家。今則異于是。一朝失官。則無庇身之地。而
欲求天下之治。何可得也。如旧藩故公始祖文武兼資。恭東道。鎮護之任。
傳三世而移越七世而移奥。其在九世。善繼祖功。天寵之隆。輔佐幕府。七年之政。
振俗撫民。營大内以復旧制。十世復旧治。父子相繼。奉幕命。而朝十三年。
奉京師而治千葦毅之下。惟其志踐。不能以旧土。公藩屏。而罷。撲寛大之恩。賜觀孤
前世之功。如此。則若旧主。就旧治。而優十二之土。永
使其得血食。承祀。則其誰為不可。至于士族。則雖為之異。然當時
運其材武。振其智器。乱有奉旗斬將之功。治有陳力尽職之勲。是雖
傳其孫。以至今也。則尓同有功于此土。此民者也。不或審于此。欲概而廃之
使人帰于農商。則隳。知其決不能矣。或題其数千万之夥。使之有永業。
禄則不能矣。然則如之何也。臣有一策。苟得行之。則士有常業
世禄。而其於天下得大裨。蓋為不鮮。寸土尺地而士可生也。請試言之。今
者朝廷盛行洋法。雖視我旧法。頗悟為何也。洋法斬然一。政去而不少頓惜。為何也。
問法虽拙迂。洞我之所長也。洋法虽若簡徑捷利。非我之所長也。然而
一廣一狭。以至此者無他。知彼知己。取
敗而去長就短。未見其勝也。元寇数万。我以区区武士。以来治乎三百年矣。四方不聞鼓
聲之声。近日士日倫惰。其武技者。愚。若
愚處。労筋力。錬磨瘠。寒暑之所得。者。射御剣槍等諸技。治以衛社稷乱。以敵
堅陣。我東方義勇之資。由以発。自上古而然。如之何廃之。臣意在今日発
令于四海。興旧法。使射御剣槍砲銃火技拳棍等一切武技。日上磅礴
習以供於国家之用。不尓善乎。夫銃隊足矣。虽然今與旧日之武技。更別
一隊。仍旧用之於短兵接戦之者。是固上古以来我之所長。可以鼓動徑来固

有之義勇而每戰保必勝矣為今之
計莫若選擇其中命其書積年鍊磨有
力者為之師而教之教者學滿階以是
為職事之稍之俾升斗之祿不欲者歸
場及凡百演習畀用悉授之而使其無閑
優渥其資策之良策過為虽然此策及今為
自之為師者猶多存焉失今而不圖其人既亡則雖欲與之如
文學其在旧藩為天下之亂為及洋學術而學損一矣是可歎
性頑劣迂鄙凡百技藝無一事之解為唯少喜讀書用力于四子小學近
思錄而嘗誤承之學職任甥陶五十年疾免職孚致仕今者犬馬之齡七
十六矣病之餘猶研軍聖經而不懈其學務文義重實效擴天理蓋不欲
以復性為進取哉矣以為迂而不顧戈戟之亂藩亡藩時疾疫相尋不聊
村死為分不意天慈寬大生死肉骨瀕祿百石及今猶存十一家八
口身先病妻女病遺兒無患服生產不殖貧粥飲湯纔免飢渴焉亦
欲歸農而無田之耕欲為商而無貨之居二子奉家學而善說經苟曰俱

在学職而以所学之非好而罷既而再命適有疾恒不赴其所喜而
辞官以拒命蓋罪而廃尔後出居講(昔)日罰業者多矣近時在学職者
皆是至今無復一人之來訪者夫臣則老矣且慕且歎木矣二子学可用
矣然既不屑学焉則在今不中用
(然)而是聖人之道人倫之教孟子
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睦)也藩之存法度
炭窓(窮)倹禁奢(侈)人慎礼節今也無法(度)(婦)女賣淫家之朝炊之食而日耽飲宴
樂家喝人弄庸恥禮遜之俗不可復見可勝歎哉方是之時欲聽一読書
朗々之音(声)雖(亦)為得(不)仍旧保升斗之祿(久)之為永業世祿使一家(四)(免)飢渇焉則其頑鈍如豚魚者
(豈)(無)(慚憤)而(従)事於読書講武(之)(及)乎(今)(日)(藩)(内)大小諸侯下則(毎)一
家八口(免)飢渇焉推而及(之)乎天下之士使其有安堵之
業(急)難(於)此一疏之用不用(而已矣)伏惟聖明之朝容此一言以活天下之幸甚

自愚

欲愚人者必自愚何也人有天性之智而能辨是非邪正其惟殺惡之到然後棄天下公共之理而一味便己利私是謀爲是小人之所毒天下而獲罪乎万世也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孰不知其不可廢也然而往往絶滅不顧以逞其欲者其惟惑於己之利慾以晴天性之智而不自悟爲是其始非必自愚而何臣子之於君父不宜視有其非爲甚矣其惑也爲臣子者苟存一點之明則雖欲自愚而不能也及其自愚也舍亡天性之智而不自悟爲天地之間莫大乎君父之天倫而今也一朝廢棄而踏人視之如猴猫路人猴不与己相與爲事未至殺戮而不顧其死人矣彼既忍乎君父其他何者不能忍也任一鄉之責則毒一鄉任一國之責則毒一國任天下之責則毒天下而毒之其終也喪殺親讎身且爲戮夫而被天下後世之戮矣故自古史籍未嘗絶記載以遺監戒于萬世狀而小人猴未覺悟而甘踐其轍者歷世猴如爲後世學不明辯大道故也

然則任天下治教之責者不可不用心焉方今之時尓已甚矣旧幕之治

當蕃治之際迂闊程朱之學而其各自張門戸以棚其民故不論當門第一義學校之其他教宗乱子其所欲而不初禁也

洋学所

是亦命朝廷國子以下仍許其他国学漢学凡為士者各自行乎其間而以定清規曰于今日則寺院無益乎天下也

垂三百年明良繼起明學術排異說文武布整俗美風厚家俗國富未路恬憊奢侈倫情一朝為洋夷所開鎖港而事和親變獨立之日而倭商販之俗天下教之內亂生矣終不能自治而取亡滅之禍焉朝廷失政七百年一朝而復焉不能監幕治之失而攬狠人之心柳洋夷而鎮海內頗覆祖宗之典刑而大小制度風俗悉從洋俗嘉千古不遷之西京而幸于回幕之地上下萬役而更号東京廢佛未全廢而許之有堂家妓氏食肉飲酒猴狙掌之死葬尊神未全尊信而革祖神之符而輕之甚矣革綱常蔑之而更尚洋夷禽獸之行方是之時天下未聞而一人之正色敢言直斥其非者無他畏於併吞天下治教之責者先自愚而愚人以愚天下而不悔故也康方雪子國義勇節操冠千萬國開闢以來未嘗容外或之侮慢也是以回幕之滔海禁森嚴其倫洋夷者峻絕然彼無遁我富饒欲玉之利狙我海濱百方誘之洋夷旨奉秩教痛懲西鄙之梗故其來倫兵焚艦隻舶不反然希望之切或託我漂民攜寶貨求通信商而渥其志我猶固拒不許意謂宸忍於漂民而不忍於悔漸毒手也然近回洋夷商販之盛傾動宸宙名求互市而其實擅窺覦之欲強則和親弱則隨以奴奪創奇舶而駛萬里不費日力文政中惠其徊海濱侯申珍滅之令至天保始緩其令遣漂民及海儁贶二薪水欠乏容之郵之蓋避畧戾之名而其實漏渠之詐術而不自悟焉遂致墨夷之侮諸夷陸梁與之和親交易所入殘今日物價沸騰十倍於昔曰稱梁豆麥其他日夜必資之物日外生奇異珍玩貨侈無益之物日內入天下衰耗人室欲家悲悲号之聲聞于天宣不悲哉無他忽諸始小未之侮慢也海禁者幕府祖宗之成制而天下人皆知其不可犯然況於當路執政者躬不可無此用心也然今如此非自愚而何其既自愚焉是以愚人之積小至於愚天下而不自悟焉方今時之弊上之所以令下之下之所以事上要之無非自愚者矣請舉其中二三尤者以明之遣給穀祿於華士族之一妄費無益于天下也欲一切廢棄以歸于農商而後止是非人情也既無瑕可耕之田又無可資之金試使已在華士族之中則欲悲憤怒不能一朝堪也然身僥倖

高伍穀祿之多金幣之優驚養豆盈溫甚於他人扶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之初先使農賈孫氏或齒屠兒干平民或止鬱者之置官絶滅廉恥切之于舍獸焉或廢天下之女閭外籍亦議以市其名及彼戀請苦求也許納之租稅而行之其他凡百賦欽無問尽納焉近時安永之蠹政未如此之已甚矣昔者幕治三世之際外藩雖強而與衛細稅矣稅於麴蘗蠹妨于元祿惡政矣三世無酒徒仁政之澤可想矣今假使未能止如時之征忍使其事事而租之物物而欽之何昔時之民身飽至今時之風憔悴虐政也夫唯在上位者自愚以愚天下是以不可得矣嗚呼慘然如上所論則扶輕而所懲者重矣至於改曆之一事則更有甚焉何也昨年孟冬之朔急布改曆之令更定季冬初三為新年第一月一日先於新曆未頒行而豫特令改歲何其急遽無叙以致此謬妄可笑之事耶若夫以季冬建正者姬周所行地統者也然據今之季冬初三為十一月則於非也蓋晦而月尽曆頒朔至晦而始生明與月明之盈為望希

今而往不復能然月之晦朔盈虧三歲童兒尚辨之不容悠矣則後來何所取信也月明且然況於節序乎聖人授民時盛意何在也苟如此將焉用夫曆在位者何其自愚已甚其愚上下以及天下後世雖以為曆雖以為倫鳥本邦上古以來用夏正而未嘗有改焉一時用周正則有之稱德重祚道鏡惡權止夏正而兩滅今之改曆固非其比倫而其實用洋朔之云之曰雲用周正俱棄而兩滅今而飾之耳其甚矣其自罔也而終未悔過中夜念之可為於悒矣吾聞洋人信其邪穢以自愚宇宙間一切大小之事未嘗信用我邦既然他乎洋學子國之義需一朝歸崙敗趨利忘恥之俗嗚呼傷哉寧無三伴侯瞻我之義需宜銷刻骨事玩弄踐之斬之則吠犬攘尊而趕之日北在上位者將何以處之憲癸酉三之日既望稿

當是之時

冬暖有感而作

七十六歲吾不如宗兄季兄俱為累歲之癸酉吾尒逢疾冬腸腹瘕短視況又歲抄忽患胞水腫滿面疽瘡膏隆百病攻心銑腸動所賴前春炭冬中靜言不聽洋曆行仲冬方布正陽令頒吏變却礙礎凡缺舌尤往表蠆政天下人心暗怨羙辜輔遺死都城可刻日大搜不獲剿幕遲兵戾誰何憶昨幕治漸壞日雪天擺刀刺鋤猶虐政毒痛人含怨今日之事揆如一洋風沁心人化淳甘棄閔酷烹吾梁美俗良習視以陋猎麁為馬學石郎少壯長東嘉天喘老柬苦西風雪晚畏頭畏尾其餘何一歲之中少體穩今冬寒威薄霜雪温暖多雨水雜結自喜貧家滯授衣遇此冬暖我藏拙時令違拼淫氛穢大釐相尋歎飢飽此時南食恬不覺忽滅四維話奢嚚憂憤之餘腸殆腐筆頭記著幾滿紙但憾貿易紙筆惡敗紙退毫何所取寧救溟仍於吾財鮑肆逐臭不知耳業垂過人說羨倫稍米中夜忘其糈蒲柳雖衰南畝中何況今茲不利儌戲陰在近晉浮趾及未疢苦学朗

特憾不死复正歲之亂終今日未審玉
甲戌元朝試筆　瑞穗逸民鈴蠣庵冠以於孚佳可瘞
東方既生白何處賀新正名下無所耕尓無父母生
歯農賈ト、雖衣食而草木伍鋼今石郎翻滿目啾ト鴟鴞吾祇且兼
亟児曹將栽桃

